



女 陽

開明文學新刊：小說

857.65
657.15-22

2

殘

陽

靳
以
著

明明文學新刊



3 0605 2258 2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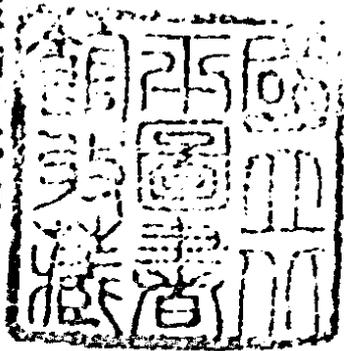
檻	1
夜	11
巨輪	21
殘陽	30
賣笑	102
凜寒中	115
聖型	116
隕	121
獨生者	110
晚夏	115

檻

柳明醒來的時候天是纔亮起來，外面在落着急雨。這一夜他是苦惱到極點了不知

道是一件什麼東西緊緊地箍在他的頭上，是那麽有力地擠着，好像他的腦子都要成爲扁平的了。他想叫出來，他的嘴像是已經不能出聲；想來動着身軀和手脚，也像是失去了動轉的能力。他苦痛地忍受着，得不着一刻的寧靜。他時時有着反抗的力量在心中潛伏着，只是一點也不能發出來。他只能從嘴裏哼出不成語句的呻吟，他好像覺出來在他頭上的是一個鋼的圈子，——還是在一分分地縮小，一直到使他再也不能忍下去的時節，他是拚了所有的力氣大叫了一聲，於是他自己隨着就醒了。

1
夏日裏，急雨是常有的事，所以他仍然安穩地躺着。（一時間他已經忘記那使他苦痛了一夜的惡夢。）因雨而有的風，從窗口吹了進來，使他覺到難得的涼爽。（這時候他



記起來昨夜入睡時的悶熱。他適意地望着帳頂，他的心平勻得如一張白紙。他什麼也沒有想，他只是望着一隻撞着帳頂的蚊子。他十分感興趣地看着，把兩隻眼睛緊緊地隨了，他看着它那吸飽了血液的珊瑚紅的腹部，他好像還能看到它的輕翅和細足。他甚至於也看出來它是在煩躁着，因為窗外的光亮引着它。它想飛出去，就什麼也不顧地頂撞着。他同情這個微小的昆蟲，他生出了極大的憐憫之感，他幾乎覺得自己的頭也痛了起來，——是的，他是真的感覺到他的頭不知道爲了什麼東西箍得疼痛着。

一翻身，他在牀上坐起來，再把腳朝着帳口那面轉過去，就伸到外面。他坐在牀沿上，左腿和右腿一前一後地蕩着。他忘記了爲什麼要這麼快起來了。把眼睛從窗口那裏望出去，正看到鄰舍的房頂，屋瓦爲狂雨擊打着，一陣風，吹亂了斜射下來的雨脚，捲過去一片像烟霧一樣的水點。那些落了下來，順着簷瓦的溝淌了下來，迅速地滾着，翻着，像是十分忙迫的。

他又記起來受着擠壓的頭，就急急地站起來，順手拿過來一件綢質的睡衣披上，走

到鏡子前面。在鏡子裏面映出來的正是一個纔只三十幾歲的中年人的一張臉，在那顯著的鼻子尖端上，有三個或是五個小的紅點。鼻孔裏露出了黑色的毛尖，想是由於剪拔或是過度發達的原因。他的一雙眼睛並不是在正常的態度之下，有一點在扯着，很不十分好看的。兩邊的顴骨很容易爲人看出來，從這上面也容易使人知道他的能幹。在頭頂上，卻是一頂小睡帽。他就清晰地記起來這一夜的苦痛，他用力地把那頂小睡帽摘了去，——天呵，在額上已經清楚地印下了紅色的痕迹，（他的眼睛立刻就不像有什麼在牽着了。）雖然是紅色，還有着擠壓的紋路。他的頭立刻像是被解脫了，他氣憤地把那頂帽子丟在地上；可是看到它沒有一點損傷，就拾起來又丟下去，——它仍然是完整地躺在地上。這惹起來他更大的忿怒。他用力地扯着，聽了一聲響，一頂帽子分成兩片，他纔滿意地停住了。

3

「昨天晚上我怎麼會把這樣小的一頂帽子戴上？」他問了自己，他很有一點莫名其妙的樣子。他就坐在一張沙發裏，極力地思索着。於是他想到了在戴着的時節，曾經是

用過一番力氣，那時候他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把它戴上去，絲毫沒有想到他自己將忍受什麼樣的痛苦。

睡在另外一張牀上的妻好像是爲他驚醒了，模糊地問着：

「什麼事呵，這大清早——」

「你不知道我的這頂睡帽，不知怎樣一來就小了，要我受了一夜的罪……」

「你是說你那頂睡帽麼？」妻的眼睛睜開了，「我昨天告訴老媽子替你洗一下，那上面的油泥太多了。回頭再說吧，這麼早，六點鐘也不到，再睡一下吧。」

妻說完了真就一轉身又睡起來。他就始終沒有再睡下去的心念，慢慢地走到陽臺那邊的門前，佇立在那裏，望着打在玻璃窗上的雨水急促地流下來的姿態。最初他是想到每日晨間在陽臺上的十分鐘柔軟操，（這是他自己爲自己規定的，他是那麼一個喜歡衛生和空氣的人。）但是急雨阻礙了他。他的心中正自有一點不快，卻好像爲那流着的雨水給沖開了。不止這樣，還像是沖開了在胸間積壓了那些許多天的悶鬱。他舒暢地

吐了一口氣。

他回過頭去，望了睡着的妻，在她的那張牀傍，放了一張有着欄杆的嬰兒牀，那裏面睡了纔出世六個月的他們的第一个孩子。但是這一切景象卻只使他感覺到滯笨，他不喜歡他們，他甚至於覺得室內的空氣都被他們的呼吸變成沈重的了。這使他不能自由自在的生活着，可是他一直也沒有說出來過，也許他以為是不屑於把這樣的事說出口。

他想他不該間斷他的晨操，（他永遠記着他該有健壯的身體）他就在他站立的地方起始了，最初是三次深呼吸，他呼出的是污濁的炭氣，可是吸進去的也許是更污濁的炭氣。無論如何他卻是忍耐地做過了。然後他把兩隻手臂向左右平伸了十次，向前向上向下又各伸了十次。他向左一次又向右一次地扭轉他的頸子，再轉動着腰身，都做完了以後他就兩手叉着腰，起首跳躍着。受了間斷的意外的壓擊，樓板發出洞洞的聲音，已經發着平勻的鼻息的妻，突然醒轉來問着：

「天呵，你這是做什麼？」

這句話並沒有發生一點效力，也許他正是十分專心地跳着，沒有聽到她的話，她就
把聲音提高一點說着：

「喂，我同你說呢，這麼大清早，你這是幹點什麼？」

他把頭微微地轉過去一些，並沒有停止他的動作，回答着：

「我作柔軟操，每天都是這樣的。」

樓板的聲音並沒有停止，這好像是激怒了她，用右手支撐起上半身來，幾乎是輕輕
地喊叫着！

「這是房裏呵，你不能這樣亂鬧，驚醒了孩子，孩子要生病的。」

她不只是喊着，還用手槌着牀，他停止了，把臉轉向了她的兩隻手還是叉在腰上，理直
氣壯地說：

「你想想，孩子的身體要緊，我的身體就不要緊麼？」

他還沒有說完全了這句話，睡着的孩子果然哇地一聲哭起來了。她驚惶地下了牀，

把小孩子抱起來，一面喃喃地不知在說些什麼，一面把衣扣解開了，把奶頭塞在孩子的嘴裏。

「你能說這是我把孩子吵醒的麼？你自己拚命在那裏搥着牀，把孩子嚇醒了。在這個家庭裏，我好像是一個頂不適合的人物，你沒有時候不來管束我，要我什麼事情都聽從你，不容我自己一點存在。我受了一天的辛苦，回到家裏，想來好好休息一下，你也不能使我如意。到半夜，這個孩子就哭，你怎麼不把他管得好一些，不許他晚上哭鬧——」

她像是一點也未會注意，任他自己站在那裏嘖咕着，這時候她只是專心地看着孩子紅潤的圓圓的臉龐，兩隻眼睛是黑沈沈的。頭髮是微黃的，稀疏的，柔輓的，像纔從土地中生了出來的細草。這是她的希望，這是她的將來，這是她的一切……

也覺得把話過於說得多了的他，忽然記起來他還該有三次深呼吸來結束他的晨操的，便停了嘴，又把臉轉向窗口，把兩隻手向左右畫着半圓形，腳跟也搓起來，開始把空氣吸入又呼出。他是這樣正正經經地做過了三次。

他靜靜地站在那裏，他的心可是在焦躁着，房中的空氣是那麽滯重地壓着他的心，他渴想着外面的天地。只是隔着兩扇門，情形就全然不同了。他想：爲什麼他不能打開了門，就站到外面去呢？他不願意停留在這樣的家中，他時時感覺着心的窒息，他纔把手拿了那門柄，妻就這樣問着：

「你又是想幹什麼？」

這句話使他不好回答，他只有把手縮了回來，兀然地站在那裏。他不去回答妻的詢問，也不再和她說什麼。他早就知道，在一個女人的面前，自身的一點點小放任全被剝奪去了。

雖然沒有回過頭去看，他也知道妻定然是又睡下了。他真不知道這些女人們活着是幹些什麼的？從來也不想用自己的手和自己的精力，寄生一樣地爲男人生孩子，只求舒適而平凡的生活。忽然他記起來夜間嬰兒的啼哭，那時候他是被驚醒了，他隱約地聽到她那低微的眠歌和拍撫，於是他就想到了，也許是疲困使她不能像他一樣地這樣早

就起了牀。

他提着脚跟輕悄悄地到隔壁的房裏洗過了臉，隨後又走進來，從衣袋裏取出烟斗和油布的烟包，向着樓下的客廳走去。

走在樓梯上的時候，他已經裝好一斗烟點起來抽着了，做着醫生的他們，好像沒有一個人沒有烟的嗜好的。也許是爲着在終日和愁眉苦臉的病容相對之後，該有一點像這樣方便的消遣，也許真的是以爲可以抵抗不知何時侵入的病菌。

把一口烟吸進了之後，他頓時感覺到心胸寬敞了。他得意地把白烟細細地從嘴裏吐出來，看着它留在空中，像秋天的佳雲一樣。他走到樓下，纔跨進客廳一步，就看見父親正端然地坐在一張沙發裏，好像是等待着他的進來。他想退回去也來不及了，就像機械一樣地說着每天早晨相見的第一句話：

「您昨天晚上睡得好麼？」

坐在那裏的老年人並沒有吐出一個字來回答他，只是在鼻子裏唔了一聲。他是正

在那裏玩賞前幾天收來的一幅宋人手卷，帶了眼鏡，出神地端詳着。當着他走到近前來，他突然像繃了起來似的把眼睛翻起來望着他，着重地在看了他的嘴和啣在嘴裏的烟斗。於是他仔細地把畫放到條桌上，兩隻手背在身後，緩緩地走到靠近方桌的那一邊，彎下身去望着地毯。他也走過去看着，在那上面正有一塊小小的黑洞，顯然是被烟火燒的。父親不說一句話又站起來，他就悄悄地把烟斗裏的火止了。

雖然他已經到了三十幾歲的年紀，有了妻也有了孩子，年老的父親仍然永遠記着把尊嚴加在他的上面。父親是老邁了，卻有着年青人的精力。他好像忘記了他自己的年齡，從他那一雙發光的眼睛看來，他就是有着過人的才力。這是真確的，這座樓和一筆近百萬的存款都是由他的手中起來的。三男二女的教育都是由於他的供給，（一男一女是從外國也回來了，其餘的三個正在大學裏）他睥睨一切，他否認一切近代的制度和學問，他想着若是沒有他的苦心經營，家中的一切都該變了樣子。他時常想的是：只要他們中的一個有我這樣的能力就好了。可是兒女們在他的眼裏都是那麼平庸沒有一個

有作為的人。他想着如果沒有他，他們不知道成爲什麼！他們的生活和經驗都是那麼狹隘，學識上的造就也沒有什麼特出，他們配懂什麼？他們卻各自以爲自己是了不得，想來創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因爲怕着別人的非笑，所以他覺得只有對他們加以相當的管束，雖然他們有的已經成爲孩子的父親或母親。

那個被遺嫁了的在美國讀了三年文學的女兒，就因爲這個有一點顯得固執的父親，和母家斷絕了往來。他並不難過，他的心中只是想着一天她會追悔自己的不是的。

「我真不懂近來這許多青年人都歡喜——」

「今天的雨有這麼大——」

他故意斷了他的話頭，走到窗前，拉開了絳紫色的窗幔，露了一點驚奇地望着窗外的雨景；可是老年人好像沒有注意他的話，雖然容他說出了半句，卻立刻用更高一點的語調來說：

「喜歡學外國人的皮毛，對了，就是一點點皮毛而已……」

父親說出了上半句，拉着自己的鬚尖，像經過了一番仔細的思慮之後，就又肯定地說了下去。他知道他不能再說下去，他只有靜靜地諦聽着，一直到他不要再說的時候。

其實老年人所要說的話，即使是不移的真理，也不知道說過了多少次了。他記得清每個小的轉折，和每一個着重的字眼；但是他不能和他說：「這些話您早和我說過了！」他只好安靜地，忍着所有心中的煩躁，安詳地聽着，而且還不要忘記在什麼時候該答應着。他的心中卻在想着：「今天的運氣這麼不濟呀，怎麼會這樣巧就碰見了呢？」

窗外的雨好像有一點小下去了，壁鐘纔懶懶地敲了六下。他皺着眉，心中無時不在想着怎麼樣可以離開。父親的話卻像愈說愈有力量的樣子，他那沈重微沙的語音像在激動着這龐大的客廳裏的空氣，有着波浪一般的振幅，在向着他的全身壓來。他感到苦痛，他的心在叫喚着：「爲什麼在這個家裏我就得不到一點自由呢？」

「——不要以爲你們都長大了，在做這一方面你們還差得遠呢！現在你們也許覺得我這個老年嘮叨，如果沒有我這個人，你們試試看……」

父親有力地彎着他那強項的頸子點了兩三下，長滿了鬍子的嘴也掩不住那撇了下去的姿式好像在說：「沒有我，你們就一天也不能活。」隨着爲了咳嗽止住了話頭，他立刻就插嘴說：

「您近來還是時常咳嗽麼？」

「不，也許這是前兩天朝了點涼，我的身體倒算好，你們到老了的時候，要是能有我這樣的體質就算好。」

接着那個固執的老年人就大聲地笑了一陣，他是那麼愉快而高興地笑着，身傍就像沒有一個人的存在。突然止了笑，問着：

「有人說大笑是可以增進人的健康，是麼？」

「是，快活總是比憂愁好的。」

他說完了這句話，無意地帶出來輕輕的嘆息。父親立刻睜大了眼睛逼視着他，等待着他自己說着自己的失言。可是他卻緘默地，低下了頭，不想再申說出來也不想加以解

釋父親卻顯得一點忿忿的樣子，就問着他：

「難說你是憂鬱的麼？」

他擡起頭來，沒有堅決地搖着頭或是說着一聲不是，父親就氣沖沖地說下去：

「——你懂得什麼是憂鬱？從小你們就都快活，我爲你們預備好了這麼一個家，給你們受教育，你們不愁喫也不愁穿，你們知道什麼是憂鬱！如果你們像我當年的時候，沒有人依附，喫了一頓飽飯下一頓就成問題，你們又該怎麼樣？真是虧你們說得出，這個年月也奇怪，年青人都是這樣沒有志氣！你是長子，你有更重的責任，你有弟弟和妹妹們，他們都要用你做榜樣，你還有了孩子，你也是父親了。——」

「謝謝天，父親還知道我是一個有了孩子的人！」他的心中低低地叫着，可是他一個字也不說。他什麼也不能說，因爲他和父親的中間有着三十年歲月的距離。他在那裏聽着，到把所有的話都已經說完了的時候，他就和父親說他要到醫院去了。

「每天你不是九點鐘纔到院麼？」

「這兩天因為有一個急性病人住院，是由我主治的，我不得不早點去看一下。」

他毫不動聲色地說了一句謊。

父親不再說什麼，又重復坐到那張沙發上，把手卷展開來，繼續他的審視。他就乘着這個時候退了出來。

跨出了客廳的門，他像重生似地喘了一口大氣。他像逃犯一樣地用急匆匆的脚步向樓上走去，他纔走到一個轉角的地方，就遇到了淋了一身雨水的二弟，他正把鞋提在手裏，蹣手蹣腳地走着。

「怎麼你——」

他纔輕輕地說出了這三個字，二弟就做了一個手勢要他立刻不要說下去，好像早就知道那個老年人正在客廳裏。

他就不說話，默默地走上樓去。這個二弟也有了二十七八的年紀，已經在××大學畢業，現在正在那個大學的研究院裏做研究生。他的身體比他要高出五寸，有着美少年

的面型，可是臉色是灰白的，露出了極度的疲困來，眼圍有着深深的青暈。除開不規則的生活使他的精神不濟以外，他的心情也是異常地頹喪。這是因為他相愛四年的一個女人棄了他，爲着悲酸的心情所殘傷了，就起始了迷醉的生活。

當着這個青年人走在樓梯上的時候，他的脚好像不能支持他的身體，幾次他像是要倒下去，他卻用手臂扶了他。他們都一直走到那個年青人自己的房裏，他躺到牀上，柳明就拉了一把椅子坐在牀傍。深深地嘆息了一聲，不知道該說些什麼纔好，他想着：怎麼能使一個年青人頹廢到這樣地步。

爲這種不規則的生活，柳明已經和他鄭重地說過了；可是他好像失去了自拔的力量。一個青年人，正該有作爲的時候，卻這樣來消磨這有用的日子，使柳明不得不覺得憤慨了。是這個時代的過錯或是天性的相近，無論是戀愛着或是已經失去了所愛的人，都要把自己滾在昏沈沈的日子當中，真是不該的了。

「不是上次你答應過我不再到那種地方去麼？你來說，你昨天不是又去了麼？你看

看你這樣子，你就要永遠這樣下去麼？」

柳明俯下身去，抓了他的肩頭，搖動着，和他說。他好像連立刻回答的力量都沒有了，把眼睛閉起來之後，緩緩又張開說：

「沒有法子，哥哥，我忍耐不下去，每天我獨自一個的時候，我覺得我快要瘋了，我總想着，有一天，有一天我真的會瘋了——」

「你怎麼能說這些話？你有什麼根據？你的腦子不該想這些事，你該追悔以前的錯誤，打起精神來做人，要是照這樣下去，你是在毀你自己！」

「我只有到那種地方去，讓一切的喧鬧攪亂了我的記憶，我要什麼也不記得，我要這樣削短我的生命……」

「你真決心這樣下去？」

「不這樣，你要我怎樣？」

他的眼睛更睜開了些，望着柳明，突然間就笑起來，用手掌緊緊地掩了臉。

「你們這些年青人，大學也住完了，早就該爲社會爲國家做點事；可是你就爲女人要毀了你自已，你要記得你是國家的一個公民，社會裏的一個人，家庭中的——」

柳明突然止住了，真不知道自己何以也把這樣的話說出了口，這也不正是把一層的樊籠加在他的身上，要他也被壓得喘不出一口氣來？可是二弟放任的生活該停止下去是一件切要的事，只是要他自己去考慮，去施行。可是他仍然是十分柔弱地在那裏像嬰兒一樣地哭着。

「快停了吧，二弟，父親在樓下聽見就有點不方便。」

果然二弟就止住了哭泣，呆呆地躺在那裏，他的眼睛正望到懸在牆上的一張女像。柳明不再說什麼，只惋惜地望了他。

「你不是要到學校去麼？」

「唔，我要去，我要去，時候已經不早了。」

他說着就跳起來，露出點匆忙的樣子。

「你先收拾一下罷，我也去換衣服，等我把你送到學校去。」

柳明說完了，就走出門去，向着自己的住房。開了門，妻正把孩子抱在胸前喂着奶。他也不說什麼，逕自去換着衣服。

「今天你怎麼這樣早就走，天還下着雨？」

他並沒有立刻回答，只是在忙着自己的事，忽然像記起來該回答一聲似的，就含糊地說着因爲病人多，事情忙，不得不早些走。

他急急地向着樓下走去，在甬道盡頭的窗前，他看見了三妹絮正站在那裏。看見她就用脚尖跑了進來。她是一個纔過二十歲的少女，輕盈，美貌，只是眉間籠罩了不快。她的眼睛微微紅腫着，她的臉色露出了不健康的樣子，她的頭髮梳向後面，額部稍稍顯得高起一點來。他的心中暗暗地想着：

「爲什麼都這樣呢？在這個家裏一定是有不良的空氣。」

她湊到他的近前來，她停住了腳，用低低的聲音和他說：

「哥哥，我不能忍下去了，我該去呼吸一點自由的空氣。」

「看看你的眼，昨天又哭了一夜吧？」

他輕輕地拍着她的肩頭，像對小孩子一樣地問着。

「是的，我每夜都在想，我想和父親直說出來，可是我沒有膽量。昨天我走到他的面前，我纔想着把心中的話都和他說，我的心就猛烈地跳，我的喉嚨好像就不能說一個字。哥哥，這一次我真下了決心，我想我只有逃走了。」

她說到最後的一句，眼睛裏又湧出淚來微微地閃着一點光。她依戀地望着他的臉，好像真的以後就不能再見了。

他並不露出多大的驚恐來，因為她不知道已經做了幾次這樣的決定；可是她一直也沒有走開。她是弱，沒有那麼大的力量，而且這舒適的環境在緊緊地抱了她，縱然爲了愛戀的無法使她煩苦，可是她不能克勝她的個性。

「再想想也好，還許有別的更妥當一點的路。」

頰。

「我想過許久了，不走這一條路，我就只有死！」

兩行淚已經從眼角掛下來，他微笑着，把手絹拿出來爲她擦着眼淚，還摸了她的下

頰。「不要這樣想，總有路的，總有路的……」他說着，頓了頓，就又說：「我要走了，到晚

上再見吧。」

「再……見……」

送到樓梯口，她用了顫抖的聲音和他說，這打動了他，在樓梯上站住了腳，回頭望着她，她向他招着手，倏然間就跑開了。

他嘆息着，走下了樓梯。經過客廳的門前，他還聽到老年人咳嗽的聲音。他不願意再走進去，就急匆匆地走了出去。

車夫已經把汽車爲他停在門前，二弟也坐了上去，他就坐到駕駛者的座位上，起始行駛着。因爲急雨，路旁的積水響了潺潺的聲音，流下陰溝去，空中還飄着細雨，路上像平

勻地灑了一層油。避免滑度纔舖的黃沙，爲雨水沖開了，只是忽有忽無地在街心點綴着。空氣像是爲雨水洗清了，路邊長着肥大葉子的樹，得意地微擺着，水點從葉子的尖端流下來。因爲是居住區，並不如這個都市的其他的街道那樣喧鬧，在雨後，行人是更稀少了，他是順了自己的意開行着。

不久，他就轉上了一條大路，這條路，像是這個城市的樞紐一樣，廣集着大商店和金融機關。當他駛上了這條路，是順了警察的手插入了這汽車、電車、公共汽車的水流的中間。前面是車，後面也是車，雖然有着近代文明的高速度，也只能緩緩地，隨在別的車的後面，像牛車一樣地爬着。十字路的紅燈明了，就不得不停止下來，縱然有多麼急要的事，也只有這樣忍耐着，等待着。偶然在進行中慢下一點來，後面的車就鳴着喇叭，催促着，逼迫着。

每次他走在這條路上，他的心就焦躁着，即使沒有十分緊要的事，他永遠覺着他自己是被擠着。他失去了前進和後退的自由，也不能從傍面超越過去，十分容易地使他想

到了人生，在家中，在社會裏……

像得救一樣地走盡了這一條路，就轉到了僻靜些的一條路上，他立刻把速度增高了，他的心胸像頓時劃開了一樣。

學校是在離市十里左右的×鎮，因為近海濱，也就有平整的路。他在學校的大門那裏停住了，二弟走下去，鐘聲正在雨絲中鑽了過來，他看看腕上的表，知道了還有一點鐘的餘暇，他就想到把汽車一直駛到海濱去。

路是靜悄悄地，車是平穩地滑着，嗚叫着的青蛙，爲車聲所驚，一下就跳入路旁的池塘裏，有着清越的聲音。稻田裏有忙碌的農人，曲着背，披了蓑衣，——就是忙迫，也有着清閒的心。炊煙從藏在樹後的屋頂上冒出來，捲了細雨，在空中盡致地卷舒着。一隻紅色的鳥從竹林裏掠了出來，穿碎了那一片寧靜的碧綠，水點像珠子一樣地落下。雨使田野更清麗了。

新的景物蘇醒了他那爲日常生活所麻痺了的心，他幾乎欣喜得有一點瘋狂了，他

把車窗放下來，任着清涼的風夾了雨點吹在他的臉頰上，他感到了無上的適意，他自在地呼吸着，那騾喧的城市和不快意的日子，都像是爲他遠遠地丟在身後了。

一帶深藍已經在望了，漸漸地在他的眼中增寬了，終於車停了下來，平望着就是那恬靜的海了。他高興地從車上跳下來，路上的泥水濺污了他的衣褲，可是他顧不得那麼許多了，他一直朝着海濱走去。他跳上了石塊堆砌起來的擋浪壩，在盡頭是一座小小的燈塔。

海是廣大的，沈默的，細雨在那上面只留下了暫刻的細碎的印子，隨着就消逝溶合了。海水擊打着石基，吐着白的泡沫，懷了潛在的力量來了，剎那間擊撞上來，快樂地破碎了。

「像這樣的使自己毀滅也是愉快的呵！」

他在心中這樣地想着。他張開了手臂，忘記雨已經打溼了頭髮和衣着，只是大聲地叫嘯着，他幾乎要隨了呼叫縱身就跳進海的懷抱裏。

他凝視着，正如一個熱情的年青人無語地望着所戀一樣；但是他的心胸也隨之伸張開了，他被打動得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出來纔好，他的眼睛好像蒙了一層淚水。

「高山，大海，我要有這樣的精神，我要有這樣的毅力……」
他喃喃地念着，用着使自己也難以聽得十分清楚的聲音。

「——我該自由自在地活着，像這廣大的海任意的澎湃漲落一樣，爲什麼我永遠像是生活在囚檻裏呢，我的家，我的職業，和我所生存着的這個社會都在給我枷鎖，甚至於要我不能自由地喘一口氣……」

他反復地想着，突然看到了腕表已經到八點四十分，他就不得不稍有一點倉皇地又走回去。他嘆息着，留戀地回過頭去望着，終於是不得已的又跳進了汽車，起始向着市內駛去。

25
當着他把汽車駛進了醫院的門，安妥地開到停車房，時候是只有三分鐘就到九點了。他匆匆地跑進去，洗過了手，換了白布的外衣，就在那診療室坐下來。乘着這一點暇逸，

他裝起一斗烟來抽着，女看護已經起始到門外叫着病人的名字了。

做了醫生，像是更不能容自己的存在，一直就沒有捨己救人的偉大精神，他早就有點反悔了。他厭着這樣的生活，他記得這些年不知道看過多少愁苦的病臉，這些人最初是像神仙一樣地看着他，如果沒有能得心應手地把病痛爲他們滅除，就要把他看成連最平常人也不如，有時候也把十分不入耳的話說了出來。他要忍耐着，用和順的話解勸着別人把心安下一點去。可是他的心也許比別人更煩躁一些，他卻不能坦白地說出來，一直他是不能自由的……

那些完全不明醫理的人，也許還好一點，有的看過一兩本關於生理和病理的書，就像是比一個醫生還知道得多。他們知道了怎樣試體溫和脈搏，也有一點血壓的知識，還簡略地知道了一點臟腑的位置和構造，便會如考驗學生一樣地來和一個醫生作難了。他們信自己甚於相信醫生，到了是要說倒醫生纔能滿意地走開。他是只能守在那裏，忍着氣憤，一個走了又是一個進來。不管病人有着多麼可怕的病菌，他也要詳細地診察，每

個病人又都喜歡問着自己幾天會好起來，到了說定的日子不能有意想那樣的健壯，便覺得醫生是一點也不中用，埋怨着，甚至於詛咒着……

每天上午的三個鐘點，他都是這樣地消磨着。

到下午，他是該到病室去巡視一周了。病人們把瑣碎的事向他抱怨着，說到看護，說到飲食，有的傳染病人哀告着要醫生允許親族的探望。他只能含笑地回答，說着事情的不可能，那病人就許哭了起來：

「爲什麼你們一定要對我這樣嚴厲，我是就要死的人呵！難說我就任着你們害死我，也不許我和親人見面麼……」

有多少理由都明明白白放在那裏，可是他不能說，他只有耐着性子來說着：

「不要心焦，不久你就會好起來，很快你就可以回到家裏去。」

「不要騙我吧，我什麼都知道。我知道我就要死了，你們要我多活一天，多住一天，你們就多有一筆錢，不是麼？你們想想吧，害死一個人你們的良心不有愧麼？」

像這樣的辱罵，他也只能忍耐着，他默默地走出來，脫下特爲到這間病室來所穿的衣着，用藥水洗着手，點起煙來抽着；可是看護會好心心地來告訴他，說還有些病室該去看的。他就不得不再站起來，隨着她們去。

他怎麼樣能忍受這樣的生活呢？他說要守在那裏，耐心地等待着別人；可是沒有人知道他是渴望着一點自由的空氣，他要想到做什麼事就動手去做。可是社會像是對他大聲地喊叫着：「你該獻身於你的職業，你不能有你個人的存在！」

到他再回到家裏的時候，天是又黑下來了。遠遠地他就望到那座建築像一匹龐大的獸物一樣地在黑暗中踽踽着，只有兩三個窗口透出微弱的燈光來。這使人十分容易地想到古老的神祕的堡壘，裏面像是有在意想之外的奇事進行着。

到門口那裏他停住了，揪着喇叭，僕人把緊閉着的鐵門爲他拉開。他把車開到車間去，就從裏面跳出來，頓然記起來像是有什麼不幸要發生似的，他急急地跑了進去。他一直就到了樓上，在妹妹的門上敲着。裏面有微細的聲音應着：「請進來！」

他的心平靜下去了，緩緩地推開門，看見她正從牀上坐起來，明了電燈。在他的眼裏，她正像一隻無力的綿羊。

「今天怎麼這樣晚回來？」

「病人多一點，你還好吧？」

她輕輕地點着頭，他就說：「等一下再談，我還沒有喫夜飯。」

他經過二弟的房門，他也輕輕地叩着，裏面沒有回應，他就走回自己的房裏。還沒有走進房門，就聽到孩子的哭聲，拉開了門，那聲音像是抓亂了他的神經，他急匆匆地沒有和妻說一句話就逃了出來。

父親的咳嗽有韻致地響着，是那麼洪亮地，像空谷中的人聲，透徹了整個的房屋。僕人這時候告訴他飯已經預備好了。他就走到樓下的飯廳去。

他一個人，坐在那裏，吞嚥着晚餐，像埋葬在墳墓中一樣，——窗前的高樹搖曳着，成羣的蝙蝠翻飛着，他像是聞到了土壤和腐草的氣息，他感到四周壓擠着的重量，他不知

道怎樣去喘一口氣！菜蔬和米飯只像沙土一樣地從他的喉嚨裏滾下去，他幾乎已經忘記了他仍然是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着，或是死去了，像棺木一樣湫隘的無形的囚籠，緊緊地罩了他……

夜

夜深得像潑了濃墨，黑黑地染滿了天地中整個的空間。本來還該有閃着微光的星，也被烏雲厚厚地蓋住了。這是能引起人及一切生物的驚懼，或遠或近地，有着狗的吠叫。搖蕩着，像是困難地鑽過了這着實的天空，隨後就有着微弱的回音。

一個提了安全燈的鐵路員工從休憩室中緩緩地走出來，便朝了第三月臺那面走去。他只有三十歲左右，他的背彎着他的臉是瘦瘦的。他把右手提了燈，左手放在衣袋裏，儘着縮了自己的頭，像是禁不起晚秋夜風的吹打。他走到天橋那裏略停了停，可是他卻沒有走上去，他是筆直地穿過了鐵軌。他走一步的時節他的頭點一下，像是從腳跟那裏有一條筋絡一直連了頭部。

他跳上了第三月臺，停止了。他放下提着的燈，從衣袋裏取出來紙烟和火柴，他點起

一支來抽着。他望望左右，是闕無一人的，頂在木桿上的反光燈明亮而寂寞地照着。他移動了兩步，踏在脚下的細沙發出親切的微響，他就提起了燈，向着木棚那邊走去。

這已經是早晨兩點鐘，每日都要經過這裏的列車，只有十分鐘就到了。向例是沒有什麼旅客要在這時候走了下來的，所以列車的停留只有一分鐘，他是照顧這列車的停止與開出。

就是秋天，也逼近末日了。當着有過好看顏色的花瓣都委身於泥土之後，葉子也都漸漸地枯萎，起始飄落在地上。它們像是不情願地，絮絮地抱怨着，以美好的舞姿落了下來。但是秋風捲着它們，使它們打着旋，還許把它們交付給道傍的污水。秋天正是一個可怕的，巨大的手掌，它扭轉了整個的宇宙，把日夜都變成淒涼的，難度的。

他走近了木棚，月臺上的燈光已經照不到他的身邊，他起始感覺到這墨黑的夜，當着他吸着腳在嘴裏的紙烟，稍大起一些的光亮都不能看見自己的鼻子；就是提在手中的安全燈，也為這無邊無涯的黑暗吞噬了它的光度。他自己像是被死黑的布幔遮了周

身，他什麼也望不見。他記得在東北那面有一帶叢林，傍了一個池塘（那是他平時最喜歡漫步的地方），他還記得在正北有一所公墓，還有一所廟宇，他也知道遠遠的一帶都是山影，有的時候嬌綠，有的時候又像是染紫了的。可是他什麼都望不見了，只有黑，黑透了整個的世界。他故意把左手舉起來在面前幌着，他也是什麼都看不見了，黑暗還像是一分一分地逼近了他的身子，漸漸地起始壓擠着他。他擡起頭來望望，那也是黑的，好像是他的頭頂與兩肩都覺出重量來。從四面八方來的黑暗的脅迫，像是要將他完全在它的掌握中消失。

他打了一個冷戰，覺得出周身的皮膚起了許多細粒，他用力地以左手抓了自己的頭髮，這疼痛的感覺使他的恐懼消下一些去，隨着他也就轉過身去朝來路走着，他的脚步是漸漸地快了起來，他的頭就一下一下的點着，遠遠的燈光像是有着說不出的偉大的熱力，溫煦地照着他的胸膛，漸漸地使心中的寒冷減少了。一直到他重復站到燈光的下面，他纔安穩地喘着一口氣。他就用手掌抹着額際的冷汗，無意中他的手碰到了不知

什麼時候附到髮尖上的一片敗葉，他好像覺得它是不祥之物似地，厭惡地取下來丟到地上。

他背着身，倚了候車室的牆壁，幾乎都怕着再看過去；可是又故意地急速地望着一眼便轉過頭來。他顯着一點不濟了，他的呼吸始終沒有能像先前那樣平靜，他嗆咳着，掏出了手絹掩着嘴部，喫力得眼淚在眼眶裏漲滿了。

四周黑暗的夜，伺伏着，像等着機會仍然要逼到他的身傍似的。

鐘聲響了，他強自挺起身子，他望望那邊，綠燈也明了起來，遠遠的汽笛，劃開了中夜的沈靜。

他高興地向着來路望去，聽到了那一聲汽笛，他就覺得像是有另外一個生物伴了他闖進這可怕的黑夜中來了，他望見一閃就消逝了的燈光，隨着又是一閃；終於是把它正面顯露出來，筆直地照了前面，勇敢地前進着。那爛爛的燈光，挺到前面，強制地把黑暗劈開了；於是他望見了架在一條一條枕木上面的兩行鐵軌，漸漸地，像一隻猛獸似

地——吼叫着，喘着氣，張大了眼睛，瘋了似地奔過來，經過他的身前，一下子就過去了。但是，卻漸漸地停了下來，像是十分疲倦了，靜止在那裏，長長地吐着氣。

並沒有一個旅客走下來，彷彿是一件當然的事。也許有的人在睡夢中驚醒了，以模糊的語調問着侍役這是什麼停站，或是加上什麼時候可以到他所要到的地方的詢問。他提了燈走到機車那裏，他是十分膽壯的了，他向了守車走着。頭貳等車中的窗幔都是嚴密地垂了下來，在三等車中，隔了窗子他望見那些以各樣睡相的旅客們的姿態，有的醒了，把手掌抹着眼睛。

在一節車的尾部，他望到了有一堆什麼放在那裏。

「那一位疏忽客人放的呢？」

他自己在心中想着，就走上了車，他把腳輕輕地踢着，那卻是柔軟的，而且在蠕動着。

「是個人麼？」

他的心中這樣猜想，他就輕輕地叫着：

「喂，喂，醒醒吧，怎麼睡到這裏！」

好像那個人還一點也沒有聽見，他就更提高了一點聲音，他的脚也稍稍用力地觸到那個人的身上。

「這裏不成，你……」

被叫着的人醒來了，好像是十分驚懼地張大了黑亮亮的眼睛望着他，充分地露出了心中的恐懼。就急促地轉個身，一下子就在兩節車中間的空隙處跌了下去。

列車起始在動了，他幾乎是呆啞了一樣地，他一點也不知道該怎麼做。他沒有聽見一聲呼號，什麼都沒有，而且是這樣快，都不容他思想一下。突然間他想起來他自己該走下去的，他忘記了下車的法，他是跌到月臺上，手中的燈碎了，額骨那裏也破了。他爬起身來走回去，他的心在打着抖，他看見那成爲兩段的軀體，在鐵軌的左邊，他沒有看到流出的血該是多麼般紅，他只覺得那一對黑亮亮的眼睛在筆直地望了他……

他蹣跚地獨自行着，十分困難地在挪動着自己的脚，他不去穿過軌道，卻走上了天

橋。他急促地，粗野地喘着氣，他的頭部有汗滲了出來。這晚上，他好像覺得這條走上去的橋板的斜度是更陡直了，他是用了幾倍的力量緩緩地走着，有時候還因為站立不定退回了一步。

走了些時，他把右手拉住了木欄，稍稍停了一會。從衣袋裏掏出手絹來擦着臉上的汗，擡起頭來向前望着，覺得還有望不見頭的一段。他搖搖頭，嘆息着，仍然努力地走着。

橋頭的一盞燈，被風吹得一明一暗的，像是一個人眼睛的張闔……

他像已經用盡了所有的力量，纔站到平坦的橋身上，他站在那裏，望了下面，不自覺地就望到了那塊地方。什麼都是黑的，一切都望不見；可是那一雙黑亮亮的眼睛卻像還是在筆直地望了他……

「唔……唔……這是我的過失麼？……我……我不會做那樣的事呵……可
是……我的身子在冒着汗……我的心也在發抖……天……爲什麼呢……」

他喃喃的說着，上下的牙齒發着聲音地互擊，想着用力咬住顎部，因爲他想着因爲

牙齒的互擊纔使他的全身都在打着抖；可是他沒有能做得到，他趕忙地把臉轉過去，向地下吐了一口唾沫。

他仍是繼續着行走，突然間從天上鑽了出來的閃電，把什麼都照亮了，他望見了站臺，房舍，樹頂；可是他想到着這是天的眼睛張開了逼視着。

轉了一個灣，就走到下去的那節了。他探試地，小心着脚步，沒有走上幾步，他就起始覺着那也是陡然就降下去的斜坡。他不能管束自己的脚步，好像是有另外一個人推了他的身軀。他的腿本來是不能邁開的，更不能那樣迅速地走着；可是也有大的力量在爲他移動。

他完全不是自己的了，他的心跳着，他的身子顛着，幾次他想停止也沒有如願，到末了，他是滾着，沒頭沒腦地滾在那橋板的上面，一直滾落到地上。

這一次，他昏厥了一陣，到後還是強自把手掌摸臉，上身上疼痛的部分，支撐着身體的重量，緩緩地立了起來。這裏離出口沒有幾步路，他終於走出了車站。

街路上是更黑了，街旁的油燈只有豆樣大小的火亮，路是窄窄的，纔能容兩輛車面對面地駛過去。

他才了地走着，沒有能像往常一樣地快，他卻覺得有另外的脚步声在他身後響着。他回頭望望，只是不見一物的黑暗；可是他自己加緊了脚步。他仍然覺得有人尾了他，他又回頭望着，一直到使他忘記了疼痛的肢體一脚深一脚淺地半跑着。

雷在地上滾着，震蕩着他的心胸；閃電雖然爲他照明了眼前的路途，可是他卻怕着它。

轉到一條更窄的路上，他記起來沒有多少遠就要到家了的。正當他經過和他家近鄰的、空門洞的前面，閃電輝耀地明了起來，使他清晰地看到跪臥在牆下的那個婦人，還有假在她胸前的兩個孩子。他想起了那個婦人的男人就是在行車的意外中死了，悲慘的迷霧卻籠罩了未亡人和兩個無知的孩子。她們是依了別人的慈善纔能一天一天地在世上活下來。

眼前的影象使他立刻記起來他所逢到的事，於是那黑亮亮的眼睛又是在他的面前張大着：

「我也有我的妻兒老小，他們等着我去喂他們，可是我卻爲你殺死了，我那一家人也要等着別人好心的施與纔能活下去，可是你卻不會蒙到一點損害，雖然你殺死了一個人。我的孩子們和我的妻將來也要這樣地度着日子，忍受着一切天時的侵擾，疾病的災害，也許他們就要餓死的……」

好像那雙眼睛朝他說了這麼許多話，他驚惕地打着冷戰，倉皇地跑了起來，到了家門那裏停住腳，把手用力地槌打着。

他忽然記起來自己有鑰匙的，一下就從衣袋裏取出來，把門開了，急急地走進去。他逕直地走向房裏，被他吵醒了的妻，在牀上半坐了，揉着還未清楚張開的眼睛，含混地問着：

「那麼用力地拍着門，你不是有鑰匙麼？」

突然，她看到他臉上的血跡，就驚恐地接着問：

「——怎麼，那裏來的這麼多血？」

「是麼——」他很鎮靜地把手抹着臉，於是他清晰地看到了手掌中的鮮血，就緩

緩地回答：

「我跌了一下，就流出血來……這是血！」

「你的臉色也不好！」

「我是故意跑回來的，顯得蒼白一點了，是麼？」

他想和她說那一雙黑亮亮的眼睛，她會諷笑他語無倫次，其實他記得他是真真看
到了，不過不是現在而已。

他移動着脚步，到洗臉盆的前面，把壺裏的水倒了些，在鏡子裏他看到了一個染滿
血污的人頭。他幾乎要喊叫出來，爲着怕她驚恐，就把手抓着自己的嘴部，這樣他纔知道
映在鏡子裏的正是他自己。

「有這麼多的血流出來了……真想不到！」

他自語着，忍了水浸的痛苦，輕輕地把手巾洗着臉上的泥土與血跡。

「今天夜裏是太黑了吧？」

「唔，真黑，黑得可怕！」

他還想說最可怕的還是那一雙黑亮亮的眼睛，可是他卻吞住了，只是把眼睛偷偷地朝窗外看一下。

「是要下雨麼？」

「也許，響着雷你聽見了麼？可是誰知道呢！」

盆裏的水成爲紅色的了，泥土沉在下面，凝結的血塊在水中浮沉地飄着。

「你的身子在打着抖？」

「沒有，沒有……」

他想在她的面前掩飾過去，可是抖戰卻更甚了，她立刻就下了牀，走到他身前，把手

臂擁了他的身子。

「不要碰我，我痛！」

他輕輕地叫着，他的全身仍是在抖着。

「你傷得太重了，快點休息吧，你也是太疲乏了。」

她像關切一個孩子一樣地和他說着，她把手巾絞乾了爲他擦着臉，血還是滲了出來。

「你看你，慢點走不好麼，跌成這個樣子——」

「我倒是想慢走來着，可是——」

何必去告訴她呢？告訴任何人都成不成的，於是他轉了話頭：

「那個女人還在這裏呀。」

「哪一個，——」她像一時間沒有想到他說的是哪個女人，可是立刻的就想到了

接着說：「你是說男人被火車軋死的那個女人麼？」

「就是她，我看見她，在空門洞裏，好像她們找不到安身的地方？」

「其實，哪一家也可以收留的，你看她病得那麼沉重，誰還敢留下呢？巧了就給她送了終，那才麻煩呢！還虧大家都送給她些喫的，要不也早就餓死了。不過，早晚也得死，夠多麼可憐，都害在火車的緣故上！」

他猛然地睜大了眼睛，他覺得她已經清晰地知道一切發生的事件，故意來諷刺着他的。他的臉上覺着寒冷，他的全身都打着寒戰。

「不要儘站在這裏吧，快些睡到牀上去，你看你的臉色是這樣蒼白！」

她像是十分耽心地扶持了他的身子，可是他強自扭動着，要她放鬆了手，好像要說出來：

「爲什麼要來譏刺我呢，不錯是我殺了他，我是兇手，我願意承認，我一點也不退縮，我正是兇手！」

但是他並沒有說，他只是默默地走向牀前，坐在近牀的椅子上。

「這樣天，下陣大雨也許好些，這麼陰沉沉的天，夠多麼要人怕呵！」她把桌上的油燈捻小了火亮，從窗帘的空隙朝外面望了說。

「該大大地下場雨，沖去了……」

他惘然地止住了，脫去衣著，就睡進被裏，她也上了牀，從他的脚下爬到裏面。

他翻着身，全身都在疼痛着，不知道要如何睡臥纔是最舒適的。他不敢伸直了腿脚，肋骨也像是散開了，他仰臥着，眼睛望了帳頂：灰灰的土色，在帳角那裏，卻是那一雙黑亮亮的眼睛耀耀地發着光。

他趕緊拉起了被，蒙着頭，可是那雙明亮的眼睛像是穿過了被，在他的眼前閃耀着。汗水流遍了全身。他忘記了疼痛的身子，猛地翻了一個身，把整個的臉伏在枕頭上。

因為他的身體的轉動，牀也在搖幌着，睡在他身旁的妻，就把頭回了過來問着他：「怎麼回事，你這樣子不氣悶麼？」

可是他並沒有回答，雖然是那一雙眼睛爲了她的語音就消滅下去，他還深深地怕

着它們是藏在被子的外面。

「快把被拉下來吧，省得明天會覺着不舒服。」

她說過，幾乎是強制地把被爲他拉了下來，他畏縮地又翻過身子，他睜開眼睛，仍然是什麼也沒有。

「你真有趣，那樣怎麼能睡得成！看你出得這許多汗！」

他勉強地笑着，用衣袖在臉上擦拭，他的心稍稍地靜了一些下來。他像膽小的鼠一樣，向着牀帳外張望，有時雖然是怕着也想遇得見什麼的心；可是他並沒有望見什麼，就舒適地喘了一口氣。

女人翻過身去，漸漸地入睡了。他諦聽着她細微均勻的鼻息，他的心也安穩地沉了下去。他的眼睛閉上了，他也睡着。他的身子像是飄入雲霧的中間，他好像還在想着：「我是從世界上飛了起來麼？」

他覺得自己真是在飛翔，無邊無際地在空中浮着，突然間像是有一個龐大的怪物，

從上面直撲落下，把他壓了下來。無比的重量壓着他，喘不出一口氣。他知道那一個人，像是也是有一雙光亮的眼睛。他想叫喊，可是不能發出一點聲音。在那重量之下他盡力地掙扎着，他沒有忘記把右手握起了拳頭揮動，可是它並沒有遇到什麼障礙。終於他的手是疲困地放下了，在沒有效果的努力之後，他頹然地停止着；可是漸漸地他覺到壓在身上的重量已經消失，他清醒了，慢慢地把撫在心間的左手放下了下來。

睡在身旁的女人仍然是安適地熟睡，絲毫不知道他是如何掙扎來着；可是那一雙眼睛，又在暗中閃着，好像和他說：

「這還不是死呢，你就不能忍受了麼？你想我，完全因為你一個人的關係——只是你一個人——」

「怎麼你能說是我一個人呢？我沒有開動機車，我也沒有過去推你一把，我不過是看看你，——不過是看看你就是了……」

他喃喃地，像嚙語一樣地說着，他的頭上又有汗滲了出來。

「不是你是哪一個」

這聲音像是在吼着，外面一聲驚天的雷響，像是助着威風。他陡地打了一個冷戰，睡着的妻，也爲這聲雷驚醒了，動着身子，用含混不清的語言向他問：

「你還沒有睡着？」

雖然是那麼低微的聲音，那一雙眼睛立刻就看不見了，他才放下心似地喘了一口氣。

「唔，唔，我睡了一陣。」

他想着安靜下去，可是他並沒有做到，他苦痛地摸着臉頰，抓着自己的頭髮，他想着爲什麼一定自己要這樣苦惱着，不如在妻的面前直說了吧。聽到他的告白之後她將如何呢？她是不是真能去他的憂心，他的苦痛；或者是她將第一個戟指着他叫出來他是「殺人犯」？好像他已經看見了無數伸出的食指在他的面前，筆直地像是要刺穿他的心，而那雙亮着的眼睛，含了無窮的憤恨，又在一個地方閃了出來。

問了他一句話的妻，又是沉沉地睡着了，窗外已經起始下着像飛箭一樣的急雨。

他輕輕地走下牀，把腳插到鞋裏，緩緩地走到窗前，就了微弱的燈光，望着斜射到玻璃窗上的雨腳。他的心稍稍也暢快一點，好像直射下來的雨，沖開了深蘊在他胸中的鬱煩。

他開了窗門，雨水就撲到他的臉上和他的胸前，立刻淋得溼溼的了。但是他卻覺得是快意的，他望着迷茫中雨點打着庭院的那一層如烟如霧的水氣，忽聚忽散地在雨腳下盤旋。雨水打溼了他的頭髮，順着髮的尖端流下來，他卻覺得是安然的，那一雙亮着的眼睛，已經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兀然地站立着，忘記了自己，忘記了時間與天地，唯一的思念存在他的心中就是他以為他是最適宜於這樣的一個環境中。他要永遠地這樣才能活下去，於是他自己就想想了：

「爲什麼我不能到外面去呢？」

想了之後，他立刻就移動着脚步，走向門前。他拉開了門，邁了出去，纔走了兩步，雨水

把他的通身都淋透了。他覺得雨水是從頸部一直向下流，好像他還覺得到一直經過了脚部流到地上。衣服已經是緊緊地貼在身上，地上的積水浸溼了鞋和脚，可是他卻變成十分果斷地，一點也不氣餒地向外面走。

小巷中的河像水流一樣地淌着，向着較低的部分迅速地流去，他把脚一下一下的踏在上面濺着泥和水。

夾在雨中的一陣陣微風，使他打着冷戰，他想：回到房中或許能好一點；可是他決不回去，他總惦記着那一雙亮亮的眼睛不知在哪一個角落裏等着他，將投以憤譴的光。

在狂雨中，他什麼也遇不到了。他走出巷口，順着路向南面走去，雨聲把寂靜的夜翻成嘈雜的，沒有一個生物，樹上的葉片更多地墜落下來，漂在水中，任着流水把它們送到任何地方。

他一直地向南面走着，他記得清前面就是一面原野，再過去是一條人一樣深淺的溪流。他全然不顧風雨的吹打走向前去，沉沉的雷，像是在這田野上滾着，滾過了叢林，滾

過了高粱的田地，滾過了溪水；於是從他的身邊滾了過去。那曲折地從雲中鑽了出來的閃電，明着亮綠色的光，爲他照見了天上濃淡的雲層，原野中的樹木，和發着一點亮的水流。甚至於連那兩腳所衝起的水泡也看得清清楚楚的。

他茫然地向前行進，一點也不知道是要到什麼地方去，他還忘卻了爲什麼纔從家中走出來。他一任重的雨點打在身上都有着疼痛的感覺，還任着流到眼中的雨水使眼睛睜不開來，他是向前走着，一直向前走着……

不知在什麼時候，他丟去了右腳上的一隻鞋，也許爲泥土黏了去，他就任着光腳掌踏着沙礫。那些尖石，有的比刀還犀利，也許把他的腳心割破了；可是他卻是什麼也不顧，向前走着……

即是在深黑的夜中，他也看出來橫在眼前的白茫茫的一片，浩浩蕩蕩地，像一匹寬大的綾帶橫展在南面。他並沒有停止脚步，仍然是向南走着，他的腳已經起始插到漫溢的溪流中。在平時，那也許正是散步的好所在，長長短短的草；可是這一場雨卻使那裏都

漲滿了水，溪流的身子大出一倍來。穿在左腳上的那隻鞋也失去了。

他仍然是向前走着，漸深的水給了他漸大的阻力；可是他卻十分努力地征服了一切阻力向前邁進，他的心中十分快樂，他已經不為那一雙黑的發亮的眼睛所擾，他一直走着，走着……

曙光已經從天邊微微地透出一點來，狂雨依然在落着，雨的霧氣瀰漫了空中，溪流更大了，向着東方流去，水面上十分平靜的，什麼也看不出來。

巨輪

「我還算是一個人麼，我還算是一個人麼？」

有時候他會拿這樣的話自問着；可是像驟然湧起來的浪花一樣，倏地一下子就消滅了，如果是在辦公的時候，也許正有一個秘書來到他的面前。

「局長，××工廠的工人代表求見。」

他慢吞吞地，像把這樣一句簡單的話經過了一番腦子的思索，然後說：

「昨天不是王秘書見過了他們麼？」

「是，是，可是他們還是想來見見局長，跟局長詳細談談。」

於是他沉思地抓着下頰，下頰卻是光光的，他就暗自想着：「真糟，怎麼下頰生不出鬍子來呢！」隨着他就把手指越過了嘴唇，碰到了脣上的短髭，像是深思似地拉着它們，

眼睛在瞪着，許久也沒有說出一個字來。

他在想着些什麼呢？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對許多事他都是遲疑着，從眼角那裏看到那個在他身邊筆直立着的祕書，他就說：

「請陳祕書長去見他們吧。」

「是。」

應聲的人把這一個字吐出來之後就轉身走了，他順手拿起那永遠在辦公桌上放着的一面小方鏡，握在手掌中來照着自己，因為過小的面積，他不得不搖幌着腦袋，有的時候偏着，有的時候又正着。

這幾乎成爲他的一種癖好了，只要有一點閒暇的時候他就要照着，在那鏡面中現出來的是一張高尚型的臉，光滑而整潔的，隔在眼鏡後面的兩隻眼睛，是那麼精明有神，爲許多人所讚賞。

「局長的眼睛真是主貴！」

現在有多少人是在這樣說了。主貴的還有額上的一顆小小的紅痣。近來，他也起始有些信這個了，其實他的臉卻正確地容易使女人着迷的，（他有一個絕代姿色的妹妹）但是這二年，自從做了××的××局長，他不得不留起一叢短鬚來，因為他是更需要一點「尊嚴」。

他只有三十歲，離開了學校纔只五個年頭。當他在大學裏的時候，他是被稱為前進的，對自己肯負責的青年。如這個時代中一切有為的青年一樣，他有許多的好理想。這些理想，也許是從別人的嘴裏聽來的，卻由他自己在書本中探索着，再加上了社會中事實上正確的反映；於是就更覺得他的理想是好的。他時常就忿忿然地說：

「這是一個什麼社會呵！這是一個什麼世界呵！我們怎麼就能在這樣社會的中間活下來？」

他並沒有詩人的狂妄，所以他沒有想到一脚來把這個世界踢成粉碎，然後再憑着詩境的意想使一個新的世界重生起來。他只是更留心去觀察，同時也更努力去研討，他

時時這樣地說着：

「至少，在將來我一定盡我個人的力量，那怕是很微弱的……」

學校也正如一個社會的縮影，一切存在於社會中的卑劣行爲在學校中也是具體而微地扮演着。這時常就引起了他那長長的嘆息：

「中國什麼時候纔能好起來呢？就照這樣子……」

因為對現狀的不滿，多少人是把希望都放到下一代人的肩上了。這下一代的人，也正就是那些住在大學裏盡力裝載着知識的大學生們。可是這些大學生們，卻一樣地像在社會中；但是他們還不忘別人對他們的期望，而且時時也以此自負，但是有的是終日在校長教授的周圍轉，除開了可以得好分數，還可以弄到手一筆獎學金。有的還從這條路上得着好職業或是到外國去鍍一次金。有的想做學生會的什麼什麼就可以使用賄賂手段，有的因為私怨就可以向當局告密說某某是×××之類，因之被告的人就會被捉了去，丟在牢裏……許多許多事情穿過了他的眼睛和耳朵，在他的腦子裏印下了影

象有的時候他幾乎憤慨地叫着：

「這是什麼所在呵！」

當着他叫過了的時候，他張着眼睛環顧四周，正都是些年青青，好像十分有作爲的人，他只能搖搖頭，把眼睛再低到面前的書本上去。

「國英，你真用功呵！」

一個人在他的身邊說話，他不得不擡起頭來，看到站在面前的是政治思想史的同班。

「請坐，請坐，呵——」

他忘記了來人的姓名，雖然那個人親暱地叫着他的名字，可是那個人很聰敏地就接下去。

「我是李良材，你忘記了麼，你真是太用功了呵！」

於是那個人張開大嘴哈哈地笑起來。

「李先生，真對不起，一時忘記了……」

他露了十分抱歉的樣子，可是那個人卻毫不在意地和他說了下去。

「沒有什麼。同學的這麼多，那裏能都記得清你，——你今天怎麼沒有出席全體大會呢？」

「我沒有功夫，也不感覺興趣。」

「那麼，那麼，——昨天晚上工友送到的選舉票還在這裏吧！我是說，我是說，——」

那個人好像有什麼不便說下去的話，就很勉強地停止了，把那一對眼睛緊緊地望了他，好像在希望他不必一定要明說出來就了解纔好。

他卻從書桌的抽屜裏取出一張油印的長方紙條來，就和那個人說：

「你是說這張東西麼？」

「唔，是的，是的……」

那個人貪婪地望着那張紙，沈默了一些時候，（這沈默好像十分勉強的，因為隨時

那個人都像要張開嘴來說話，終於像是不得不說了：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到會，——這張紙也就沒有用，——不如送給我，我……」

「送給你做什麼？」

因為是第一次有的事，他有點迷惑了。

「送給我，省得犧牲一票選舉權，如果事成了，多少總對你有點好處的。」

「你說什麼！」

他猛然地叫起來了，他的臉紅漲着，他像受了別人的侮辱一樣，他真沒有想這個人竟然能把這樣醜惡的事在他面前說出來，於是他把那張紙撕碎了，一次兩次地從中間撕成兩半，漸漸地都成了小小的碎紙片，就送到那個人的面前，強自忍了怒氣和那個人說：

「給你吧！」

那個人絲毫不變顏色，沒有一點事的樣子，也不再說一句話，就默默地走出去了，他把那個人未關閉的門，拚命用力地推着，「砰」的一聲關上了，懸在牆上的一個鏡架同時也落到地上，摔成粉碎。

但是在這時候這種小事情一點也引不起他的注意，他只是憤憤地說着：

「這羣人怎麼辦？不是人是鬼，這羣鬼怎麼辦！」

他煩苦地思索着，怎麼樣能矯正這惡劣卑鄙的行爲？一時間他也不能安下心去讀書，他想起來自己以前的態度有點錯了，不該只是袖手旁觀，正應該加到那裏面去，纔能做個榜樣，使他們都好起來。

就在那一天晚上，當他從圖書館走向宿舍的時候，暗中就有三四個人故意地撞到他身上來，把他腋下挾着的書本和紙筆都撞落在地上，還說：

「走路怎麼不生眼睛！」

他不說話。他想得到這不是偶然的事，就俯下身去，把書一本一本拾起來，仍然挾在

腋下，向宿舍走去。他聽得見在他身後響着的哄笑。

那天夜裏，當他睡到牀上的時候，他又放棄了日間的想念。他還是要多讀書，多觀察，多沉思，他不願意混在這羣小流氓中間。

在牀上他反側了許久纔入睡，他卻是很安然地睡了，他做了一個夢，他夢見他是生
活在閃着金光的土地上，人都是安善快樂地活着……

61

走出大學的時候他正是二十五歲，——思想意識該雄壯得如一匹小牛。他和其他從大學走出來的人不同，他有着崇高的理想，這幾年中，這些理想都開了燦爛的花，他幾乎是焦急地等着這個時候的到來，因為他想着他要真的插進這個社會裏來，他就可以起始來改造這個社會。這些年來，由於觀察，他已經看出來社會的癥結所在，他自信自己大刀闊斧的精神，再能得到些同志，這個社會就將如意地在他的手中好起來，就不說整個社會至少是這個社會的一角，——他力量所能達到的一角。

可是跨出了學校，他就開在家裏了。他的家，本不是富裕的，幾乎是在等着他畢業後就大把拿錢回家的樣子，嫂嫂第一個就現出了難看的臉子，哥哥隨着也就不像從前那樣對他好。母親明面裏不能說什麼話，暗下卻安慰他。妹妹卻對他好，雖然他覺得妹妹所過的生活並不宜於像她那樣子的少女。

妹妹很漂亮，在社會的一面上有着她的聲名。她算是一個學生，可是她並不住在學校裏，時候都化費在交際上面去。她的衣裝和她的家境絕不稱合，她並不用家裏的錢；可是她是一個好心的人。

有一天，當着他悶坐在自己房裏的時候，她忽然走來了。那是下午兩點鐘，大約她纔起身。

「二哥，怎麼你總也不出去玩玩？」

他如從睡夢的沉思中被驚醒了，帶了一點倉皇的神氣，站起身來。

「怎麼，哥哥真是有點呆了！」

她嘆息着，隨後就也坐了下來。

她對於他有相當的信仰，雖然她不瞭解他，也不知道他。她心中總記着他決不是無用的人，自從他曾經勸過她一次（爲了她的生活），她就更覺得他不是平庸的人。那一次她說出來爲什麼要過着那樣生活的原因，隨着是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場。她總想着像他那樣的人閒在家裏真是社會的不公平。

「坐在家裏沒有味，到外面去更沒有味！」

「難道說人就是這樣沒有味地活着麼？看開了點，妹妹現在是沒有能力——」她停了停，看着他的眼睛也擡了起來，就接着說：「如果有力量，保管要哥哥高興！」

「我若是真高興了，你也高興麼？」

「我……」

她睜大了眼睛望着他，隨後就有眼淚湧出來，她用力搖着頭，頭上的短髮都飛揚起來，一邊喃喃地說着：「不管我，不管我……」一邊就跑了出去。

不久，由於一位遠親的介紹，他就到一個半官半商的機關裏做事。拿了那位遠親的信，從上午八點鐘一直等到下午兩點鐘纔等來了那位總辦。好像早已經說定了似的，那封信只看了一眼就被放到一旁了。隨着他就被問到年歲、學歷。他知道那個總辦是一個老留學生，還是經濟博士之類的；可是卻穿着袍子馬褂，搖頭幌腦的把大口的痰吐在地上。他心中狠狠地罵着，可是半年來的家居已經使他悟到一點存在着的社會了，他並沒有罵出口。他忍受着像被審問似的苦惱爲那總辦問了許多不相干的話，把眼睛翻着看他，再三問到他的主義與信仰。

「我沒有主義，也沒有信仰——也許我信我自己。」

「那纔好，那纔好，」那個總辦滿意地抓着鬍子，點着頭，「你倒不會投機……」

那一天，他就被領去見在這裏辦事的人們，他由總辦交給了主任，由主任再介紹給那一部分的人，一時間那麼許多的名字，結果是一個也沒有記住。他卻是高興的，因爲他看到所有的人好像都是那麼認真做着事情。他被安頓在一張寫字桌的一面，對面已經

有了一個四十多歲的辦事員坐在那裏。他暗自想一個新的生活從這一天就起始了。主任把一堆函件拿給他，要他分類登記，有必要的還要寫下大意來。他接過來，便起始辦着。

後來總辦走開去，大約又走進那間密不透風的總辦室的時候，這間房裏的空氣就有點兩樣了。那個主任先就打着電話，用洋文說，好像對方還是一個女人。主任自有其翻翻的風度，一面打着電話，一面照着鏡子。在鏡子裏面的一角上，照着坐在身後辦公的女職員，那個女職員正在抹粉，明主任的意思，笑了。有的劃着火柴抽紙煙，有的低低唱着皮簧，把戲本放在眼前，三板一眼地拿手指在桌邊敲着。坐在他對面的這個人，卻大大地張開嘴，打了一個呵欠，——有一個美妙動聽的尾音在空氣中迴蕩着。

「子老，昨天晚上又捧了一場麼？」

一個戴瓜皮小帽的搖着身子，邁着「臺步」朝那位「子老」走過來。

「沒有去，在朋友那裏打了半夜牌。」

「不知勝負如何？」

那個邁着「臺步」的人已經伏到「子老」的桌上，用戲中的道白說着。

「大敗而回！」

那位「子老」也裝着戲腔。

「勝敗乃兵家常事，後帳歇息去吧。」

隨着，他們就合唱似地哈哈笑了一陣。

他卻一直在那裏做他的事，也好像聽見別人低聲說到他的愚驕，可是他並沒有停止，把眼睛偶然擡起來，隨着又低下去。他的憤怒卻壓得他連呼吸也不能自如，他想着爲什麼要化錢養這些人！

「我自己一定要好好做，我要盡我的力量，我不能像他們那一羣人……」

他暗暗地在心中自許着。他是勤快的，每天上午不到八點鐘就來到了。簽到簿上總是他第一個人。下午呢，有時候就遲一點了，該是一點鐘到班的，因爲路途遙遠，差不多總

要過一刻鐘纔能到。他就在簿子上寫了準確的時刻，走進辦公廳，可是裏面還是沒有一個人。

這樣子過了兩三天，就有一个人趁便到他面前來說了：

「朱先生，下次來的時候請你還是把時刻簽得早一點纔好。」

他有點茫然了，爲什麼這人這麼和氣地對他說到這種不關重要的問題呢？那個人接着說：

「你來得早，不妨把時候簽得更早點，省得大家不方便。」那個人啞了啞嘴，又說：「你一個人寫了真實的時刻，大家都不好辦了，我想你新來，一定不大清楚。」

那個人不自然地笑着，隨着把簽到簿給他看，他纔注意到那些人都簽了同一的時刻。好像是一大羣人都在一個時辰趕到了的。

「你看，朱先生，你這末一簽，大家就都得寫晚些，將來查看起來，就有些人不大好看了。」

他纔恍然大悟。他真想不到在這上面也還有許多花樣。他不得已點點頭。他已經知道所有的人都拿眼睛在望着他了。

那個人道了謝又走開去，他把頭稍稍擡起一些來，許多人都露了一點微笑朝着他。

「幹什麼，大家不過都是混一碗飯喫——」

有一天，忽然他聽到一個老一點的同事發着這樣的議論，接着是：

「——又不是替自己的老子娘做事，用不着那麼頂真。大家飯，大家喫，誰也不必比下了誰。難說把事情做得多做得好，就會特別給總辦看得起？那纔怪，他沒有那麼長的耳朵，也沒有那麼長的眼睛，是不是？」

這話是不是爲他而說，他有點摸不着，可是他記得聽到這樣的話的時節，他的臉稍稍有點紅起來，他在心中已經有些兒反應，覺得自己真也不必那樣負責，那些人都混日子，自己又何必那樣出力呢？

第一次的理想像是失敗了，可是他自許着：

「我的位置太低下，使我不能有什麼作爲。等着時候吧，如果有一天，我有什麼好發展，我一定要改造這個社會，我不能容這個社會就這樣子腐蝕下去！」

陳秘書長回轉來了，繃着眉頭和他說：

「他們還是想見見局長。」

「幹什麼他們一定要見我，他們又有什麼花頭？」

「他們要求把開除的工人再叫回廠裏來，罷工期的工資照付……」

「什麼，他們這些人不是要造反麼？看看如果不負調解責任，要工廠把他們都開除，餓死他們，餓死他們……」

「局長和他們當面說一聲也好。」

「我不願見他們，告訴他們廠方不會喫這樣的虧，只是調解費人家就繳了——」
他頓住了，他想到說出這個數目來多少有些不便，就轉過話頭說：

「告訴他們，我忙着要緊公事，有什麼話要他們和你說，」他拿下了桌上的電話耳機，用手靈活而敏捷地撥着號碼，「依他們的想頭是辦不到的——喂，太太呢，請太太說話——你跟他們說去吧。」

「是你麼？——呵，我就要回去了，——等等我，——你說要到什麼地方去？——到手可是到手了，那些討厭的人卻繼續在我這裏……」

成爲了××的××局長，是當他的妹妹嫁給了一個要人之後，由那個人獨力推薦的。爲了一點方便他把國英這名字改成清澄，除開使別人知道他是在××大學畢業之外，再不使別人知道一點其他的來歷。最初若說他一定是十分高興，毋寧說他是含有一些難言的疚歉的。他時時想着：

「爲什麼我要靠妹妹的力量呢？我不也是一個正直的男子，至少也有常人的智慧，爲什麼我不靠自己的腦子和自己的手……」

可是那個好位置在他心中像金子一樣地燦爛着，那是值得人羨慕的，只要去做，就什麼都有了。而且妹妹不也是這樣和他說過：

「還要猶豫做什麼呢，你打算拒絕麼？我什麼不明白，我為什麼要嫁那麼一個可以做我的父親的男人？雖說是他可以給我許多許多錢，供着我化用，給我安逸的生活；可是我也有一點是爲了你呵！你在那裏做那麼小的事，到那一輩子纔可以出頭這樣，一下子你就可以做了局長，你可以離開哥哥和嫂子，和母親住在一起，你也該有你自己的家。好在我的身子也不必我來愛惜，這也都是命裏注定的……」

說着的時候，妹妹的眼裏還閃着一點瑩瑩的淚光，他也感激得像要哭出來了。

還有什麼話好說呢？好心的妹妹是把一切都坦白的說出來了。他想一個讀完了大學的人，在資格上做一個局長也沒有什麼缺欠。而且他一向不是正有許多理想麼？這些理想是要他能在稍高的地位上纔能實現的。

「爲什麼還要愚笨地拒絕呢，這不正是一個好機會？我可以起首來改造這個社

會——或是說，這個社會的一角。」

他答應了，他的妹妹隨着又給了他一筆錢。

「這做什麼呀？」

「你看，你不得做一點像樣的衣服，也得有兩個隨身僕人，再說你到那邊去，那裏不得用些錢？」

她好像比他更明瞭這些事，她又告訴他：

「請幾位信得住的朋友親戚去幫你——」

他還沒有等她說完，他就急躁地插嘴：

「我決計不任用私人，到那邊我一個也不換，我要給別人做榜樣！」

她只是笑，不再和他爭辯。他果然單身去了，舊任的局長交代之後，一些重要的職員就來辭職，他想着這也許是一種官派的作樣，就請來那些辭職的人，懇切地和他們說他是沒有一點私見的，儘管請他們安心做下去！可是那些人更會把要離去的理由渲染得

像樣一點，表白出離去的必要。

他不得已，只得還是請來一些相識，來補滿那些空的職位。

爲了尊嚴的緣故，他起始留了鬍子。

他每天依了規定的時刻來辦公，（還時常更要早些，）一切大小粗細的事都要經過他的眼和手，每天閒暇的時候，他要讀許多關於這一方面的書，充實他的知識，想着怎麼能挪用過來。他要清廉，勸誡手下的員司都像他這樣，每個想來見他的人他都親自接見，十分和藹而客氣地問着來人的事情，於是他就真的爲人辦事，一點不受其他力量的支配。

只有一個月的光景，他的精神就顯得不濟了。他是可怕地瘦了下去。而且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固執地避免公私的酬酢。這佔去了他一半的時間。於是許多事只好由他的員司們辦理了。他的手頭顯得枯竭，每月的薪俸不足他的用度。

他焦灼着，他不能從自己的手裏拿出錢來，也不便再向妹妹去張口，這該怎麼處置

呢？他好像沒有聽說有着這樣位置的人還要自己貼出錢來。

有一天，他還被市長請了去，和他懇切地說：

「老弟的能幹自然是這一等——」

市長說着的時候，高高翹起了大拇指，爲了那個要人的關係，市長對他一直是很親密的。

「可是本地的紳士們已經再三來說過了，說老弟的辦法都過於新了，有點不適合這個環境——」

他茫然不知指的什麼事，他靜心諦聽着。市長繼續道：

「工人們是不可以任他們的性的，這一次你使他們滿意，下一次他們還來，再說爲地方服務，也不得不顧一點『公意』那些紳士們人都還好，對地方上也熱心。再說這些工人們三天五天罷工，對於治安上也大有妨礙。——」

市長喘了一口氣，又接着說：

「中國的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子，書本上的學都問不能實用，什麼事不還得講求適合環境麼？老弟，你太年輕了，當初我纔做事的時候，也是想弄出點什麼來的。可是不成，不成，中國的社會就是這樣。這不是昨天前天的事，這是幾千年傳下來的。可不是——四千年？——五千年！」

這些話像飛着的蟲子一樣嗡嗡地在他耳邊響着，現在他是明白告訴人「此路不通」了。難說書本是錯誤的麼？法律是錯誤的麼？他這麼多年的理想是錯誤了麼？他想莫如換一個地方，換一個職務，可是他知道他所在的這個城市是中國的五大城之一，是十分開明的，是經新的知識的潮流洗滌過的一個城市。難說他真的願意離開這裏到內地更守舊更污濁的社會中去麼？

他告辭了以後，耳朵裏好像還在響着：「你也得和他們來往來往，他們都是當地很有力量的人，說不定將來還有什麼事要借重他們哩……」

這一些都是正確的話麼？也許是從經驗上得來的。這是一串過來人踏下的穩妥的

脚印，他是不是也要踏着這樣的脚印去走他的路呢？

他陷於難解的苦悶中，但正在這猶豫之中，就有一個女人成了他的太太。

那個成了太太的女人，最初是在一個宴會中遇到的。她年青，美麗，會說使男人沉醉的話。好像她還到美國住過一年，學得一切社交的禮節，能用流利的英語談話。（雖然常會有許多錯誤。）只有她的出身是有點不明，可是她有高貴的舉止，他想到低賤的人家不會有這樣的女兒。

他也到了該有一個太太的時候了，——從他的年齡和他的地位上看來都是如此。有了家室之後，就自然另有一番氣象。那個女人要嫁給他只是因為他的地位和預期的享樂，華貴的生活。最初那些天，幾乎是每天哭着和他吵鬧。

「我想不到這樣不如意，那個高興跟你過這樣的苦日子！你也張開眼看看別人，那一個像你這樣子沒有用？活在這世界上得不着一點樂趣不是白活了麼……」

「活在這世界上得不着一點樂趣不是白活了麼？」這句話的每個字清楚地在他

眼前排開了，他再三地玩味着，這不是一句平白的話，這是真理……

那個精明的陳祕書長，以他那整齊的步伐又走回他的面前，他絲毫不動地坐在那裏，只微微擡起一點眼皮來，把活動圈手椅稍稍轉過去一些，問着：

「那些代表們走了麼？」

「走了。我和他們說，如果他們再不肯服從調解，就先辦他們一個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

「這次他們那麼聽話麼？」

「自然嘴還是硬的，也有點怕，他們都走了。我還告訴他們，那些開除的工人已經沒有法子復工，因為局長一向對他們都是很好，幫他們的忙，這一次自然是他們自己走差了路。」

「唔，你說得很不錯，他們還是信服我……」

他的心突然沉重了，像有什麼壓在那上面一樣，他想是不是放在胸前衣袋裏的那張有着四位數的支票壓着他呢？實在是，那張支票該使他輕鬆的。太太不是很久就要買那件標價一千八的皮大衣麼？到手的數目，正是比兩倍的一千八百元還多一點。

回到家裏，太太幾乎是蝴蝶一樣地飛到他的懷中。她拿了那張支票，唱着，跳着，把嘴不斷地吻着他。她快樂了，她不再和他爭吵。在她的心目中，他已經不是一個那麼沒有用的人。

乘了一點餘暇，他想到圍着他的一切環境，安逸的也是固定的，有着難斷的韌性。這漸漸地貼到他身上來，要他不能說一句話，也不能動一動。它自有它的偉大，他自己卻漸漸地渺小下去了。他沒有那力量去打壞它或是推動它，他好像順水推舟一般被捲到那中間。

「我不還是很年青麼？我該再來下去！」

纔這樣地想了，他就覺得自己是十分疲乏，而且眼前舒適的生活向他招着手，他想

着只有任這個社會自己毀滅下去，一個全新的社會或許纔是理想的。

他心中又自問着：

「我還算是一個人麼，我還算是一個人麼？」

在這時候，太太卻打扮得像一枝花走出來，拉了他的手臂，要他隨她到一點也不知道的方去。

他不說一句話，只有腳在移動。

殘陽

一夜的寒霜凍滯了這十月天的早晨，躺在地上的空氣是靜止的，小河中的水像油一樣地凝着。也許要結冰了吧，落在水面上的蘆花，羽毛，甚至於灰塵，都不曾沉了下去。

他幾乎像一只球似地從他所住的那所房子的門裏滾出來，但是在臺階下就迅速的收住了腳，把手輕輕地撫着散了下來一根兩根的頭髮。在所有的教授之中，他原是以整潔，有禮貌出名的。他摸着那領帶，那是在每日的清晨太太爲他結的，好像還嗅着了她的膚香。於是他滿意地笑了，他起始安詳地走着路，可是突然他想起了些什麼，他便喃喃地，像着作法的道士在唸着符咒，起始咕噥着。

他的手背在身後，以每隻手的兩個手指抓了書的一角，走着的時節，他的身子搖幌着，好像他的腿已經沒有法子來支持他那高大的上半身。他的臉是大的，像加了酵粉的

麥饅，他那粗糙的皮膚，遠遠的就爲人看出那上面的毛孔。可是他卻是文雅的，有着詩人的氣質，和細弱的聲音。每個生人見了他，看了他那樣子，再聽了他那語音，就能低低地叫着：「天呵，世界上有這麼不襯合的事麼！」事實上這樣的一個人就站在眼前，他就是那個樣子，永遠以柔婉的聲音來說着話的。

他遲緩地在這路上走着，他還是不停地背誦着，有的時候他接不下去了，便把那本書拿到面前，焦灼地尋找着。他那皺着的眉一直到他已經找到了所要查看的纔能鬆下來，他凝神地把那一個字或是那一行仔細地唸過兩三遍，就又背着手，抓了那本書繼續地行走。

爲了一點點忙迫的心，和那烘着他寬大背部的陽光，時時還有一點汗珠從他的額間滲了出來。他看看腕上的表，知道離了敲預備鐘，只有十五分的時間。

.....

Better than all measures

Of delightful sound,

Better than all treasures

That in books are found,

Thy skill to poet were, thou scorner of the ground !

Teach me half the gladness

That thy brain must know:

Such harmonious madness

From my lips would flow:

The world should listen then, as I am listening now.

這是第三次他自首至尾地背完了這首詩，他的心鬆下一些去了，這時他纔停止了默誦，能閒散地把眼睛望到其他的事物。

草早已黃了，秋天也早已過去，草上的寒霜爲日光溶成明亮的珠子，熠熠地閃了微光。他低低地惋惜着：

「白白使一個秋天過去了，也未會寫下一行來！」

做了文學教授之後，是不得不把往日詩人的生活切斷了。他是到過外國去學「文學」的，他讀了許多書，想來在「詩人」之外還能造成一個多方面的「作者」。可是除了知道一些西洋文人的名字和著作以外，再能說起來的，就是那隱隱綽綽的什麼什麼主義的派別，與一些修辭學上的術語。他仍然沒有能在鋪着的一張紙上寫出幾個字來，雖然已經想好了在稿末該寫上作於牛津或是作於耶魯。但是所得到的卻是在另一方面，那就是說因爲做了一個大學文學院院長的友人的邀請，他就做了大學教授。因爲他的到來，一個原有的教授去職了。因這事件那院長引起了學生們的不滿，因之在學期之末也離開了。可是他呢，莫知所以地繼續了友人的職位，還爲一部分的學生所愛戴。事務上的忙迫，使他不得已不丟棄了詩人的行徑，但是他卻是高興而滿意的。

爲了一時的興致，他突然間想起了該吟出一首詩來追記這逝去的秋天，於是他思索着。

以什麼樣的形式來表出來呢？要如何來安排韻脚呢？他有點躊躇着了。他讀過不少的外國詩，他知道那不同的派別，可是這一時他不知道如何來表達他這一點靈感來了。也許因爲他知道更多的式樣，一時在他的腦子裏混了起來，有着莫知所從的苦衷。

他極力地使心平靜下去，他想以最自然的形式出之也好，他就誦出了：

一片葉，一朵黃花，

更一縷輕烟。

秋日的天如海藍；

.....

正在高興的時候，預備鐘響起來了。他知道還需要他五分鐘的步行纔可以到達課堂，他就不得不中止了他的吟哦，急速地走着。

「別人怎麼能說我荒廢了自己的工作呢，我是多麼忙呵，我有多少事情要做……」一面走着一面自己想了，他爲自己尋得了適宜的寬恕。待他走上課堂的那座建築的高高石階時，上課的鐘聲就響起來了。

他匆匆地走進了課堂，沉重的脚步使地板發一點吱吱的聲音，於是把那本書放在講桌上，空茫地望了前面，用英文說了一聲：「早安！」

面了他的講臺，稀疏地坐了十幾個學生，有男的也有女的。因爲這間課室的寬大，他們是各自檢選了對自己最適宜的座位。有的靠近了窗口，沉靜地望着窗外——望着秋日的白雲和落下的葉子（不能來說他是不應該的，因爲他是學「文學」的。）有的把書架在面前，頭卻伏在桌上。（自然這個人是坐了最後一排的一個坐位上。）女的卻多忙碌地織着毛物，她們是那麼聰明與嫻熟地，不必用眼睛看，少數的微微動着嘴唇，好像在暗記着針數。

當着他明朗地說過了早安之後，那些學生們雖然也像回音似地應了他一聲，可是

仍然沒有一點改變他們的樣子。他低下頭去，用嘴吹着桌上的灰塵，然後輕輕地把書本放下去。他用誠懇的眼光望着他們，他很少碰到也在望着他的眼睛；於是他用力地把手掌抹着自己的臉，好像在說：這樣是可以提起精神來的。但是當他把手掌落了下來的时候，對着他的學生們仍是安然地那樣坐着。他又有一點氣憤了，他把兩隻手的手指絞在一處，那麼用力地絞着，好像不絞斷一根兩根是不甘心的樣子，隨着大聲咳了一聲。

這顯然是生了效力，有的緩緩地把頭轉了過來，有的把臉從書本的後面擡了起來；可是那些女學生們仍然在織着，因為她們只要把頭更仰起一些來就是了。

「今天我們要談到雪萊關於他的名作 *To a Skylark*——」

他像牧師一樣地講着，微微把臉仰起些來，他的眼睛望着屋頂。（他記得當他在外國時候，那個以研究雪萊出名的老教授 C——講到這首詩的時候，就是這樣的姿式。）他好像在幻想中憧憬着那 *Sky-lark* 在空中翱翔；可是真被他所看到的，卻是一隻吐着細絲的蜘蛛，在屋頂上爬着。他覺得十分厭惡似地，把頭就低了下來。

「你們知道 *Spirit* 是什麼？我不知道中國到底有沒有這種鳥！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譯纔合適。」他像是十分煩惱地搖着頭，然後就像含了無限歉意地說：「真沒有辦法，在中國什麼都缺少，字也不夠用，我有時候都不知道該怎麼樣活下去纔是！」

說到這裏，他就巧妙地轉了題目：

「就說天氣吧，雖然這樣的天藍氣清很合一般人的脾味；可是對於我——我不是詩人，不過是一個喜歡詩的人，卻感得倫敦是更好的。朦朧的霧，是多麼富於詩意呵，像在美麗的夢中，像穿過了蒙着淚眼所看到的景物……」

他極力想使他臉部的肌肉如何纔能適合地表現出「美景當前」的樣子，他微微地閉攏了眼睛，把兩只手掌合起來放在胸前。學生們也好像是沉靜地隨了他的意念在想着，追隨着他個人的幻想。突然間一個男學生打了一個噴嚏，像驚雷似地震醒了他們的畫夢，有的人隨着就哄笑起來。

他也是猛然地張開了眼睛，含了一點愠怒似地朝了響着聲音那一面望過去，他的

臉更紅一些起來；可是他卻沒有說一句話。（他有點弄不清楚這是不是該受責備的事）爲了要鎮下去這還未完全停止的笑聲，他把聲音更提高一點說：

「這 Sky-lark 總是一種鳥，會飛的，長着翅膀和腳，也許是很好看的——」他頓了頓，又說：「你們明白了麼？你們那一個知道這種鳥的中國名字叫什麼？」

坐着的學生們都變成沉默的，不來給他回答。有的人低低地在嘴裏咕噥着，卻不出聲。

他又繼續着說：

「這首詩是 Shelley 的名作之一，還有 Ode to the West Wind Music When Soft Voices die……」

他一口氣說了許多詩的題名，有時候爛熟地背誦出來第一行或是第一段，他自滿地望着那些像蹲伏在他腳下的年青人們，以他自己驕傲的眼睛來說着：你們明白麼？這都是高深的學問呵！

「外國詩也是和中國詩一樣的必須要背誦。譬如這一首，我就能背得出來：

Hail to thee, blithe spirit!

Bird thou never wert——

That from heaven or near it

Pourest thy full heart

In profuse strains of unpermeditated art.

Fligher still and higher

From the earth they springest,

Like a cloud of fire:

The blue deep thou wingest

And singing still does soar, and soaring ever singest.

他用了抑揚頓挫的聲音在背誦着，有的時候他是用了所有的力氣在喊着，有的時候卻更微細地，幾乎只爲他自己所聽到。他的聲音在顫抖着，好像當初那個詩人吟哦的時節也用着顫抖的音調。他的臉也是隨着他的聲音在變化，有時他眼睛和鼻子間的距離遠了，有的時候又近了。他使他們都知道詩是深奧的，不是「凡人」都可以懂的；而且還要使他們知道讀詩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

但是當他背到：

What thou art we know not;

What is most like thee?

下面他卻突然間忘記了。他焦急地在心中想着，該是什麼呢？隨着他就依了上面兩句的意義來想着下面該是什麼。可是他的腦子像是實着的，一點也不能思索的樣子，他

終於又把這兩句重複地背了一次。

What thou art we know not;

What is most like thee?

他仍然是不知道，他煩躁地搓着手，已經有汗水在額上滲了出來；可是他忍着那微癢，也不去用手絹擦乾。他看着那些對了他一張張的臉，這一時好像都是十分注意似地，把眼睛瞪大了望着他。這些眼光都在擠着他，要他無處藏躲似地，他記起早晨不是已經背得很好了麼？爲什麼一下子就會忘記了呢？

他搖幌着身軀（他記着小的時候這樣子搖着可以把忘了的詞句想起來的），他的心不能寧靜下去，時而把整個的身子的重量放在左脚上，時而又放到右腳上。他轉過身去，把背向了學生們，用手掌擊打着額部，忽然一把抓住了頭髮。可是他突然想起來那是多麼光整的，就立刻用手理着，順便把額上的汗用手掌抹了一下。

他又轉過身來，苦笑着說：

「唔，唔，腦子真——真有點不中用了。也許我——我昨天晚上睡得太晚，所以，所以精神太壞……」

這時候他纔掏出手絹來從容地擦了一回。

「沒有法子，你們知道那個在上海出版的××雜誌麼？他們一定要我寫一篇浪漫詩人，其實——其實要是用英文寫，用不了三個鐘頭就可以寫完。偏要我用中文寫，那可真有點麻煩，我從十點鐘寫到早晨四點鐘，還沒有寫到兩千字——兩千字不到；我真生氣了，我不想給他們寫；可是昨天上午他們還打了電報來催稿子。沒有法子，精神不濟，連這麼熟的詩都背不下去了……」

他一面說着，一面就翻開了桌上的那一本書，於是他就接着唸了下去：

From rainbow clouds there flow not

Drops so bright to see.

As from thy presence showers a rain of melody:——

當他把這一首詩都讀完了的時節，他感到了無比的輕鬆，喘了一口氣，就說到了詩的作者。

「雪萊是生於一七九二，死在一八二二，他是在意大利的海邊淹死的……」

他說到雪萊的身世，和他兩次的結婚，還把那兩個女人的名字端正地在黑板上寫了出來。他說到雪萊的詩的偉大，他兩次爲表示一點尊敬與親切把雪萊叫做「雪翁」。

（這當然是與把莎士比亞叫成莎翁一樣的意思。）可是他想起來一直到他死了的時，候仍然是很年青，就不便那樣叫下去。（其實如果他有正確的理由，和相當的引證，討論到雪萊也是可以稱爲「雪翁」的，詳細地寫成一篇文章，也許就可以得一個博士學位。）

他又想到說讀外國詩也需要背誦的話，可是立刻想到今天說這樣的話有些不適宜，就停止了。他隨後瞟着那些聽他講解的學生們，有的是把遮在前面的書本也攤倒了，

把臉頰斜伏在手背上，發出輕微的鼾聲。女學生們手中的織品已經增加了相當的長度，他們像是一直也未會停止過工作。

「你們還有什麼問題提出來麼？」

他終於像每次一樣地把這句話說了出來。其實他並不一定真的在希望那些學生們有什麼問題來問他，他不過是提醒他們說：「你們還在課堂上呢，你們應該注意一點教授的存在。」

這樣的話好像是有點效用，居然每個人都懶懶地把眼睛擡起來望着他；可是卻都是那麼無神，有的趁勢就關上書本，因為他們知道這差不多是快要到下班的時候了。

果然鐘聲就響起來，有的學生們拿了書本站起身來；可是他卻十分安穩地給着下次的課程。那幾個站了起來的人莫可奈何地又坐下去，記下來他的 assignment。

他說完了，向着課室的門走去，隱隱地好像聽到了對於他的議論；但是他並沒有回過頭來望一望，當着他跨出門了的時候，就用了更大更快的脚步走向休息室去。

他並沒有走進已經廢棄了五六個人的休息室，卻急速地走入鄰近的電話室，匆匆地就取下了耳機，他要着教員住宅二十四號。

「呵——是你麼——Dahler——馬格利脫——我的小——」

那面的聲音起初就有點不對，可是當他一口氣說完了這許多字的時候，纔聽出來接電話的是王媽。

「王媽——你去找太太來，——我要和她說話。」

他有一點氣憤了，他想着爲什麼她不像每天一樣地等候着他的電話呢？可是王媽卻還說：

「太太告訴過我說她有點不舒服，一個人到太陽底下散步去了，囑咐過若是沒有要緊事不必去找她。」

「我要你去，——你怎麼能和我說這樣的話！」

他氣沖沖地幾乎把手中的耳機也丟到地上去，果然就聽到那面耳機放在桌上的

聲音，他纔滿意地耐心地等待着。

「早晨她還不是好好的麼？爲什麼這一刻就會不舒服起來？」

他暗自想着，近來，他覺得她有許多舉動是爲他想不通的。「她不過也是一個女人，他時常想着，「爲什麼連一個女人的事也弄不清白呢？」

耳機裏這時候卻響了熟習的聲音，他急忙答着：

「Darling——有點不舒服麼？」

「頭痛——現在好了點沒有——不要再那麼怕喫藥——兩片Aspirin就會治好了你。」

「不許你那樣不肯聽話，Darling——我還得上一班——不要曬多了太陽——回頭見！」

上課的鐘聲已經充斥地裝滿了那隻空閒着的耳朵，他就急急放下耳機，走向樓上的教室。

到了十點鐘，他這一天的課程就算是過去了。他高興地挾了書本，自己整了一下領帶，輕輕地拂去了落在肩上的白粉屑，就向着他住的地方走去。他永遠記着詩人應有的氣質，安詳地邁着步，即使有人如何匆忙地走在他的身後，他也不曾忘記應有的身分和態度。

走過夾在兩排高樹的路中，偶然聽到烏鴉的鳴叫，他擡起頭來望着，從疏落的樹枝間望到架在那上面的鳥巢，那些烏鴉卻是在更高的空中一行飛一行叫着。這使他想起了五年前自己寫出的名句：

「烏鴉翻個筋斗，在天上，

那難以捉摸的——生之謊！」

這兩句詩，幾乎是刻在他的心中。這是被一個權威的詩人認為最有哲理，最完美的兩句。那一下子他就被尊為天才，他自己也覺得真是一個天才的。

因為想到了詩這一類的事，於是一面走着，一面就低下頭，看着堆積在地上的落葉，成爲枯乾的，焦黃的，爲往返的行人踐踏着，一點靈感在他的心中滋生出來了。但是這靈感卻是異常的飄忽，捉摸不定，他就停下了脚步，倚了樹幹，把右手伸出來，張開手指，正像想抓着什麼的樣子。

一直到聽見上課的鐘聲，他纔倉促地縮了手，急急地走回去。可是並沒有被他抓到什麼，雖然他已經想到把落葉比成人生，以憐憫的語調給落葉以同情。當着他走着的時候，因爲匆忙，就以更重的脚步踏着。

當着他轉到可以望見他的住所的那條路上，他就用心地望着在窗戶中間是不是有一個美麗的頭已經伸了出來望着他，像往日一樣的顯然？他是失望了，他什麼也沒有望見，他就更急促地走着。

到了門前，他以一大步跳上了五級的石階，猛然間就推開了門，這舉動發出了較大的聲音，立時就聽到樓梯有人行走的響聲，可是從那上面倉促地跳下來的是王媽，並不

是他所想見的人。

「太太呢？」

「出去繞灣呢，說就回來。」

「在什麼地方，你知道麼？」

「您不用去找，就回來。您看，那不是回來了麼！」

王媽說完拉開門，果然看見她一個人遲緩地走回來了。他沒有迎出去，卻反自回到自己的書房去，忍着跳躍的心，坐在沙發裏。

他聽得見她走過來的聲音，他故意不看過去，隨着嬌嫩的聲音就起來了：

「Honey，你纔回來麼？」

她的身子，是緊跟了她的話跳到他的面前，一下子伏在他的懷中了。

立刻他就高興地露了笑容。

「馬格利脫，Darling，你到什麼地方去着？」

「我不是頭痛麼，就到網球場東邊去散步，正巧看到潘先生和高先生打球，我給他們做裁判。」

「姓潘的是那個化學助教的小潘麼？」

「就是他，他打得一手好球呢！」

「唔……」

他沒有把話說下去，可是他的臉立刻成爲陰鬱的了。他的心中想着：「單巧又是這一個潘先生！」

有許多日子了，這個潘先生的影象就像生了鏽的釘子一樣地插在他的心中，他知道這個潘先生是年青的，又生得漂亮，可怕的是他正是一個沒有女人的男人——一個自由自在的單身漢子。

記得最初他們認識了這個潘先生，她就說：

「看這個人多麼有趣，像小孩子一樣的！」

「唔，真是，不過像是纔走進大學的一年生。」

可是最近呢，每次提到這個潘先生，他定然要毫不隱諱地說：

「他是多麼無聊，一行詩也不懂，真是俗人，一千個俗氣，一萬個俗氣！」

女人爲顯出特有的倔強的執拗，就會和他說：

「爲什麼這樣子罵人家，人家原來也不是學文學的。」

「不學文學也不能像那樣俗氣，誰都該懂幾篇詩，誰都該會怎麼欣賞偉大的作品！」

他真的有些氣起來了，他的臉更紅起來，眼睛也像是突出來，如同在生着氣的青蛙。

看到這樣情形，女的就故意巧妙地轉開了話頭，說到一些最瑣碎最無味的事情，於

是他的心就平靜下去，很有趣地和她說着其他的事了。

但是無論如何他們總算是美滿的，快樂的結合。女的也是在外國住上幾年，說起來

還是××大學的文學碩士，做過使人驚訝的論文，題目是「紅樓夢中之女性。」雖然在

結婚後她就對一切事都不感興趣了，（只有對家政是例外的，）可是有的時候仍然要

露出來她並不是一個平凡的女人，她也有高深的學問。當着那個叫做 Masfield 的在英國被稱爲桂冠詩人，她就驚訝地賣弄地到她的丈夫面前說：

「喂，你看！我們女人也做了桂冠詩人。」

「你是說那一個？」

「Masfield 那個寫短篇小說出名的，我還讀過她的『The Garden Party』」

「那一個早就死了，這是一個老頭子，叫 Masfield。」

「是麼？」她搖着腦袋，但是當着她再仔細地想了一下，就自己打趣地說：「我說呢，死人還能復生麼！」

可是對於像她這樣的女人，也很可以不必苛求了，能知道一個近代的作家也就是不容易的事，（也許因爲是女的，所以纔特意刻劃在腦子裏）但是她還算是一個能幹的家主婦，她精明地料理一切的事，同時還用着適當的方法使他高興地度着日子——正像一個善於調度的車夫適宜的使着他的馬匹，跋涉着展在前面的途程。

現在，她是溫柔地把身子緊緊靠了他坐在那張長沙發裏，——每天當着他下了課回來她都要這樣子給他需要的安慰的，他的手也從背後伸過來，抱着她的身子，正像一個粗大的花苞，抱着一叢還未展開的嬌嫩的花瓣。

他們的眼睛微微地閉起來了，這使他忘記了一切的事，他不記起來那麼一個姓潘的人，這一早晨也像十分滿意地過了來。他想把那有一點粗的氣息忍住了，於是所有的都是美好的了。

他們正是過着舒適，爲人欽羨的日子；在社會上還有着相當的身分。他正如同一個善於經營的商人，已經化去了相當的數目，造成了自己的身分，現在是等着利潤的歸返。但是有一點使他覺得不平的，就是那些沒有到過外國，沒有進過大學中的文學系的，居然也狂妄地討論着研究着文學上的諸問題。

「他們配懂什麼！他們配懂什麼！」

有時候他是這樣憤慨着，可是當他自己提起筆來的時候，那枝筆就有了千斤的重

量他下力地從許多本書裏得到材料，卻沒有法子表現出來，他煩惱着，不知道爲了什麼，但是仍然是滿意的過着滿意的日子。

那天他和他的太太舒適地喫過了午飯，預備稍稍休息一下，就去實行每日必有的午睡，（這是聽了一位醫生的勸告，說是下午的小眠很能增進健康。）

他如往日一樣走近了那架留聲機，他把裝着唱片的小箱打開來，他翻着查看，到都翻過一轉的時候，他就突然叫了起來：

「我那一套悲多汶交響曲呢？」

「什麼，你是說特別裝在一個本子裏的麼？」

「是呵，我從美國買回來的，你不是聽過麼？」

他急躁地這樣說着，好像有什麼大不幸已經來了。

「呵~~~~」她把聲音拉成長長的，顫動着的「我想起來了，前天上午潘先生借了去。」

「潘先生他爲什麼能借去，也沒有我的允許，那唱片中國都買不到」

他這樣憤然地說着了，她也記起來他一向的性情，從來不肯把唱片借給人一張的。他對於所愛的唱片幾乎比自己都重要，他不要別人動，（甚至於他的太太動起來的時候，他也是惴惴地用委婉的話使她放手。）他特意買來用細竹削成的針，因爲這種針是不會使唱片受損害的。

「他說過，三兩天就還回來。」

「三兩天，一刻也不成！」

他說完了，急沖沖地向着外面走去，可是她一把拉了他的手。

「你到那裏去？」

「我自己去要回來，我……」

「Darío 睡一覺，我回頭就要王媽去要來，何必要你自己跑一次。」

她拉了他的手，溫煦和善地和他說着，他的心早就不能安下去，除開爲人借去了心

愛的物件，而借者又恰巧是那個潘先生——像狐狸一樣壞的人！他好像已經看出來不少的事情，他想在她的面前瞪着眼睛，逼視她兩三分鐘，看她是不是要變了臉色？可是若是她的臉漲紅了該怎麼樣呢？他會追問更多的事；可是即使更多事都被他問出來了，女的也毫不隱諱地說出來了，那又該怎麼辦呢？他的地位，他的事業，和他與她一向的生活。他沒有法子再想下去，他只能把一切都忍住了，聽從她的話，任着她緩緩地把他拉進了寢室。

「好好睡睡吧，Darling，你的精神近來不大好——」

在說着的時候，一張溫軟的嘴就印在他的嘴上，他睡到牀上，她爲他妥適地蓋好了被，於是又輕輕地在他的眼睛上吻了一下，就自己睡在另一張牀上。

在平時，他是很快地就會睡着，爲了飯後的疲困，時刻地使他垂下了眼皮。今天卻有些兩樣，他的心就始終沒有能靜下去，他想着許多事，許多可能和不可能的事，他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入睡。他聽見她輕微的鼻息；可是他自己卻時時翻轉着身子，牀下的鋼絲在

發着聲音。突然間他爬了起來穿了鞋，悄手悄腳地走出，把大衣加在身上，就急匆匆地向着教員寄宿舍去。他幾乎是半跑着的，他遇見了在路上散步的學生們也沒有安詳地打着招呼，他走到了那座房子，一直就走進那個潘先生的住室。

那間屋子是空着，沒有一個人，什物凌亂地堆積着。他搜尋着，在牀下的地板上找到了那本燙金字的唱片冊，他就氣憤地罵出來：

「這混蛋！」

他輕輕地撫着有一點灰塵的封面，像是對着久別的兒女，然後仔細地把每一張都取出來仔細地看了。在地板上他看到了用過的鋼針，他好像就看到唱片上的紋路都劃得深了，也寬了。他忿忿地不知要捶打一回什麼纔好，他就在一張紙上寫着：

「從此請你死了心，屬於我的一切永遠也不會來到你的手中。」

在那下面他巧妙地簽了名，可是他又怕他看不清，失去了作用，他就又寫一張，在下面一筆一畫地寫了自己的名字，隨後就滿意地走了出去。

他的心平下去了，走在路上的時節，他邁着勝利者應用的步伐。他想着這番警告是恰當的，對於那樣的人，他該用這種方法。他想着到必要的時候，拳頭也是很有用的。

遠遠的有一個人從××樓跑了出來，那是一個年青的，有着好身材的人；漸漸地走近了，他纔看出來正是那個像狐狸一樣的潘先生；

[Good afternoon, ×先生！]

那個人快活地露了笑容和他打着招呼。

[Good afternoon Mr. Pang.]

他也是含了笑，十分和藹地回答着，任着那個人像一陣風似地從他身邊捲過去。

他還半旋着身子，把右手舉起一點來招搖着；然後繼續着他那平穩，整齊的步伐，向着他自己的家走去。

殘敗的，深秋的陽光照了他，微微地使他的心感覺到一點溫暖。

賣笑

那高大的建築，在南京路口像蹲伏着的一匹原始時代的野獸，面對了浮在水面秋葉似地一排排吐着濃黑色烟的軍艦商船。江水的面上，漂着腐敗的果皮，雜草，細碎的煤屑，和閃着彩色的油質；在一條船過來之後，水在拍拍地打着兩岸。如喘着一口氣似地，白色的水氣從那黑管裏冒出來，響着刺得破天的聲音。街車汽車在光滑的柏油路上更迅速地溜着，祇有那洋車夫還是照樣流滿了汗，上氣不接下氣的跑。這嘈雜好像能使一個人的神經沸騰起來，可是那建築因為自身的龐大，就很莊嚴地在那裏矗立。

這建築是有十四層樓的，最高的是如金字塔式的屋頂。在這裏面有許許多多不同的組織，關於政治的，商業的；最下面的一層是有店面的 Retail Stores，爭奇地佈置着窗架。這樣高的樓的交通，是除去了水門汀的樓梯之外還有兩個上上下下的電梯像垃圾

箱一樣地把乘客們拾進來又丟出去。

魯陽從十二層樓的電梯口鑽進來的時候是海關的鐘敲過十二下後的三分鐘。本來他一聽見敲着第一下的時候，心就活搖起來了。急急地整理結束還沒有完畢的文件；到了十二下敲過之後他就拿了帽子走到門口，這時候纔想到不該沒有收拾好就跑出來。他回頭過去，看到同事們都還沒有立起來，他祇好懶懶地回去，自言自語地把一切都弄好，纔又慌慌張張朝了電梯口跑來。可是已經站滿了人的電梯，也沒有等他的招呼，就一直開下去了。

——還是自己跑下去罷！他心裏這樣想着。常是等得不耐煩了，情願使自己的腿多受一點苦。每次走在中途，就看見那電梯翩然地上去又下來，總是比他更快。所以，這次他不願意爭這口氣了，他知道妻是怎樣等他快些回來，等他回來一同喫過飯到車站去接她的父母。他決定在等下一次的電梯了。

看看人又是多起來，還好，他能保持着優越的地位。等到電梯又在他站的地方張開

嘴來，他好像一點力量也沒有用就被擁到裏面去。心都像是沒有着落了，那電梯一直把他們送到下層，大家纔又從裏面爬出來匆匆地走向街上去。中午的太陽，正直直地照着。

這時候，正是一個個懷了輕快的心緒從辦公室裏鑽出來。爲公事佔了身子的人，到星期六的下午就該像纔從主人手掌裏飛出來的花鴿一樣欣忭。覺得是該散一散心了，該痛痛快快玩一下了，若是可能就立刻把所有煩勞，不快的事都忘去也好；雖然是星期一的早晨又該自願地，如翹翔後的鴿子因疲倦飢餓而飛回主人的手掌似的跑回使人頭痛的辦公室裏去。

汽車，也失去了特有的速度，祇有叫着，任憑那駕駛的人是如何心急和不耐煩。本來是麼，那許多有職業的人，都在這一個時候湧到街上來；又都是急急地想快些回到自己的家裏去。電車呢，擠得滿滿的，熱烘烘的背互偎着，汗透了每個人的衣服。最享福的還是在街上走着的人，因爲近江，身上吹着涼爽的风。可是誰也不能這樣，祇要想一想如此大的一個城市，從商業區到居住區該用多少時候。

炎人的陽光，路上一塊塊地潤着黑色的流質。那是瀝青，攪和着一點賤價換來勞力的汗珠。在印度巡捕的臉上，也是光油油的，熟練地指揮着往來的車馬。就是在這樣忙亂之中，有的汽車就在這路口的一家大飯店前停下了，走下來的人，走到涼爽適宜的廳裏去，揀了近街的窗前坐了，安嫻地露了一點得意，舒服的笑來，嘴裏嚼着 Fruit Salts，看着外面慌亂的情形。

纔走到街上來，他就被有一點熟習的聲音叫住了。

「喂，魯陽到那裏去？」

他停住脚回過頭來，看到一個和他年歲彷彿的男子，正從一輛嶄新的雪佛蘭車裏走出來。

這人，他一看就記起來是中學裏的同學，而且也很好過一陣的均平。早就聽說均平得了碩士回到中國了，現在××銀行擔任副經理的職務。偶然間地在路上也遇到過，因為均平總是坐在汽車裏，又因為魯陽常是設法躲避，所以一直還沒有交談過。今天是很

奇怪的汽車在這路旁停下來。

「啊，均平，是你呀！」他也祇得打起精神來走過去和那個人握手。

「真是好久不見了！」均平露着很親熱的神氣。

心裏明明知道很清楚在成就上懸殊的地位，所以就存了自慚形穢的意念，處處覺到自己缺乏自然。更深一步，對方的友情，也以爲有點驕矜的惡意了。

「你怎麼會在這裏停下來？」

「忽然間汽車出了毛病。」均平說着，從衣袋裏掏出一方手帕來，抹着臉上的汗，「你現在那裏？」

「就是這裏面的一個貿易公司。」他指着那在他們旁邊巍然的建築。

「很得意罷？」

「有什麼，勉強能活下去就算。」魯陽的嘴角上浮着苦笑。「你什麼時候回到中國？」

「我麼？」均平用右手數着左手的指頭算着，「差不多五個月了。」

和朋友說着話，他竟會把急着要回家去的這一件事忘記了。看着在身邊匆忙地走過來走過去的人，他立刻又記起來。

「我想我就要走了。」

「沒有什麼事，我們一同去喫一回飯好麼？」

「那——那不必了，你住在那裏？」

「××路八十七號，你呢？」

「我，你在辦公時間打一三七五二的電話找我好了。」

「那末，再會！」

「再會！」

告別了後就急忙地走向電車站，正有一路的電車停在那裏。他索性跑起來了，等到他跑到，那車已經開駛了。

他還隨着車跑了幾步，想賣票人把車門打開，可是沒有一點用，賣票人肯定地搖着

頭。他祇好悻悻地回到停站的地方。

他的心充滿了不安，想着能快些回去，反遇到事事都不順利。你看，這不是七路，六路，二路，一路這麼多時候也沒有。這麼多人，都停在這裏，一定都是要乘一路的啊，來了，這機會他沒錯過，車纔停下來。他就扁了身子擠進去。

喘定了一口氣，就又把均平想起來。那是多麼風采煥發的一個青年，穿了最考究的衣服，還有一根入時的手杖。就說那一點小小的鬍鬚，又是多麼漂亮。真是在好運中活着的人，倒是應該像那樣。自己呢，由中學出來，父親就因為營業上的失敗，破產之後，人也愛憤着死去了。留下他在寵愛中養起來的獨子，也不得不依附了妻的家裏。由妻的父親供給着在大學畢業，還為他在上海找了一個職業，又把小小的家庭在上海安置好。受了旁人的恩惠，心中自然有一種感激；可是賜與的人常希望着在嘴角上掛了千謝萬謝，尤其是她的母親更叨叨地要他成爲一個伏在他們身下的馴羊。妻本來和他是很好的，現在也有一點變樣了。她每次看到那些能給妻許多錢的丈夫，就羨慕，結果是埋怨他不該沒

有大的進展。爲這些事，他真覺得頭痛了。妻的母親又常是兩星期三星期從杭州到上海來一次，總是把愛煩不快帶來。妻爲着顯出對於自己父母的孝順，就逼迫着他一句使老人家不高興的話也不能說。而且，還不許他露了哭喪的樣子——這就是說要他常是笑着。天啊，這怎麼受得住呢？可是真若是不受這壓迫，他就能立刻子然地成爲一個單身漢子。妻的容貌不仍然使他很熱烈地愛着麼？而且她在他的心中永遠也是可愛的。爲了一場重病她的母親有三個月沒有來上海了。因爲病後，所以她的父親也伴了來。在他這是極不情願的一件事，可是妻的吩咐是很明晰地記在腦中。

——這是什麼一種生活呀！他幾乎叫了出來。

真也是，把不情願一定成爲情願的，是使一個人的心該如何地痛苦呢！妻在性子好的時候這樣說：「有什麼法子呢，親愛的，老人的話總不好直接駁倒的。使你受了委屈我的心裏也是不高興，祇要你想着是爲我忍受着就好了。」說這話，也許還給他一些溫柔。若是在她也不耐煩的時候，這樣的話就不容情地說出來：「不能養活自己的妻子能算

是一個人麼？一家老的小的對你是怎樣，你自己不想一想。說你這一點話就不高興了，好有勇氣什麼地方都好去！在這時候就是他真的去自殺，她也不會去勸阻的。

車過了靶子路的時候，乘客就漸漸地少了。他走到一個空的座位上坐下。迎面就坐了一對年輕的男女，很親密地說話，把從公司裏買回來物件翻來覆去地看，他深深地羨慕他們中間的柔情和如初苞的花一樣的青春。同時自己也追憶着初婚時和妻的感情。現在是不容人的歲月和生活磨煉得頗像很上了年紀的人了，什麼都覺得一點厭煩疲倦，一閉起眼來，就湧起了死板板的數目字和千張一樣的提單。就是有時自己打起高興來，碰巧妻也是拖了冰冰的臉。

「你看，容，你總是這樣的神氣！」他仍然裝成從前做慣了的臉，故意像小孩子一樣地把嘴撅起來。

「什麼神氣？」妻把要放在箱子裏的衣服一下就丟在沙發上，回過頭來，仍然沒有一點笑容，兩眼筆直地望着他在等着他滿意的解釋。

「我是說——我是說你總像不大快活，而且而且對我也是太冷淡了。」他也把纔從朋友那裏借來的法朗士傳放下，滿臉堆了笑，稍爲露了一點不安。

「什麼，我冷淡了？你要我怎樣纔算是不冷淡了你？」不知她那裏來的怒氣，一步步地在向他發洩了。

他知道當她說了如此的話，最好是不不要和她爭辯，等她把所有要說的說完，氣也消了，就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他把頭低下去，望着地板。果然她又接着說：

「又怎麼樣算快活呢？我們也都不算小了，還要做出那種膩膩的樣子，不怕孩子們看見要笑死麼！再說，你也是一個做父親的人了。還要裝了小孩子的臉，也不怕自己難爲情——」

「容，你對於孩子們想到的太多了！」他忽然忍不住插了一句說。

「什麼，孩子是我一個人的麼？他們不也是『爸爸，爸爸』地喊着你麼？你以爲是要我一個人負責麼？那可就是你的妄想了。就說你，在自己所做的事業上一點也不知道進

展，天天看這些文學書會有什麼用！」她的氣好像更大了，聲音提高些，把他身邊的書拿起來丟到地上。

這是誰縱任她使她這樣地凶暴呢？他一點也不知道；可是自己會變成這樣懦弱，一句話也不敢說，真是想也想不到的事情了！

默默地把書拾起來，他再把手帕掏出來拂下去附着的灰塵，故意做成了沒有事的樣子。可是妻呢，不但氣沒消，反是更大的樣子，也坐到沙發上去。孩子們叫她也不應了，要不就是把一些喪氣的話說出來。

「不要叫我，祇當我死了！」

於是孩子們也就哭起來，女僕走上樓來，哄着孩子們到樓下去玩，樓上祇剩了他們兩個。

都不說一句話，可是空氣並沒有緩和一點下來。他就要在最適宜的時候，到她的眼前，說不少賠罪的話；同時她更有些對他的限制，要他一一答應了，她纔稍為露了一點笑

來，說着：「你這人真把人氣死！」

聽見了這樣的話，事情的嚴重性已經沒有了，他要把那本書包好，立刻要在第二天送還給朋友；暫時地，再幫助她做一些家中瑣事。

什麼事情都完了，他纔能跑到沒有一個人聽見的地方，大大地嘆一口氣。

車到了××路口，他又跳下來，匆匆地向××里走去。走到自己的家門，輕輕地敲了兩下，女僕就把門打開，抱在女僕手臂裏的露兒，迎着他叫着「爸爸，爸爸！」

「媽媽呢？」他也裝了孩子的樣子問。

孩子的手舉起來，意思是說在樓上，還把小嘴撮起來。

「媽媽生氣了？露寶寶真乖——」

他正在用手指劃着孩子的面頰，突然間妻的聲音響起來了。

「回來這樣晚，還不快些走上來！」她是從樓上的窗口探出半身來氣沖沖地說。

他沒有回答，也沒有敢朝上面望；就急急地跑上樓去。

「要你早一點來，反比平日更晚了！」

「你不知道實在是路上遇見一個老朋友，又等好半天的電車——」他一面說着把帽子取下來，上衣也脫去。

「又把衣服和帽子放在椅子上，孩子們弄壞了，你又該窮叫！」妻忿忿地把衣帽替他掛好。

妻已經把衣服穿得很齊整，好像就等他回來喫過飯就到車站上去的。

「火車要兩點十分纔到呢。」他好像自語地說。

「你看看現在幾點鐘了？」妻指了懸着的壁鐘。

這時候兩個針正都指在一點的上面。他的心裏想着，妻爲焦急而生出的氣忿，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了。

女僕走上來請他們到樓下去喫飯，五歲的林兒也跑上來牽了他的手，他們一齊走下去，在不十分歡快的情緒中喫過了一頓飯。

妻祇喫了一淺碗飯就跑到樓上去。等到他站起來的時候她已經洗過臉塗好脂粉走下來了。雖然是二十七歲了，裝扮起來仍是很動人。稍有一點黃的臉色，已經用人力描抹得紅紅白白的了。就是生過兩個孩子，身軀也還是很窈窕。她又特意把新做的紗衣穿上，在一些些風的吹動之下，真像一個天女了。

林兒還正在飯桌上任意地喫着，看見母親打扮着下來了，從椅子上下來，跑到她的眼前，一下子撲到她的懷裏。

「媽，你到那裏去？」用了含冤的聲音說。

「這麼油油的手，都弄到我的身上來了！」她立刻想把身子退回去，她叫着女僕：「楊媽！你快領了小少爺去洗洗臉！」

被女僕捉了手的孩子，死也不肯走地抵拒着，嘴裏嚷着：「我也要去。」

「林兒，不要鬧！就要回來的。」他在「傍哄着。」

「我也就要回來的，你們是看戲去！」林兒張開大嘴哭起來了。

「不要哭，我們去接外公外婆的，他們帶來好多好喫的東西呢。」看着孩子那樣傷心，他又說着。

可是他的話沒有一點效力，孩子仍是哭着甚至於坐在地板上。

「好，林兒這樣不聽話，是要討一頓打了。」她恨恨地指點着抹了一臉眼淚的孩子。

「不要管他！我們走吧！」

從家裏出來，心中總有一種說不出不安的味道，隱隱地還聽見孩子漸漸微弱的哭聲。

走出里口，看看錶，時候已經是一點三刻了。祇有二十五分鐘，一點時候也不能再耽誤了。

「車子若是誤了班就都是你的錯——」在車站前，下了洋車，走進去，她還在埋怨着。

他買好了月臺票，走到等候從杭州開來的車的月臺上，正響着火車進站的鐘聲。

他沒有談什麼話，祇是露出了得意的樣子，朝她望了一眼。

機車喘着氣，把列車緩緩地拖進站裏來了；然後它高高地叫了一聲，纔靜止下來。

他們很留意地望了火車的窗口向前面走着。在尙離有三四丈的頭等車窗裏探出

一個近五十歲男人的上半身來，向他們招着手。

「在那裏了，」妻立刻加快了脚步，向着前面走。

「什麼地方？」由於短視的原因，他茫然地問着。

「隨我走好了，眼鏡也不帶出來！」她也不望他，儘管邊說邊走着。

在妻的身後走上車去，從草帽邊的鬚髮上，癢癢地流下一條汗水來。

「媽，您好了啊！」妻向了她的母親叫着，露出笑容來。

他也向他們問好，裝成了滿心快活的樣子。

妻的父親仍然是那樣高，那樣胖；還是留了很像一個軍官的鬚鬚。她的母親卻是很

顯然地看出比從前瘦了許多，因為外皮寬弛了，所以臉上橫橫豎豎地加了不少皺紋。從

前，他一看見妻的母親的臉，就覺得可怕，不快，總說是她臉上生着橫肉；現在肉是沒有了，可怕的样子，仍然十足地露出來。這是什麼原因呢，他簡直是說不出來。他想着這也許是被貓嚇破了膽的老鼠，就是看見一隻泥塑的貓，也是怕得腿都酥軟了的道理。

「爸爸過夏也好，一點沒有瘦，」妻說着，被贊揚的人用手摸着脫了頭髮光亮亮的腦袋，很高興的神氣。

「您一共有幾件行李？」這是他問了。

「沒有什麼，天太熱不大好帶東西，祇有五件。」她的母親緩緩地說，就這樣也聽得出有一點氣促來。

「有五件！」他有些喫驚。

「沒有什麼笨重的，上面不是有兩件，這桌上還堆着三件。」妻的父親用手指點着。上面兩件是兩尺長的藤籃，桌上有一件小皮箱，一個蒲包，還有一束帶有污泥的鮮

看見這些東西，他縐着眉頭指揮了脚夫搬下去，他們也一齊走下車來。在藤籃裏也是裝滿了喫的東西。他真有一點發愁，他們來一次林兒大小總要病一回。

「我總想看您去，因為家裏沒有人照料，離不開身——」妻傍在她母親的身邊，一面走一面說着。

「唉，我真是二世爲人了！」妻的母親很傷感地說：「你近來也瘦了。」每一次，她的母親總要說她是瘦了，真若是這話可信，她老早該成爲一個皮包骨的人。

「紫容真也會打扮，像一個十八九的姑娘似地！」她的父親像在告訴她的母親，然後很粗壯地笑着。

「可不是麼！」妻的母親也在附和着，帶着如春風一樣的笑。被說着的妻，稍稍露了一點窘，臉也微微紅着，低低地說：

「媽，爸，總是取笑人」

祇有他是一個人，手裏提了那小皮包，關照着搨了物件的腳夫。

「孩子們怎麼沒有來呢？」走到車站的門口，妻的母親好像想起了一件大事似地

朝妻問。

「在家裏呢，大熱的天，帶出來怪麻煩的。」

「怎樣，瘦了是胖了？」

「那——那到不能說，天天看見怎麼說得出。不過，卻很好，沒有一個生病。」

「你們真是不好，孩子也不知道關心。」本來是兩個人的談話，現在是把他也加進去了。

他故意加急了兩步到汽車行去租車。

到了家裏，林兒仍然是懷了滿腔怨憤撅起小嘴來。妻的母親這時正在把尙抱在懷

中的露兒的臉拚命地親着，像是想咬下一口肉來纔快意。如這樣表示對於嬰兒的愛來，他是老大不高興的，可是他又不說出來，祇是背了身子看着窗外的天。她的父親這時正舒適地翻着當日報紙，坐在沙發的上面。

「媽，您不累麼，先睡一下罷！」

「可不是麼，有一點累，坐坐好了，我一看見外孫孫就不知怎樣高興了。」她的母親這樣說，坐到椅子上，左手搖搖拍着胸部，「林寶寶怎樣的了，快到我這裏來。」

這時纔注意到躲在桌子後面的林兒，被注意到的孩子，反倒退縮着，不肯動一動的樣子。

「去吧，外婆叫你就去吧。」他轉過身子來說。

像要洩盡胸中的積鬱似地哇一聲哭出來，撲到妻的母親的懷裏。

「寶寶，有什麼話告訴我。」半命令半安慰地說着。

「媽媽不帶我去接你。」林兒帶哭帶說着。

「真是媽媽太不對了，怎麼不要孩子出去呢！」裝成了替孩子出氣的口吻說。「你們看，這次來林兒真的瘦了好多。」

「一天就知道胡吵，亂喫東西，那能不瘦呢！」妻這樣說。

「孩子這樣小，他自己知道些什麼，一定要你們好好地管啊！」妻的父親幽閒地擡起眼來說。

「不要氣了，寶寶，等一會把帶的東西給你喫。」這是她的母親低低地向着林兒說。果然，聽到了這麼好的消息，林兒露了一點高興的樣子了。在這時候她說：

「林兒，大熱的天，不要儘靠在外婆那裏，隨我去洗臉罷。」

孩子真的就乖乖地隨了母親去，把抹得滿臉泥汗的臉洗乾淨。

能說妻的母親對他們是不好的麼？或是說她是一個沒有好心腸的女人？這一點也不應該，她實在不是這樣，她很愛她的女兒，也就愛他們所生的兒女們。在她的愛中，一點也沒有虛偽的分子存在，甚至於可以說是完全純潔的；而且好像她的愛是在過度的進

展之中。因為過於愛了，所以她總希望着嫁出的女兒在夫家能享有一切精神與物質之滿足，祇要看到或是聽到一點缺陷，她是比身受還要痛苦的。為這樣的緣故，她是比任何人都更殷殷地盼着魯陽在事業上能立刻有極大的發展，像他父親那樣的家勢再在他的手中起造起來。焦急促成的氣憤，為魯陽之沒有顯明的進展她是常常不客氣地說着了。雖然她自己有這力量，把錢這一類的東西多多給他們一些；可是這總覺得有一點不舒服。她並不是吝惜，她像想着受施與者的難堪，和那在心中應該堆得像山一樣高的謝意，該真像山一樣地壓着他，使他一口氣也喘不過來。想想在家裏自己的女兒如何是在嬌養中長起來，現在呢，常常看見她要像和僕人一樣地做事情。在冬天的時候，女兒的手不也是凍得一條條的裂紋，滲出血來了麼？為這些事她的心總是不安，因之對於在這樣的生活中的女兒更該加以異常的愛護；一方面對於她認為無能為的魯陽，更把刺耳的話說出來。

若說他呢，也不是一個懶惰不圖長進的人。把讀書是看得和喫飯一樣要緊，也沒有

養成一個偏僻者的習氣。他喜歡讀一切的書，而且對於裏面的意旨也頗能領略。在從前，也有過讀一生書的志願，那時妻和妻的父母也頻頻稱讚着。到後來，環境逼了他自己抓破自己的夢，走入一般人的漩渦裏。他並不是把任何一件公事不能做完善的人，可是他不知道怎樣使一個經理拍着他的肩，說一句誇獎的話。就是這樣，他已經覺得是很勉強的了，因為有的時候他自己的情感還不能完全在自己的意志支配之下發洩。看見身旁的人笑了，他也不得不笑；可是在他的心裏就有一種隱痛。在他以為很能遷就着周遭一切的人了，旁人仍然要把他看成一個不應該在現代社會中生存的人。有的時候他也忿忿地想過：「算了罷，何必在這世界裏整天地裝哭裝笑！」可是怎麼樣纔能逃開這世界呢？他一想到在這世界上還有他戀戀的，他就祇有認定還是忍耐下去吧的方法。

131

因為把從杭州帶來的食品一部加到晚餐中去，所以比平日要晚了半小時纔喫到嘴。大家都很高興，妻更是在異常的興奮之中，絮絮地說着這樣菜許久沒有喫着，那樣菜

味好的話。他祇是一口口把菜飯木木然地喫下去，反覺得不如平時那樣有味。有時妻的父親誠意地請他喫一點，他也以為有些譏諷的意味。雖然沒有喫一滴酒，可是比喫着酒的妻的父親的臉還要紅一些。

喫過晚飯一些時，妻的母親，就去睡了。像往常一樣地睡到他們的牀上，他和妻的父親到夜裏就該歇到樓下客堂的帆布牀上面。鬱熱的天氣，到晚來纔有一點風；可是這風是祇在樓上的人纔能覺到。屋頂的涼臺，妻怕脚步的聲音會打擾她的母親的安睡；樓上呢，又為睡覺的人佔了去，更是不許有一點聲音；他們祇好都聚在樓下，有着如日間一樣的熱氣。到這時候，蚊子又嗡嗡地飛出來，在人們不經意之下，它們可以飽飽地喫一口血去。

妻把露兒安置去睡了，女僕在廚房裏洗碗筷，林兒是坐在他的腿上，聽着外公講梁山的故事。爲了免去更多的蚊子，燈並沒有明起來；可是在外公吸着雪茄煙的時候，就有

一點小小的光明，在這光明之中隱約地看出了軍人型的面容。坐在父親身上的林兒，暖

地裏數着這光亮次數，終於，模模糊糊地入睡了。

正在這時候，妻從樓上下來了。

「林兒睡了，怎麼辦呢？」

「放到樓上去罷，他的牀我已經預備好了。」

在妻的回答中，好像有一點「連這樣小的事情也不知道做」的含意。

他站起來，把睡着的孩子，抱在手臂上，一步步走上扶梯。到樓上，沒有一星燈光，他慢慢地探着脚步走，很幸運地沒有弄出一點聲音來。把林兒已經安然放在小牀上。把紗帳也放下來，他纔像走進來一樣地提了脚步出去。

可是，也許因為他不是像方纔那樣沉心靜氣，一脚正把痰盂打翻。正想緊一步走出去，妻的母親已經坐起來問着：

「是誰呀？」

「我，我，」他像是做了大不應的事，吞吞吐吐地說着。

「魯陽，你小心一點不好麼？這麼大的人，難道說連幾步路也走不好！」

本來是有若幹的話想說出來，可是想一想，還是不要爭辯吧，他匆匆地又下樓去。

住了八天之後，他們纔又回到杭州去。像重又放回水中一條魚，他立刻感到說不出的自如來。自從他們來，他就伴了妻的父親睡到樓下去，夜間常是爲成隊的蚊子擾着了。雖然妻的父親也和他一樣忍受這苦；可是他每天是要到一定的時候走到辦公室去，強自睜着疲倦的眼。到晚間呢，遇巧她的母親興致好，就要不知所云地談到半夜之後，就是沒有一句話說的他，也必須在那裏陪伴着。他祇有感到更疲乏，生活更無味。仍然是像被審判一樣地被盤問着在辦公室裏的情形，知道他還是沒有什麼大的變動，就大大地嘆一口氣，像是對他的將來已經到了失望的地步。因爲知道這是必然的事，反而不覺得什麼，祇把頭低下去。在其他方面，妻和孩子們的衣服又有新的增加起來，室內的用具也有許多新的替代了舊的，看到了這些，除開如一般人所有的小小欣悅之外，還覺得像吞下

一隻針那樣刺心。他爲這些就要裝成賈子一樣地不說一句話，呆子一樣地悠悠笑着，任憑人家用如何毒惡的話來宰割他的靈魂，他也不能哼一句。

他們走了之後，妻的性情也看出好一點來了，一天他說：

「容，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每次你的父親母親來我總覺得不像平日那樣的舒服，自然。」

「我也看得出來，老年人總是過於喜歡說話。」她說着走到衣橱的前面，「魯陽，你看這件衣服好麼？」她取出一件衣服來向他問。

「什麼時候做的？」

「就是上次隨了母親在先施買的料子。」她很得意的樣子。

「唔，唔……」他點點頭，知道再沒有抱怨的地步，嘴角扯出淒然的笑來。

凜寒中

風把纔落到地上的雪捲起來，露出了那暗灰色凍結了冰雪的地面，那上面有大車輪轍和畜生蹄子的印跡。天是那麽早，只有從時計上纔知道天要快亮起來；可是什麼還都看不見，和深夜沒有一點分別。那麽冷的天，沒有一個行人，崗位上也是空空的。狂風在叫着，在把雪吹成柱子一樣地衝上天去，但是還是落下來。在這樣的時候，很容易使人覺得天空是永遠也不會再亮起來，永遠要吹着這麽冷的風，這世界也就是要在這昏暗寒冷之中下去。可是漸漸地，像是有了一點光亮，可以看得出地面上人物的模糊輪廓。這光亮是從遙遠的天邊爬上來，那麽微弱，幾乎使人不能辨認了。

天上的黑雲堆積得如惡漢猙獰的臉相，那麽可怕，好像每個春天裏常有的藍天是絕不會有的了。空中飛着的雪，纔降下來的和從地上吹起來的攪成一片，沒有準定的方

向，只是昏洞洞的如降着茫茫的濃霧。

從遠處有隆隆的聲音起來，像有無數的鼓被槌打着，又像夏日裏的震雷，那聲音漸漸地近了，轉過灣來到這條街上，卻是一列趕早的大車。那一共有十幾輛，都是馬拉了，有的只有一匹馬，有的是除開那匹「駕轅」的之外，還有一匹或是兩匹在前面拖了。畜生們鼻子裏冒着白氣，直直地噴到空氣裏來，黏在毛上的水氣，立刻就在那上面結了一層霜。流下來的口涎，順了嘴角淌着凍成了冰條，更像冬日屋瓦上的簷溜。它們在努力地跑着，有時候把頭仰起來，把鐵蹄子踏到堅硬的路上。有的忽然滑着，兩隻前脚一齊跪下去。把手縮在袖筒裏的車夫，到那時候不得不伸出手來扶到那畜生的後股上，支了身體的重量。他還一定要罵着，跳到地上去，拾起來掉到地上的鞭子。那畜生的頭頻頻地仰着，可是它卻用不上氣力，鼻子裏更多地噴出氣來。

「喂，幹什麼不抽它一鞭子，難說它是你的爹？」

阻在後面的車夫這樣地叫起來，爲着不要一個畜生的爹，這個車夫就把鞭子在空中

中揮着，響着清脆的聲音，像一個小炮仗。那鞭子兜了一個很好看的圈子，打在畜生的身上。爲了這疼痛的好刺激，那畜生果然站了起來，半瘋狂地向前跑着路。那個車夫隨着跑了兩三步，只一跳，就安穩地跨沿坐上。

這羣車夫們，偏着身子坐在大車的左沿，每個人都是穿了一雙笨大而暖和的「烏拉」。他們的身上披了沒有熟過的老羊皮，從那灰濁的毛色，就可以看出用過的年月和所有者的身分。蓋在頭上是裏面縫了貓皮的毡帽，用帶子紮在下頰那裏，留心一陣大風會吹掉下去。迎着風的臉色，幾乎如曬在太陽下的豆醬一樣，毛孔也都像是比平常人要粗大一些，他們時時把那老羊皮的領子向上提，或是把頭縮向下面去，想使自己的皮肉和這寒空接觸的部分成爲最小的。每個人靠近嘴部的鬍子或是毛，也都結了很白的霜或是冰。

大車是在不平的路上走着，他們的身軀有一點顛起來，放草料的簸筮比他們還要跳得高一些。那隆隆的聲音是隨了車輪動起來！他們還在吆喝着，笑罵着。

沒有光亮的早晨，靠了弔在車下的油燈，發出小小的一圈光來。

這十幾輛大車就是這樣地向前跑着，趕着頭一輛的車夫，也沒有隨時指揮着那畜生如何走法；可是那畜生卻像什麼都知道，翻起了蹄子跑着。

始終沒有說一句話的，是從後面數第三輛上的李二爸。他有四十歲。嘴邊的鬍子像火燒過的草根。他坐在車沿上，手也是插在袖筒裏，把鞭子用手臂夾了。他的眼睛像是很深沉，有什麼樣的思索在纏了他，所以他是一點也不畏縮地挺直身子，面迎了風雪。

突然，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從他那車板上堆着的羊皮褥子裏探出來，用可憐的語氣說：

「爸，明兒還是回家睡吧，這天夠多冷，這一宿我的骨頭都凍斷了，家裏的熱炕是多麼暖和……」

這孩子說話的時節聲音在打着抖，可是李二爸卻沒有聽見。孩子忍了冷，伸出手去牽牽他的衣服，等他回過頭來，還是說着纔說過的話。像一匹野獸似地，李二爸咆哮起來。

「小雜種，幹什麼不好好挺屍，瞎他媽的叨叨，就該一鞭子抽死你這狗×的！」

他的眼睛冒着毒火的光亮。孩子趕又把頭縮進去，因為忿怒沒有着落，就狠狠地向着地上吐了一大口唾沫。

忽然拉了他這輛車的馬，也為路上的冰雪滑倒，他幾乎整個地從上面翻下來，那畜生卻很健悍，立刻又跳起來，繼續走着路。

「媽拉個巴子的！」

他把鞭子向着畜生的身子恨恨地抽了一下，順口就罵了一聲。

可是他像記起來在畜生失蹄的時候，有鏗然的聲音在響着，他想到那定然是銀元落在地上纔有的聲音。他記起來昨天晚上她給他的錢，急急地把手插到懷裏去摸。他沒有立刻就找到，他的身上冒了一陣子汗。一面在尋找，一面自己在想着是放到什麼地方。口袋是空的，藏在裏面的小褡褳也是空的，他想着一定是落在地上了，他拉住了馬，從車上跳下來。

「幹什麼又站住啦？」

跟在後面的同伴用粗暴的聲音叫着。

「我丟了點東西。」

「爸，你丟了什麼？」

縮在皮褲子裏的那個孩子，又把腦袋探出來。

可是他並沒有回答，急急地順着來路跑回去。他的神情異常慌張，露出來希有的嚴重。

「二爸，丟了什麼傳國之寶？」

一個在取笑地說着。

「八成把老婆給丟了！」

又是一個粗聲地笑着說。他的心像是被這笑聲和這些話刺透了，他不敢擡起頭來，他的心中想着他們一定是什麼事都知道得很清楚，他有點恨狗子那孩子，為什麼要說

出來昨天晚上沒有回家去睡呢！他想罵那粗聲笑着他的人，可是他的嘴好像已經不能明明白白地說話，他只是讓嘴在那裏噤住。

不經意地，當他俯下身去，把手放在後腰，就觸到了一件圓而小的硬東西，這驚喜蓋住了他的全身，他把手伸到裏面去摸着，從褲帶裏掏出來那一個亮晶晶的銀元。雖然沒有太陽也沒有月光，那光輝是憑想像也看得到的。他的心這時候纔伏伏貼貼地在胸中舒展開。

他的手握了那銀元，向着他自己那輛車走去。

「喂，找着了麼？」

「找到了。」

「到底你丟的是什麼鬼東西啊？」

他覺得有點不好張口，他不能告訴他們他是因為一個銀元着了這麼大的急。而且這錢是有難說的來路。他像是聽見許多人都在低低地笑着，雖然那笑的聲音是很低，可

是到了他的耳朵都那麼大。

「H-Y——X-E——」

他沒有跨上車去他就這樣叫着。那畜生懂得他的聲音，就又起始走着。

他趕到前面，就跳上去，跨沿坐了。

他們順了每日所走的路行進，轉過一條街又是一條街。真真是有一點更大的光亮，他看清楚連韁繩上也有雪白的霜，他的鼻子凍得像是已經不在他的臉上。他的身上也是酸痛，這是從前所沒有的事，他記來昨晚那一晚凍得十足着實，他整個的身子像使不出一點氣力似地。

「狗子，你餓麼？到前面給你買張煎餅。」

他的手還是插在袖裏，只是扭轉了身子，用肘臂碰着一堆皮褥子。

「我不餓，爸，我還是冷，身上不得勁。」

他又沒有話說了，他看看那鑽出來的污穢小臉，他的心像是不知道被什麼恨恨的

咬了一口。

「睡裏邊去吧，太陽出來就好了。」

於是他又望着前面，前面沒有太陽，滾着那麼多那麼濃的黑雲的天，能不能有太陽出來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在跑着的這一大蹩車，突然站住了。因為沒有留心，來不及把伸在袖子裏的手拿出來拉住韁繩，每一匹畜生幾乎爬上了前一輛的車板。差不多都這樣嚷着：

「幹什麼站住啦——喂，你怎麼不帶住牲口？」

他們伸着頸子朝前看，隱隱約約地看到前面一羣穿灰大氅的兵，還有兩個是騎在馬上。靠後面的三四輛車，纔轉了馬頭想順原路跑回去，就砰砰地響了兩槍。騎了馬的追過來，把馬鞭子向着他們沒頭沒臉地抽，嘴裏還在罵着。

「媽拉個巴子，甕犢子×的，跑什麼？有點差使就想溜，看你們今兒個再跑，就拿槍湊死你們！」

一個就把背在身上的馬槍架在手中。

被馬鞭打的地方像是用刀割着口子，痛到心裏去；但是又不得不把馬撥過來。在地上也跑過來兩名兵，每個人檢一輛跳上去。

「走吧，都抓住了！」

在後面騎着馬的人這樣叫了，於是這一系列車又起始走着；可是不像以前那麼高興，就是畜生也不是像方纔那樣跑着。

到晚上，疲乏的馬懶懶地拖着車向歸家的途中走去。父親和兒子都是提了餓肚子。他的手背上還有一條滲出血來的傷痕，已經凍成深紫的顏色。他記得兵士說這是爲人民的，運子彈去打鬍子；可是他卻不知道自己爲了什麼。這一天他沒有一點東西喫下去，只把飲馬的水喝了兩口。若是草料可以下得嘴，他早就喫了。那孩子卻機伶，檢着草料裏的黑豆，放到嘴裏去，又是那麼少，連小小的孩子的食量也不能滿足；所以那孩子到這時候餓得連哼着的力量也沒有，只是臥在車板的上面，摸了摸身上的銀元，還是又硬又

圓的那裏。

他不說一句話也不吆喊，那畜生認得回家的路，漸漸地把脚步也加快一點。

那匹馬一直拉進了大院的門，到車棚子底下，就停住了脚。他沒有能跳下來，只可以說是溜下來的，把手推了臥在那裏的孩子。

「喂，到家啦，起來吧。」

孩子把臉伸出來，可憐地說：

「爸，我餓壞啦。」

「媽的，我不也是餓着麼？誰叫今兒個喪氣，遇見這羣王八羔子！」

「你把我抱下去好麼，我像是爬不起來。」

「呸，自個兒滾下來吧。」

那個孩子卻還沒有動，又把頭縮進去，他也沒有管，把鞭子放在車上，慢慢地把車支好，把馬下了套。

他把馬拉到馬槽那邊去，槽裏倒好草料，那畜生貪婪地嚼着。他又走到空車那裏，連皮褥子帶孩子，都挾起來，向着朝東的房子走出。

他跨進了一間沒有掌燈的房子去，到了炕邊，就把孩子放下去。一個婦人的叫罵突然起來了。

「瞎了眼的，把什麼砸到我身上來？」

這是孩子的媽，揉揉眼睛，就坐起來了。

「連燈也不點，纔黑天，就他媽的睡。」

他坐到炕沿那裏，吐了一口唾沫，這樣說

「你真瞎了，那不是燈麼？」

婦人指了指放在牆角木桌上，只有豆樣大小光亮的油燈說。

「別說廢話啦，把火弄大點，有什麼喫的也拿一點來。」

「你成餓死鬼了！」

婦人說着走下地來，捻了燈火，從桌子底下端起沙鍋來。

「媽，我餓——」

從那皮褥子裏鑽出微細的聲音來。

「你們今兒個怎麼，難說沒有喫晌午飯？」

她把鍋放到煤球爐子上，回過頭來說。

「可不是麼，還白拉一天！」

他說着，狠力地把拳頭在炕沿上捶一下，臥着的孩子霍然地坐起來了。孩子望望他，又望着母親的背影。

「粥熬了沒有媽，我餓得熬不住！」

「吵吵什麼，照這樣也不大難，天天回家要喫要喝，可又三天兩頭拿不進錢來。」

他聽見這樣氣恨的話，立刻仰起頭來，他像是有話對她說，可是又說不出來，因為他想到這一天卻是沒有拿進一個大來。

可是他的心中卻在想着，這女人近來的性情是改過了。她常是像對老狗一樣地吐責他，也不管孩子的事情。雖然說是爲幫點家用纔拿她自己的身體來出賣，可是日子過得也並不顯得一點富裕。到了沒有錢的時候，她又常是最煩躁最不安的。她不像從前那樣肯受苦，她常常抱怨，她還說過要不是有那個冤家孩子，她早就和他散了夥。

「媽的你也敢，老子剝不掉你的皮！」

那時候他聽到這樣的話，真是氣沖了天，把口唾沫吐在手掌裏搓弄着說。

「算了吧，現成的王八你還充老子呢！」

在女人的眼裏，他更不是人了！他的腦袋裏像是冒出火來。

「你敢罵老子？」

他挺起了胸，逼到婦人的身前，把手指了她的臉說。他是準備好了。只要她再說不中聽的話，拳頭是饒不過的。

「你想想，這是罵你麼？」

他當真就想想了，立刻知道了無理由把拳頭落在她的身上，就一句也不響，躲到一旁去了。

這一次，他看在冒着熱氣的高粱米粥的分上，也把怒氣壓下去了。

餓了一天的，一老一小雙手捧了碗粥喫着，那孩子忽然翻起眼睛來問：

「媽，有點鹹菜麼？」

「什麼，還要喫鹹菜，看你爹能管得飽你幾頓粥喝！」

女人露了不屑的樣子，烤烤手，把水壺放在爐口上。

他聽見這句話，把眼從粥碗上擡起來，瞪大了眼珠子望着她；可是她就站在那裏，知道他在看着也並不畏縮，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裏。漸漸地，他像是又想到了什麼，把眼睛低下來，接着把粥送到嘴裏。

喫過了飯，他的身上覺得有一點暖意，坐在炕沿上，懶懶地打了一個呵欠。孩子也用污穢的手揉着眼睛。

她收拾着用過的碗，放到水盆裏，也沒有洗，就兀自坐在那面的凳子上。他實在是看不過去了，再也忍不住，就用粗暴的聲音說：

「連碗也不想洗麼？」

「人是肉長的，難說還不許歇歇！」

「你做了什麼，值得這麼累？」

他的氣憤並沒有下去，他說話的時節顯得有一點口吃。

「反正我是拿得進錢來的，總不像你，回了家找老婆要喫要喝！」

「你說什麼，雜種×的？」

他站起身來，走到女人的近前，把眼睛筆直地望了她。

「罵人幹什麼，有話說呵！又是牲口又是人，照這樣子下去還禁得住麼！」

「難說我願意？」

「我也沒有說你願意呵，可是就這麼巧，單單輪到我們苦人身上？」

「還有一大羣呢，我們那一串一個也沒跑了。這年頭正是有錢人喫窮人的年月。」

他的氣沉下一些去，因為他想到若是有了錢，老婆也就不會這樣。

來。

他又坐到炕沿上，很覺有趣地把煙袋啣在嘴裏，吸了一口，讓白煙從嘴唇的縫裏冒出來，隨後用手架了煙管，那咀子離開他的嘴，他的嘴有滋味地唾着。

她站起來狠狠地朝地上吐了一大口唾沫，轉過身去洗碗。

他在炕幫上磕去煙灰，又把烟袋放回腰間，懸到帶子上，沒有留意她的舉動。躺在炕上的孩子已經睡起來，他就抓了那皮褥子，替他蓋在身上。

他拿了水碗，就着爐上的開壺倒了一碗水，纔捧到手裏，她就翻起眼睛來叫着：

「喫飽了就灌，你不知道我那水有別的用麼？」

「你管得着我喝水麼？」

「都喝完了我就不用洗把臉啦！」

「他媽的，洗臉要緊還是喝要緊？」

他跳起來，一步就又站到她的面前。

「那也好！就這樣亂頭亂腳的樣子，明天就該喝西北風。」

這他纔像從夢中醒過來似地明白了，他搖着頭，大大地嘆一口氣。他沒有話好說，慢慢地挪動着腳，坐到牆角的木凳上。

她用抹布擦乾了碗，就從凳子下取出一只露了黑鐵的臉盆來，倒了熱水，起始在洗着臉，他在望着，心裏有點說不出的難過，他聽到寒風撲了窗紙的聲音。

他望着她洗完了臉，把水粉抹到臉上去，把胭脂絨沾些水擦着嘴唇。他什麼也沒有想，什麼也不能想，他也忘記了抽煙。忽然他記起來手背上的傷痕，自己看着，覺得疼痛，那血有過胭脂一樣的紅色，可是已經變成黑紫的了。用這隻手，他又來摸着身上的銀元。

待她打扮完了，真就加上四分俊俏，忽然他想來聞聞她的臉。

他和她說了。可是她立刻板起臉來。

「要是那樣我也就不做這勾當，給你一個人開心取樂，將來做三口餓死鬼！」

看到她那臉色，他的心念早就冷了下去，他在望了她，好像在等了她什麼樣的一句吩咐。

「時候已經不早啦，你也該——」

他並沒有等她把句話說完就走過去，抱起來睡在炕上的孩子，拔腳向外面走去。可是這時候正在熟睡的孩子驚醒了，像是已經知道是怎麼一回子事，哭着用哀懇的語調說：

「媽呀，讓我在這熱炕上睡一宿吧，昨天我睡的又冷又硬；爸，你放下我，不要把我抱出去好麼？」

說着的時節，把身子挺了挺，可是他沒有放下去，還是朝了外面走。他說：

「狗子，好孩子，不要哭，今兒個晚上不會冷。爹能抱了你，又輕又暖和的。」

他用了那麼溫和的語氣說，他已經不是粗暴的了，但是在他的眼角上，已經嵌上了兩顆大的淚珠。

聖型

那一天晚間是出奇的黑，沒有星星也沒有月亮，若是在也沒有街燈的路上，把自己的手放在前面就能看不清楚手指。

我從友人家告別出來是已經聽到敲過一點，我走出來，提起衣領，在哈爾濱，深秋的夜已經能有冬日的寒冷。

我穿過了沒有行人被燈光照得更寂寞的大街，就到了我那條湫隘的街上。那條街是沉在無盡的黑暗之中，像是沒有一個生物。因為熟習了的緣故我還能知道那裏該邁一大步，或是那裏該把脚步放慢，我很高興，我知道我立刻就到了我的寓所。當我在秋冬的晚間行路的時候，我常常有愛好從窗子透出來的燈光的心情。若是那燈光是穿過了淺紫色或是淺綠色的窗簾，則我的喜愛更加重。那是溫暖的房子，又有舒適的椅子；可是

行路人是要衝了寒冷走着的，每次走近了自己所住的地方，就會自然而然地加快了腳步。這一次我又是這樣，我一向也知道我所住的地方前面是平坦的。可是當我正把手伸到褲袋裏取出鑰匙，突然我的腳觸到了一件柔軟的障礙。因為在急行的原因，我幾乎跌下去，我伸出來兩隻手，我的手代替了我的頭觸到牆上。這時候我聽到了一個人唔唔着的聲音。我很奇怪，那是一個女人。在哈爾濱，街旁到處都有醉酒的男人在臥着，可是這卻是一個女人。我的鑰匙也失去了，我先劃了一支火柴在牆下尋找着。那大約費了我五分鐘的時候，纔把它從一堆亂葉中尋出來。我又走到臥着的人的前面，也劃了一支火柴，果然睡在那裏的是一個女人，而且是一個很年輕的。她還是睡在那裏，嘴裏流着口水。我看出來她一定是猶太女人，她的臉雖然塗滿了污泥，也還生得很好看。她穿了棕色的衣服，有幾處已經破了。頭髮上有幾片乾葉在附着。我的住所距離這裏沒有五步。

157

我先去開了門，走到自己的房裏，溫暖的環境，立刻加重了我的睡意。不知道爲什麼我對於那個女人發了憐憫之心來，我點了一支煙，又重複走出來，我走到她臥着的地方，

把她抱起來，又進到房裏，送在一向也沒有用過的廚房裏。我還把我房裏的一方小地氈替她鋪在下面，把我餘剩的棉被也替她蓋上一張。然後我關了門，回到自己的房裏來。那時我很高興，因為想到我是在我的能力之中幫助了一個無依的女人。

這一夜，我在友人那裏談到過去的話太多了，我的心情過於興奮，我自動地服了安眠藥，我纔得着一夜的好睡眠。

第二天的早晨我醒得遲了，張開眼睛的時候看到了陽光已經從地板爬到我的牀上。可是沒有固定職業的人，這倒沒有什麼大關係。我躺在牀上懶懶地伸過腰，打着呵欠，自在地叫了一聲。這時候她推開門走進來了，她的臉已經洗淨，頭髮也像是整理過，突然間我的記憶裏忘記了昨晚的那件事。我好像是做了一個夢，可是漸漸地我追想起來。

她向我問着早安。

我也和她說着很抱歉的話，我請她暫時走出去一下，我立刻就能穿起衣服來。她遵從我的話，含笑地走出去。太陽照在她的頭髮上，很像那上面綴了一串珠子。

在她把門關上了之後，我就急急地起牀，我跳下來到浴室去洗臉，我把應穿的衣服也帶了去換好。到我再走回我的住室，她已經爲我理好牀，正在推開窗子。我把早晨送來的牛乳放在鍋子裏，用酒精爐來溫一溫，同時我把餅乾也取出一盤去放在桌上。牛乳已經熱了，我盛了兩個杯子，請她和我用早餐。她說過謝謝之後就坐下去。

起初我是沉默的，可是有的時候用眼睛來望着她。她的臉色有一點黑，長得很端正，在嘴角上有一個小小的黑痣。她有二十幾歲的樣子，可是偶然間臉上也有着縐紋。這我知道，因爲我自己這麼一個二十幾歲的人早就有了縐紋，她的眼睛像總是在困頓之中，缺乏光彩。她好像很餓，一盤餅乾大半都被她喫去。於是我立起來，又裝了一盤。

「你還能記得一點怎麼到我這裏來的麼？」

她聽了我的話，稍稍頓一下，就接着說：

「我知道是你把我抱進來的。」

「那爲什麼不走回你的家呢？」

「我醉了，我走不動——再說，我也沒有家。」

她說完了，像發狂似地笑起來，可是當她又把餅乾放到嘴裏去，她的笑就又停止。

「你的名字？」

「瑪麗安那。」

「瑪麗茵？」

「不是，瑪麗安那。」她好像有一點不耐煩，可是她還惦記着把餅乾送到嘴裏。

「在哈爾濱幾年了？」

「不多，纔三年。從前我住在扎蘭諾爾。」

「爲什麼來到哈爾濱呢？」

「我不知道，我忘記了，好像我——我還是不知道。」

「你若是離開我這裏呢？」

「我就再長到街上去呀，我在街上已經住了一年。」她搖着頭，響着像一串鈴聲的

我不再說什麼了，我向她說過要她原諒我的話，把一支烟點起來抽着。

「先生，你能把烟也給我一支麼？」

這奇異的請求，使我覺得一點愕然了，我用遲緩的手抽出一支來送給她。

「謝謝你，火柴呢？」

我又把火柴送給她，她很熟練地點起來抽着，那烟很均勻地從她的鼻子裏冒出來。說到我的抽烟，不是爲了某種原因，就是不感興趣也爲着追憶着一點點的過往，想在那裊裊的烟中來尋出些殘跡麼？可是那女人卻像真的有絕大的癖好，沒有一絲烟是無用地再從她的嘴裏吐出來。

這給我一點更大的追憶！我的心在打着抖……

「你在看我麼？」

她說完了，把烟頭丟到窗外去。

「也許是你以為我失禮麼？」

「沒有那回事，禮貌是最無謂的，我很喜歡你。」

「什麼？」

「我很喜歡你，你若是需要我，我可以幫你治家。」

「那麼你替我燒飯吧。我每次都是在飯館喫飯的。」

「我想我能使你滿意。」

早餐後我出去了，我告訴她在午餐前我定然回來，我還和她說我盼望她能為我清理一下我的房子。這好像我是太大意了，任一個陌生人在自己的房裏；可是那時候我記得我的箱子和抽屜都鎖着，而且雖然多少知道她是一個放蕩女子，看樣子也還不是一個不可信任的人。

到午餐前我又走回來的時候，我很驚訝我的房子變了一個樣，書架上的塵土沒有了，而且又整齊地排着，牆角的亂紙也沒有了，地板也擦得很乾淨，窗上的玻璃也脫去了

塵蒙的衣裳。我很高興，我想着這倒真是一個勤快的女人。
可是這房裏沒有她，走到廚房裏，雖然也很清爽了，也是沒有她的影子。我於是就叫起來。

「瑪麗安那，瑪麗安那……」

那答應的聲音是從浴室裏出來，她問我是不是有什麼要緊的事。她告訴我她在洗澡。

「沒有事情，我以爲你是出去了。」

我在說過之後又走回自己的房裏去，我把纔從秋林買來的德國版英美近代詩選翻開讀着。

我等了許久她還沒有出來，我看看錶，已經是一點半了。這引起我的焦灼來，我餓了，我的胃在叫着。我跑去催着她快些出來。

「祇要五分鐘就好了，先生。」

我又祇得到我自己的房裏去等，果然在不大的時候之後她推開門進來了，她的衣服也是纔洗過，好像還沒有十分乾的樣子。那些破爛的地方，她也用針縫了起來。她的臉，煥然地有一點光采。

可是我看到她那身衣服，和那雙破鞋，我微微地搖着頭。

「很對不起你，要你等了這麼多時候。」

「我們該喫飯了。」

「可是——」

「我知道，還是到我平日去的飯館去喫吧。」

那天我走進飯館的時節，許多人都用奇異的眼光望着我，我裝了一點不在意的樣子，可是自然而然地我的脚步加速了，我的臉也有一點紅起來。我還是到我平日所坐最靠裏面的座位去。

我故意很安靜地請她在我對面坐了，我要了兩份午飯。

我是能喝酒的，可是因為最近受了醫生的警告，所以我沒有要。我看見她有時在貪婪地望着飲酒的人，她總像有些什麼話想和我說出來可是沒有能如願。當我走到老板那裏去拿當日的報紙，他低低地在我耳邊說：

「先生，那裏來的這麼一隻小鳥？」

「不要亂說，那是我所請來的女用人。」

「女用人？」他露了極端懷疑而笑着的臉容，「怕有點靠不住呢！」

他說完了輕輕地用他的肩碰着我的身軀。我氣了，我把拿在手裏的報紙丟到地下，我用提高一點的聲音說：

「她是一個可尊敬的女人！」

有許多人把臉朝這面望着，那老板立刻又說着抱歉的話，很喫力地俯下了肥胖的身軀把那張報紙爲我拾起來。

我默默地走回我自己的座位上。

喫過了飯我又領她回到我的住所，我因爲和友人的約會，我告訴她晚飯我不回來。我給了她點錢要她買一件布質的衣服，一雙鞋和一雙線襪。我要她買廚房裏必需的器具。我把門上的鑰匙又交給她，因爲我想到她定然是比我早回來的。

在友人那裏喫過晚飯，九點鐘的時候我就回轉來，我怕她沒有一點事情做在等得太不耐煩。到我走進我的寓所的時候，我看到我的房子沒有燈光，進到裏面去，在我自己的門上敲着也沒有回應，用手轉着門，那也並沒有開。我繞到廚房那裏，我也沒有看到她，我的氣憤立刻起來了，我不能進到房裏去。我祇能坐在樓梯那裏等她。我很後悔不該這樣早回來，我真想不到這女人飛到什麼地方去。

我祇好坐在那裏耐心地等着，我真不知道何以這一生總是在喫着女人的苦。

我一直等到十二點鐘她纔回來，先是我聽到一輛馬車在我門前的聲音，接着有沉重的脚步在走上了石階，門開了，一個長滿鬍子的馬車夫在背了她進來。她已經換上了一件草綠的衣服，黑漆皮鞋，淺灰色的絲襪。她又是醉得昏昏沉沉地嘴流着口水，還在哼

着一隻歌。

「喂，瑪麗安那，鑰匙在那裏？」

我用大聲音說，手還在搖着她的肩。

她很費力地祇半睜了眼，說着我一點也不懂得的話。我在她的身邊找着，祇有一張衣服店的發單。馬車夫絮絮地在說着不耐煩的話。

「你的舊衣服呢？」

她還是沒有給我清楚的答案，可是車夫告訴我好像看見她上車的時候挾了一個紙包的。我立刻跑出來，在馬車的座位上果然尋到了那麼一個紙包。我一面回來一面打開，我在那裏面找到那把鑰匙。

我開了門，車夫也隨我走進來。他望到那張牀，就把她放到牀上。我付過車錢，把外衣脫下來。現在我又看見她的頭髮上還簪了一朵膠質的紅玫瑰。她的嘴裏吐着惡劣的酒氣，她的臉在苦痛地扭着。可是她的身材那麼好，誰見了也不能想像得到昨晚的那副樣

子。我把她抓起來，用力搖着，我的忿怒是濃重的。我看見她的頭可憐地在空中擺動，她仍然不能說出一句完整的話或是把眼睛清楚地睜開，那朵花也落到牀上，我祇好又放下她。

我想着就讓她穿了這麼新的衣服睡到廚房裏而去麼？不知怎樣我會發生一點憐惜之心，我把她的鞋脫下來，把身軀完全放到牀上，替她蓋好了被，我自己卻把一夜在廚房的地板上消磨了。

我知道她是很早就醒了，她把我叫起來，把我扶到牀上去，她自己又睡到廚房裏。那時候我聽見鐘正敲了四下。

又是一個早晨，我起身比她還早，這是因為自從半夜睡到牀上我就不能睡，枕頭上的酒味使我作嘔。我把枕頭丟到地板上，這樣我的頭部一點也沒有比身子高，我更不能睡，所以很早很早我就起來了。

在洗過臉之後，我就一個人到公園裏散步，我的頭在昏昏地漲着。秋日的公園也是

顯然地呈了肅殺的景象，尤其是在近北的城市。可是我的腦子像是清醒一點了，我又緩緩地踱回來。

我回到自己的房裏，那也有清新的空氣。窗子打開了，牀也收拾好，纔洗過的枕套在火爐前烤着。她知道我回來了，把和昨天一樣的早餐捧出來。

我們一句話也沒有說，默默地用過了我們的早餐。關於廚房用具，我知道她沒有買的原因，我也估計到那價錢該差不多。

她像有一點羞愧似的，總也沒有敢把頭仰起來望着我。

到她把盛牛乳的杯子洗淨之後，我就起始問着她：

「你是說來幫我忙的，可是反倒給我添了大麻煩。」

她很馴服地站在那裏，好像對於自己的過錯都知道悔改似的。

「你又喝了酒，——」

我說過這話我嚴厲地望着她的臉，雖然我們認識也不過一天多，我責備她卻像是

她的老友。

「你知道麼，你又喝醉了，你醉得不像人，活活像一隻豬！」

我用更狠毒的話罵她，可是猝然間她很快地說出來：

「不要我喝酒做什麼呢？你要我活在這現實的日子裏時時在忍着不可忍的苦麼？」

說完之後她頹然地伏到桌子上哭起來，一時間她像是想從眼裏流盡了深刻在心裏所有的苦辛。我祇木然地沒有話好說，我在房裏往返地走着。就是我所愛的人也用不着去勸，因為從經驗上知道祇有這樣纔能使感情更快地平復下去，像她，我更該任她，我聽着她哭泣的聲音漸漸息止下去。

她把頭擡起來，用手掌抹去了掛在睫毛上的淚珠，在和我說着抱歉的話。

「先生，我真不該那樣，你該原諒我。」

我告訴她我是不介意的，我早就知道她定然有傷心的事，可是我不願意問她正如

同我自己不願意爲人所問起一樣。我想總有一天，自己就會把所有過去都傾吐出來的。到午飯的時候，她像更對不住我地隨了我到另外一家飯館去，穿了白衣服的侍者把我們誤認作夫妻了。

這點事，我們都不在意，總之各人的心中都有那麼一幅好人的影子，都是在閉起眼睛來想着那個影子纔體味到生活的意義。

那天晚上她忽然請求我和她去跳舞，這對我又是一件可怕的事。爲了一點原因，我厭惡跳舞如厭惡毒蛇，甚至於在聽見了這兩個字的時候，我都像怕鑽到我的耳朵裏，毒了我的神經，我用手緊緊掩了。可是有一個時候，我又那麼沉迷於這用較含蓄的形式以求性欲上小小滿足的娛樂，我還是沒有得着什麼，我祇覺着那還是可否定的事。

「爲什麼想去跳舞呢？」

「我想去，我可說不出爲什麼來，我懇求你，先生，你和我去一次吧。」

她做了很可憐的臉相，我的心並沒有答應她的意思。

「先生，我自從生長到街上，我就再沒有能走進舞場一步，我祇能立在門口外聽着音樂的聲音，一點好的回想我都引不起來。」

說到這上面，我卻可以給她同情，我答應她去了，她懷了孩子一樣的喜悅在親着我的手。

我換了一身深色的衣服，和她到方達基舞場去。我們坐在近牆角的一張桌子，我吩咐侍者送兩杯檸檬茶來。

這時正在奏着狐步舞的曲子，她高興而粗野地動着她的肩。這使我記起了點什麼，我立刻告訴她我不願意看她這樣子，她居然也聽了我的話。

我抽煙的時候，她也是要去一支，可是這次她卻巧妙地把紙煙夾在食指和中指之間，吸進去的煙又都從嘴裏冒出了。

當我們的煙纔抽了一半的時節，一段華爾茲的音樂就起來了。我們就把煙丟到煙盤裏，來做第一次的合跳。本來我就不是一個好手，可是她好像還不如我。我們的腳常時

相互地踏着，而且她在我的懷裏，像一方大磨石那樣沉重。她很高興，她還冒着一點汗，我卻祇爲無味的情緒佔據了我的心。當我想到了一個女人爲另外的男人如此地抱着，立刻我就感到無限的淒迷。她忽然和我說：

「路斯維基跳得好的。」

「他是誰？」

「我從前的丈夫。」

「他死了麼？」

「沒有。」

「那是怎麼一回事呢？」

「他愛上了舞女，他丟了我。」

「那你不是還在愛着他呢？」

她沒有回答我，她的頭低下去，我自知是把話說錯了，我不該爲人翻起情感上的舊

劍來。

當她再把頭仰起來的時候，我看見在她眼睛裏的眼淚。可是她卻笑着，她出聲地笑着，她像在這笑聲之中搖落了含在眼裏的淚。

到音樂停止的時候，我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要侍者送兩杯渥得加。

她聽見我的吩咐，露了極高興的樣子，她的眼睛立刻就像有了光采。酒來了的時候，我們爲各人的健康擊着杯緣。我們呷了一口。

不知不覺之中我的眼淚也滿了。

「先生，你是落淚麼？」

「我沒有，我想是酒喫得太急了的緣故。」

我用話騙過了她。

那天晚上我們十二點纔從舞場回來，她始終是高興的，她自己也很以爲自己的跳舞很好，她還告訴我若是路斯維基現在遇到她，定然會再丟了那個舞女。她告訴我路斯

維基長得有多麼好，有漂亮的鬍子，會說拉丁文和法文。又告訴我他的家在革命之前是多麼有錢，就是後來到中國也憑了好學識，在扎蘭諾爾礦場上做工程師。她還告訴我他能唱什麼歌，她說她一閉起眼睛來的時候就好像聽着他在遙遙的地方唱着歌。她看到了牀頭上一個女人的照像，她在向我問着。

「這是你的太太麼？」

我搖搖頭。

「你的情人？」

我又搖搖頭。

「你的朋友？」

我還是搖搖頭。

「你的家屬？」

我仍然搖搖頭。

「那是你的什麼人呢？」

她爽性不想猜下去了，她在向我直接地問着。

「這我很難和你說出一個適宜的名子來，她是我從前的愛人，可是現在成爲另外一個人的妻。」

「怎麼，也有這樣無情的女人麼？」

我笑起來了，在這笑聲裏極力地顯出來對她狹隘的見解看不起的含意。

「你以爲我們男人是無情的麼？」

「我是上了男人的當。」

「我可是喫了女人的苦！」

相對着我們沒有什麼話好說，她是走去睡了，我也立刻就睡到牀上。這一夜，我沒有睡好！我的情感像大風雨中的海面，我又起了牀，吞下安眠藥，可是已經沒有什麼用，一直到黑暗的夜漸漸淡了，我纔能合上我的眼。

我醒來的時候是十點半鐘，可是那時候我就看不到她。我想她定然到街上去買些什麼，可是一直她就沒有回來，我守到她十二點鐘的時候，她仍然沒有回來。

其實這女人用不着我多想，自然地來了任之自然地走去並沒有什麼。可是想着真若是在深夜的時候回來，沒有人給她開門，在這晚秋的夜晚，她又將在街上度過，爲這一點原因，我纔也懷了一點焦灼等她到十二點鐘。

她還沒回來，我祇好睡了。過一天的早晨她也沒有回來。午飯前我正在讀着當日的報紙，突然有人在敲着我的門。

「請進來！」

走進來的就是她，手裏還提着大大小小的包紮。沒有等我問她就說怎樣遇見了舊日的閨友，在那裏住了一夜，借來點錢把上次沒有買的用具備齊，還說今天就可以不必到飯館去。

我知道她在說謊，我能想得到她在那裏過了一夜，我也知道她從那裏得來的錢。可

是雖然是清清楚楚地知道了，我也用不着管她。我用眼睛望着她，她仍然是自若的樣子。來欺騙人原是女人最專長的藝術。

「可是菜蔬都沒有呢。」

「我已經買了來，這裏面都是。」

我點點頭，她走了。她敏捷地換了衣服，立刻起始預備午飯。其實，若是真能幫我忙的人，她個人的私行對我又有什麼關係呢？我不是她的丈夫，也不是她的愛人，我實實在在，用不着生那些閒氣。至少我的屋子總能比先前整潔些，而且再也用不着我自己爲這些很瑣細的事化上許多時間。

她燒菜的手藝並不如何高明，有時候竟把焦得像炭一樣的食物送到我眼前。可是我都能忍耐地喫了，雖然有的時候是要皺起眉頭來。

我們這樣同住的關係有了一個月，忽然一天早晨，我發現了在桌上有一張紙條，那上面寫了：

「我很感謝你，先生，你收留了我一個月，可是現在我走了，我沒有能親自向你說出來，到什麼地方去呢，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許在一兩月之後，又要在你的寓所之前爲你檢起來吧？但是這些都是我所想不到的事情，也用不着我想的事情。在你這裏，你待我太好了，我真是不配你待我那樣好的人。我相信你是世界上第一個好心眼的男人。我真想不到一個女人也會丟開你！」

「我還告訴你，當你起身的時候一定發覺着你的袖釦和金錶不見了，你不要慌，那是我拿去了。我要你相信我的人格，我拿去是暫時地，我要用它來維持一兩月的生計。我要設法歸還你的，在將來我或者能加重地歸還。」

「最後，我希望你不要因爲總是惦記着一個女人而壞了你的健康！」

瑪麗安那」

我檢點着，果然失去了紀念着祖父的一副金鈕釦和一個女人送我的手錶，我的心突然氣急着，因爲她單單拿去了這兩件。

可是漸漸地我笑了，我獨自傲然地笑着，我覺得這並不是一件希奇也並不該引以為怪的事。

隕

潘葛洛夫的身軀，祇包在一件已經失去原有高貴氣質的外衣裏了。從式樣上，從外衣的材料上都可以看得出它的所有者的身分；就是鑲在裏面的皮葛，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有的。可是現在呢，正和它的主人有同一的命運，那高貴的氣質，消磨到祇有那不容易被人看到，也不和其他部分發生抵觸的兩腋下了。外衣的質料，是深褐色的細呢，有幾部分已經磨得光光的，似乎可以數得出縱橫的線跡了。兩個衣袋，一個是已經扯破了的，散漫地垂着；一個的邊沿也磨得精光了，附着很多手上的油垢。六個黑而大的鈕釦，四個是祇連着很少的線垂下來，一個已經不知到什麼地方去；祇有一個是端端正正擺在那裏。又闊又大的深褐色水獺衣領，也可以看得出裏面的白色了。通身染滿塵垢，在太陽下面，耀耀地閃着微細的，紅的，綠的，光之反映。陪襯着這外衣的，有露了膝部的長袴，笨大破舊

的靴子，染成灰色的襖衣和頭頂上染滿了油泥的一頂巴黎最流行的小睡帽。

在這樣衣着中的軀體，是立在中俄雜處的×埠一條最熱鬧的街上，索索地抖着了。他的體格仍然不失為碩大，甚至在經過很大的艱苦後，還是有一點肥胖的。他的臉，說是臃腫比肥胖還來得恰當些；把他那兩隻不十分大，圓溜溜的眼越顯得渺小了。也許從前是被人稱讚過，現在卻有些呆鈍如死羊的眼。長時期沒有修葺的鬍鬚，像一叢黑細的亂草在嘴部附近堆着。兩隻手被寒冷侵成了無數縱橫的紋，是緊緊地夾在兩臂下面，可是寒冷仍然使他抖戰，上下兩排牙齒格格地響着。四五顆金質的牙，從唇縫露出來，微弱地反映着照射的陽光。

誰也不能不認為更近北些的彼得堡比這×埠要冷得多的，可是當他在彼得堡住的時候，他從來沒有知道什麼叫做寒冷。他常是很高興地帶了自己的妻子，和一羣皇家的親族們，在那雪白光滑的冰上飛馳着撬車。他們的臉，凍得有些紅，祇感覺着一種說不出的適意。他沒有嘗過冷的滋味，沒有受過一星苦；但是現在他深深地知道了寒冷的威

嚴，知道了在人生的那一面是有所謂苦的。

在他的血管裏是流着斯拉夫族高貴的血液，而且在彼得堡一切貴族之中，他是一個很出色的。到現在他祇有三十五歲，在二十歲的時候就被送到巴黎去。他的父母一向和高貴的戚友們提起了就說：

「唉，我們的伊大（這是他的名字）在法國很知道勤勉呢。他想學陸軍，可是我總希望他學海軍；因為我們的陸軍是不需要向旁人請教了。」

他們的臉上帶着笑容，在謙遜之中是有不少驕傲成分的。不祇為在戚友方面炫耀自己兒子的成就，而且把帝國將來在海軍上發展之重責也是毫不客氣地放在他們的伊大的身上了。可是當着那麼一年黑死症散遍了俄國的疆土，潘葛洛夫的父母就沒有得着機會來看他們的伊大對於祖國的供獻而含怨地永訣了他們親愛的、有作為的兒子了。他因為要承受一部大的遺產和高貴的爵位，就從那藝術中心的巴黎奔回遼遙的彼得堡。那時他祇有二十五歲，包在漂亮入時的服裝裏，就是他的臉除去眼睛有些圓而

小，其餘的部份還是很容易被一般青年人欽羨。他會跳最流行的舞，能說最好的法國話，又彈得一手的好鋼琴。隨他同來的有一個嬌小玲瓏的法國太太，美麗，活潑，懷裏抱着一個纔滿週歲的嬰兒。

從異國歸來的潘葛洛夫對於雙親死亡的哀傷是被清理成千累萬的遺產忽略了。真就是有了閒空的時候，久別戚友們的宴會又佔去了他。他能使所有和他同席的人高興，而絲毫不減少自己高貴的意味。他能講極有趣的故事，使每個人的臉上都帶着笑容。尤其是那些夫人小姐們，對他更感到濃馥的趣味，因為他的舞術是那麼高明，和拍美觀，而且他更知道那些討女人們喜歡的地方。他從來不說過於爽直，容易傷人情感的話。雖然是一件在他認為不滿意的事，總是委婉地說出，使旁人自己體會他的意思。但是這些是多半用以對付夫人小姐們和比他身分還要高的男子。至於那些比他低下的人，他總不會忘記放出他應有的尊嚴，使旁人在他面前感到莫可名狀的凜然。

在政府裏他沒有什麼大責任，可是每年有一筆大的進款。完全在舒適的生活中消

磨歲月，十年的過程中，他的身軀是一天天地發胖了。

一直到那一天深夜裏，所有的農工都暴動起來，嘴裏嚷着打倒的口號，他被他忠誠的僕人叫醒了。

「大人，請快些起來罷，事情不好了！」雖然那男僕想極力鎮靜，不失去自己對高貴的主人應有的恭順禮貌，可是他卻抑制不住為恐懼而發抖的聲音。

「什麼大驚小怪的，有了什麼事？」他還是很安穩地睡在牀上，兩隻手揉着繼睡醒的眼睛。

「我說，我說亂黨已經在城裏騷動了！」

「騷動了麼？」他立刻從牀上坐起來，很快地披上那件新從法國定製的皮外衣。

「是的，大人，您不聽見外面的聲音麼？」男僕謹慎地回答。

立刻在他的耳朵裏聽見外面像是無數的野獸從深山裏跑到他的附近，驚天動地呼喊，尖銳的鎗聲，照得滿天發紅的火光。他知道這是真的事情在眼前了，他擔心他的太

太遠在她自己朋友的宴會中，他不能再顧得這麼許多了，他匆忙地穿上了靴子，隨着他忠誠的僕人，從如瘋狂的彼得堡中，慌慌張張逃出來了。

恐懼使他忘記了一切，求保全他的性命使他對所有的事都屈就了。大的驚險，使他喪心破膽的事不知在途中遇見了多少，可是他們終於到達了中俄分界的滿洲里。

他的忠實的僕人在這裏和他分手了。

「大人，我就要回去了，因為我還可以在俄國找得着麵包喫。」那男僕仍然是非常恭順地。

一路上的扶助，照應，他對於自己的僕人非常感激。他忽然抱着他。

「好，我們就分手了！」他的心酸極了，躺下兩顆大的淚珠。

「大人，這裏還有幾個錢，我知道您沒有帶出錢來，請您收着用罷。」在男僕的手裏拿着五個輝耀的金幣。

他想那裏有高貴的主人接受僕人的錢呢！這樣不是失去自己的身分麼？可是終於

爲着他的誠意，和自己想得出將來急切的需要，羞得連頭也擡不起收下了。

「朋友，再見！」潘葛洛夫自己也驚訝何以在自己的嘴裏會叫出自己的僕人爲朋友了。

等着他的金幣從他的袋裏消失了的時候，他孑然地立在×埠最熱鬧的一條街上。馬車，汽車，高大的馬在掩滿冰雪的街道上印着蹄痕；往來地飛奔，水氣從人們獸們的嘴裏，鼻孔裏噴出來。從他身旁挨過去挨過來的有和他同種族的人，還有那在語言，服裝，面貌絲毫不同的中國人。

當被殺亡的恐懼從他的周圍消逝了，完全的意志又都恢復起來。他記起有一整天沒有食物進口了，他的肚子正如野牛似的叫，而且裏面像有烈火在燃燒。他又冷，冷得他不能安靜地立在那裏。他想着何以太陽不會投到他的懷裏，給他所需要的溫暖。他孤獨地站在那裏，看着來往行人不同的臉，雖然在那上面很難找出相同的表情；可是好像在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顧及他，顧及他是在飢寒之中。

他餓，他冷，他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尊嚴。強自撐着身軀，岸然地站着。但是他那不整齊而近於可笑的服裝，和他那陌生人所獨有的形狀；使站在街上的警察注意到了。潘葛洛夫看見一個高大穿着深青色制服的警察向他的方向走來。從茸茸的皮領裏，辨得出那一雙銳利的眼，他毫不擔驚，他想着一個警察是沒有資格向貴族開口的，而且自己也沒有做什麼犯法的事情，也沒有犯法的心念，他還是傲然地立在那裏。

「喂，朋友，張望些什麼呢？」粗大無禮的聲音響了，他不以為這是對着他說的，所以他並沒有把注意力放上去。

「嘿，聾了麼，沒有腦子呀！」那用以指揮車馬的木棒已經觸在他的身上了。他纔想到這麼無禮的話是對他發的。這真是一種大不敬了，他想不祇對於他自己，更辱及俄羅斯帝國的。祇要在一月前，他就能立刻把這樣無禮的人送到執行處打三百鞭子，使他小小地知道一點禮法。但是現在呢。他忽然想到了已經沒有這樣的權柄了。可是他的血裏還是蘊有貴族性的，他在有禮貌之中而不屈下他的身分。

「先生，你也該有一點禮貌呀！」像是很誠意似地向他的同胞進一忠告。
 「什麼禮貌，我說你站在這裏幹麼？」指揮棒第二次觸在他的身上了。
 他知道像這樣的人是不容人把他看做人的。他不再去說在他一生也沒有聽到過的話。

「在這裏隨便看看沒有什麼關係罷。」他悠然地回答，因為消化系之變化，他的肚子又叫了。

「看呀，看着好機會不要錯過呀！」警察的臉上露着卑鄙的笑。

「啊，你這鬼，把我看做小偷了麼！」

立刻他的眼紅起來了，混身的血流都加速了，拳頭握得緊緊的，寒冷再不侵進他的身體，他的身體祇為憤怒抖着。

「想做什麼呀，勳打麼？也好，坐坐監比站在街上好一點。」強而大的手，已經握住了他胸間的衣服，他一點也不能反抗。在他是認為不值得做的事，其實他真也沒有力量和

人動武了。

因為他的態度軟下來了，那警察也放鬆了握着他的手。潘葛洛夫低着頭，順街走下去。

「他們這些人不也都在街上麼？和我又有什麼分別呢？」他一面走一面想着。「在他們之中不見得有一個我這樣地位的，可是爲什麼這奴才這樣待我呢？」

他自己感到一種恥辱，在他的腦裏印上了社會的新謎。初次接觸了他從沒有想到的社會，他的心裏就想起社會何以能一直從上古維持下來。

難耐的飢寒又襲上來了，他的力氣幾乎已經空竭；他曳着沉重的脚步沿着邊路走下去，笨重的足聲隨着他的步伐起伏。他折向一條偏僻的路走去，也有光采的陽光照着他，蹣跚地獨行。

當着他偶然地把頭強自擡起來，看見在他的身旁有一個和他非常相似的人也望着他。甚至於連服裝也是相同的，眼裏露着無救失望的光。他的臉蒙着飢餓之色，而且從

各部分看起來，他也和他一樣，是從僕僕風塵中停留下來。他的臉上劃着同情的苦笑，使他驚訝的那個人也是和他一樣地笑着。從半清醒的神智中恢復了精神之後，他纔知道自己是立在一面擦得光光的大玻璃窗的前面。他詫異自己會變到這樣子，幾乎連自己都認不出的樣子。他覺得非常難過，比感到飢寒的苦痛還要傷心。他認為不祇給自己恥辱，也是使他高貴的家族減少光采。他想哭了，但是他連哭的力氣都沒有。他真心的悲慟，從他的臉上很清晰地表出來了。他用手在胸前畫着十字，兩手扶着銅的欄杆，雙膝跪在地上虔誠地禱告：

「我光榮的先祖，我已經知道我的不肖了。我給你們帶來了難洗的恥辱，掩沒了你們生前的光輝。我降下了高貴的家族，任你們的憤怒來懲罰我罷！」

重又站起身來，心裏像洗去一小部罪愆，覺得是輕鬆一些了。他想起警察對他之無禮，是有一部可諒的。

他默默地站着，一陣陣菜飯的香味，從鼻孔進去，使他腹中的飢餓更不可忍了。他把

頭仰起來，看見玻璃上印着的「馬德爾里飯館」的金字，滿足而快意的客人們從門裏走出來，微溫的香味也隨着散佈出來了。

立刻他的眼裏露出少有的光采來，敏捷而又貪慾地等待着；但是他的理智立刻控制住他不應有的思想，他仍然安靜地立在那裏。

他把眼湊到窗幔沒有遮掩的一線地方去，他看清楚了裏面的情形。最使他觸目的就是那麼闊大，吐着熊熊火焰的壁爐在迎面發着無盡的熱來。隨後他看見了許多穿着整齊衣服的顧客們，有年輕的男女，也有大肚子的資本家。那些包在潔白制服中的侍役，像蝴蝶似的穿來穿去。他們有的手裏捧着熱騰騰的小牛肉，羊腿，肥雞，野鴨……有拿着裝有各色酒的瓶子。明亮亮的高脚玻璃杯是，和他們擦得亮亮的銅鈕一樣地閃着反光。他看見那些顧客們歡笑，安閒地談話，喫酒。他看見他們棄在桌上的麵包皮和盤子裏剩下的菜肴。他想着就是這些他就可以滿足了。他的口涎像泉水似地在嘴裏聚集，他的嘴不自主地咀嚼着。可是一切除去引起他腹中更難耐的飢餓之外，是什麼也沒有得到。

呀？」

「喂，夥伴，」覺得出在他的肩部一隻手沉重地拍着。「我說你在這裏是什麼意思呀？」

他把頭回過來就看見一個瞎了一隻眼，有一條腿，另外扶着一根拐杖穿得很襤褸的人兇狠地站着。潘葛洛夫一看那個人就認得出和他是同種族同國際的，可是那個人的臉沉得比這個天氣還要冷，像是用刀子刻畫出來的。

潘葛洛夫是完全迷惑了，他不知道那個人無禮的問詢的目的是什麼。像這樣一個人，有什麼資格來和他說話，而且還是近於干涉性的。他真鬧不清是怎麼一回事！

「對不起，我不十分明瞭您的意思。」由於上次的經驗，他對於這樣一個屬於低級的人也表出非常謙遜的態度來了。「我不過祇是站在這裏，也沒有一直向裏張望，也沒有其他的事。」

他猶疑地，吞吞吐吐地說出了很有禮貌的話，他以為站在對面的人說不定是一個化裝偵探，和那個警察對他起相同的疑慮。

「你向裏張望也不要緊，夥伴，要是我開的飯館請你白喫也行；我的意思是你不應該也站在這裏。」

因為潘葛洛夫的話說得很和氣，所以對方的兇焰也下去一些了。但是掩不了他原有的身份。

「連站在這裏也不可以麼？您是說要我離開麼？」他簡直弄不清是爲了什麼原因。
「是的，我請你走過去。」

「我還是不明白您的意思，什麼原因使您要我離開這裏呢？朋友，解說一下好麼？」他實在不願意說這麼許多話，可是他總以爲這件事是太奇特了，他不得不忍着苦問。

「我不願意解說，」突然那個一條腿的人像一隻野獸在咆哮，每個字都說得很沉重，聲音是拉長了的。「我要你立刻離開！」

雖然他仍然不明瞭其中的原因，迫於威嚇之下，他不能再做任何詢問，他也不能再停留一時了。忽然，飯館的門開了，一對四十歲左右的夫婦走出來，那個人立刻變成很恭

順，容易引起旁人憐憫的樣子，追在他們的身後，嘴裏說：

「先生，太太，給我一個錢罷，可憐可憐我罷！」

一個圓的，中間有一個小圓洞的銅錢，翩然而清脆地落在地上了。他趕快很嗅力地從地上檢起來。現在潘葛洛夫完全明瞭那個人要他離開的意思了。他自己覺得非常可笑，同時他以為那個人的腦筋也許適分發展。

「你想我會如你一樣地沿街乞討麼？我寧肯凍死，餓死，也不會如你一樣做社會中最下級的人。」他一面走一面想着，但是飢餓使他的腹內如有許多乾柴燃燒似的，好像要把他焚焦了。他沿着街走下去，兩腳都凍得麻木了。他不能再向前走，他實在沒有力量了。他倚在牆下，失神的眼望着天空。

天呢，天也是變了。太陽已經被濃雲掩起來，天空像是一具灰色的死屍撐着身軀。寒風像是從他每一個毛孔中吹進去。他的身體抖着，呻吟着，腹內的飢火還是燒得他難忍。

一個一個穿着整齊衣裝的人從他身前過去了。

他想，要是有一個錢就可以稍稍止住腹中的飢餓，否則他就要凍餓得什麼也不能做了。死的陰影又不時在他腦裏閃出來。他想起一條方法來得着錢，他卻知道真的慈善在世上是很難找到的。

終於他想起了那最後的方法，就是他曾經在飯館門前看見那個漢子做的。他雖然不屑於那樣做，好像也賭過咒不做那樣低下的事；可是那是唯一的路了。用無盡的恭維換得一個錢就可以暫時維持下去了。他決意這樣做，他默許着在未來的事業中洗刷自己造成的一些恥辱。

他看見一個人走過來了，強自曳着沒有力量的身軀，在那個人的後面緊緊隨着，他的呼吸倉促了，臉也漲紅了，可是從他的喉中一個字也沒有吐出來。

他傷心極了，兩手捧着垂下的頭，靜靜地又倚在牆下。

他守候着，總是在第一次失敗之後期望着第二次，可是每個第二次的結果總是和第一次差不多的。

夜來了，x埠完全是它的俘虜了。舞女們已經披上了很漂亮的外衣，走到羅列在中國大街地窖裏的下等酒店去。高貴的人已經換下了日常的衣服，而套在規矩的夜禮服中。跳舞場的音樂的聲音從門窗的縫裏鑽出來，散在空氣裏，新婚的夫婦在預備精美的晚餐和餐後相偃共坐的溫柔。但是風卻更大了，也更冷一些了；此外，大而薄的雪片，在黑暗的空中鼓舞着了。

潘葛洛夫頹然地坐在地上，把身軀緊緊蹙伏着。寒風卻是無情地吹他，雪是一片一片地落在他的身上。飢餓的感覺，更是無時不使他感到難受的痛苦。

他把無神的眼望着，看見許多窗口透出來的燈光，悠揚的音樂，也是一絲一絲地從空中蕩過來。他的心裏想着溫暖的火爐，和柔軟可口的麵包。立刻他想着立在街上的路燈，也許可以給他溫暖的。他勉強立起來，走到燈下去，把身軀倚着木杆。他依然是冷，依然是餓，他就坐下來了。他沒有力量再走動一步。他忽然想起了他的妻子，他不知道他們是不是還活在世上。他想也許就在那時被殺了也說不定。他傷心極了，他想他們一定不會

逃出來一定是死在無情的鎗彈下

「我難過些什麼呢？真要是他們已經死了是幸福的。像我受這樣的苦麼，他們那裏能忍得住呢！到現在想死都沒有法子了。自殺就是真的有那樣勇氣，也一定有阻撓呢！」

他是陷於絕對的失望之中，實在他並不願意很快離開這世界。雖然他已經受了許多折磨。就是這不能使他滿意的世界，他還是戀戀的。但是，他正踏在一條絕路之上了，誰來援助他，誰來給他真的同情？風寒是不容情地使他戰慄，可是他不能說人們都是厭惡和懼怕它的攻擊的。他就記得他自己曾經擁着妻子，坐在舒適溫暖的房裏聽窗外的風聲而高興呢。

他追悔不該那樣倉惶地出來，以致身邊一個錢也沒有帶。現在，奢貴生活的想念是消失了，可是他還殷殷地希冀着每個人應得的溫飽。

忽然他想起了一件使他高興的事，他認為是該和失了路途的航海者看見一座燈塔那樣雀躍，或是久病的人遇到良醫一樣地可慶。這就是說，他記起了在他嘴裏的幾顆

金質假牙。

「一顆金牙，至少總可以換來一次飽食罷？總可以的，那裏會不可以呢？」他像發狂似地低語，立刻覺得身體也有力量了，重又站起來。

於是他起始把手指探到嘴裏去，先搖一顆。被能活下去的引誘，他忍着難耐的疼痛。在實際上，還是一些也沒有動搖。

他詛咒從前施行手術的牙醫，不該安放得如此堅固。他想莫如那時去請一個平常的醫生，現在自己就可以很容易地取下來。

第二次又動搖那顆牙了，這次他用更大的力量；可是一股再也忍不住的苦痛，使他不敢再做下去。手從嘴裏拿出來的時候，染滿了口涎，在黯淡的燈光之下，他還看見深紅色的，黏而腥的液體在用以搖動牙齒的手指上。

「啊，這是血，這是血！」

他如小孩子一樣地對於血生着無名的恐怖了。好像這是神之預示他一個大不幸

的事要臨到他的頭上。他的眼角上掛着兩顆亮亮的淚珠，重又像先前一樣地坐下了。

一輛架着高大肥白的雙馬車，在這條街上出現了。從車上輝煌的燈光中他看見一個包在白色皮領中嬌豔的臉，和緊緊坐在她身旁穿着夜禮服的年青紳士。

「女人，死，馬車，夜禮服，身分，金錢，冷，同情，餓……」他像不經心地喃喃數着。

馬車在街的轉角消失了，正如他刹那興起的希望，很快地到了結局一樣。他乃是絕望地受着飢寒的迫害，殘留在黑暗包住的牆角下。

雪片打到他的臉上了，不經意地聯想到在巴黎曾被幾個女人在他的臉上印了許多冷冰冰的吻跡。可是因為他還沒有完全失去知覺，他知道那時和現在是迥然不同的。

什麼都是更強烈地加在他的身上了，使他更難於忍受。在黑暗中像是閃着妻的眼，那麼一雙妖冶而充滿誘惑性的眼！像是在那裏和另外一些人調情，他心中對她是完全諒解的，他想着這一定是她用手腕從危險中逃出來。可是轉眼之間，好像她的眼不是適纔那樣光亮了，全充斥着痛楚，悲傷，憂憤之光，如在受着那不顧人道的宰割。他也看見他

兒子的臉，他驚訝地望着那圓潤的臉上現出初識痛苦與悲傷的樣子。在他的耳朵裏好像聽見了無力，低緩的呼聲：

「爸……救我呀……痛呀！」

潘葛洛夫的心都在抖動了，他不能再忍下去，胸中有更猛烈的火在燃燒着了。他咬緊了牙齒，可是寒冷仍然不住地使它們上下相擊。他舉起了軟弱的拳頭：

「復仇……復仇呀！」

他想喊出來，終於不過祇在他的喉中微微響了一下而已。風雪在巡行着，他不得已把身軀縮成一團，像一個被敵人傷害的刺蝟一樣。可是他的身軀還是爲飢寒而戰抖着。在絕望之中他忽然想起來在宇宙之中是無所謂公理的。在人與人之間，固然因爲對生存之競爭，不免各憑自己的力量去做。就是自然，也是祇能把它威嚴，在弱者毫無抵抗者的面前盡量顯露出來。

想呼號也沒有力氣了！真就是能聽得出來聲音，而這聲音也能傳達到那些溫飽者

的耳朵裏去，他們會打開他們的屋門出來麼？他們說不定以爲這種聲音擾了他們的安樂，就把門窗更關得緊一些了。一切的事情都比他的呼號更要緊的，他們要留心聽無線電放出芝加哥著名戲院的歌曲，要靜靜地坐在爐邊讀那文人意境造成的小說，或是說着無盡的情話，閒話，無聊話……真就算是他們都被他悲苦的聲音打動，從溫暖的房子裏出來，都聚集在他的身旁，但是能否有同情仍然還是一個疑問。看見他那可憐的樣子，也許很快地又散開了罷？說不定房主要干涉他不願他就死在他的房子旁，而因之給他全家一個可怕的形象。

幸好他沒有力量來做這樣的笨事，所以他還能一直在那陰森森的牆角下蜷伏着。他覺得如全身的血管都結成冰了，腦子也凍得如巖石那樣硬，胃部是收縮到胃壁都相互抵觸着了。他想把手動一下的時候也不能如願了。什麼都是冰冷而又僵硬地，他想到他真會死了，他的心裏不斷地想着：

「就要死了，唉！就要死了！」

好像他仍然住在彼得堡的傅第裏，那是一個飄着大片雪花的冬夜，他穿了一身黑色的晚禮服在一間陳設得異常華美的客廳裏。屋頂上懸着由五彩玻璃綴成如車輪一樣大的掛燈，已經是明着了。輝煌的光照着鑲人的木器。牆角上有兩座和人一樣高的意大利雲石雕像，一個是裸着的武士，一手拿了盾牌；另外的手握長矛，英武地站着。他的頭微仰着，眼凝視着前面，肯定，勇敢的精神像是能驅走眼前一切的危難。另外是一個少女的雕像，一個披散着頭髮，臉上被得意悲傷兩種不同情感佔住的女像。她好像是笑也許是哭；在她的前面有一個玉盤，裏面放着一個男人的頭顱。壁上懸着他族內光榮的祖先們的肖像，每個人的胸部都懸着許多勳章。壁爐的火熊熊地燒着，火焰如無數伸縮的血舌。他舒適地坐在綠絨的沙發裏，在等候着他高貴的朋友們降臨他星期六晚間的宴會。

僕人已經把餐檯陳列好了，就是那個對主人最恭順的僕人走過來說：

「大人，您看有什麼不合適的麼？」

他祇微微把眼擡起來，向客廳的四周掃了一下，因為發現不出什麼不滿意的地方，把頭就輕輕點着。垂手侍立的僕人很能了解他的意思，就立刻退出去。

這時，他正吸一支雪茄，他靜靜地望着白色的煙向上飛散，他的心裏正在想着：

「下星期一皇家跳舞會，星期二又是外交大臣的生辰，一定又有宴會；可是列米諾夫太太要我去教她鋼琴，究竟怎麼辦呢？」

列米諾夫太太是在彼得堡以美麗風騷出名的女人。

「管那麼許多做什麼呢？到時候再說。星期三下午，蘇娜請我和她去坐冰橇，晚上她又會把我纏到她家裏，要我教她讀法文，星期六又是自己的例會。」

「啊真好，下星期居然能有兩天的閒空，那麼就可以痛痛快快到俱樂部去玩。」

他真高興極了，他認為到俱樂部去是換一換口味的意思。他更想起了近來賭博順風的手氣，他就更高興了。藏着快活心情的身軀，是不自主地站起來在鋪有厚的波斯地毯上往返地踱着。

忽然他十一歲的兒子從樓上跑下來了。那是一個很好看的孩子，流着斯拉夫族和拉丁族的混血兒。他的頭髮是漆黑的，覆到前額來；兩個眼睛是異常明亮，鼻子像是由象牙雕成的放在臉的中央。嘴唇是紅的，裏面包着兩排整潔白皙的牙齒。他會說法國話，從五歲就開始受教育。他很伶俐已經能背許多著名的詩篇。他的教育和看管的一切事，不是由他父親照料，也不是由他母親操心，因為他們都是太忙了；是由一個三十多歲的女家庭教師負責。她不祇教他讀書，告訴他應該知道的禮貌；還照料他的飲食衣着。他的名字是彼得，好像他父親希望他將來能和彼得大帝一樣。潘葛洛夫是愛他的，但是他們平常不大見面。他今天穿了一身鑲金邊的軍裝，他一面跑着一面叫：

「爸爸……」

潘葛洛夫也迎過去，很敏捷地就把他抱起來了。

「彼得，親愛的，不要這樣跑，心跳得多麼厲害呢！」他親他的臉，又把頭放在他的胸前聽着他跳動的心。

「爸，我不難受，快放我下來罷，您看這件衣服好不好？」

「好，真好，我的兒子不久就是全俄國最出色的人了！」他把他放下來，仔細地望着。

「立正！」他裝着叫操的聲音，把小手放在頭部，學着行軍禮的樣子。

他祇知道愛自己兒子的最高點就是去吻他，所以他又這樣做了。

這時他的太太也盛裝從樓上下來了。她很巧妙地用衣服和脂粉掩住了漸就衰老的痕跡。可是當她仍然很活潑地跑東跑西，自己總覺到腰腿都有些發酸，眼也有些花。她雖然不是俄國人，到了俄國兩年之後，就講得很流利的俄國話了。在那時，潘葛洛夫尋出一條真理來，那就是聰明人總是聰明的。

在十年之後，聰明人也是漸漸地笨了！

「親愛的，客人怎麼都還沒有來呢？」她用法國話問。

「總很快就要來了罷！」他冷冷地回答。

「阿依諾夫子爵今天要來麼？」

「爲什麼你總是提起他來呢？也許來也許不來！」他氣憤憤地說。雖然他自己已經不愛她，同時還深深忌妬和她相近的人。

在片刻的靜默之後，僕人已經起始在門際用響亮的聲音報告來客的姓名和爵位。雖然是不十分自然，可是他們的臉上都又浮着笑容。

過度的歡快把一切都掩藏過去。他們在與高貴的友人周旋中忘記了自己。有頂好的酒喫，在悠揚的音樂中他們起舞了。他們喫頂考究的菜，有小牛肉，羊腿，肥雞，野鴨……而且桌上放着許多喫剩下來的麵包，美麗的檯布也染滿了酒漬。因爲嘮有了閒空，他們就談天，他們談賭博，談騎術，談跳舞，談不十分切當的國事，甚至有些人談到世界的時事，有的把頭湊得很近用低的聲音說着的是關於一些太太小姐們的隱事。甚至有一個人在一個人的耳邊輕輕地說：

「喂，你看，阿依諾夫子和潘葛洛夫太太談得起勁呢！」

隨後說者還把眼溜過去，指示給聽者那方向；於是在他們眼前分明看到在一個牆

角下那個法國女人和那個以風流出名的俄國子爵在喁喁低語。可是不久他們又看見潘葛洛夫在另外一個地方對一個美貌而聲名有些疑問的太太在談天。他們立刻感到平衡了，什麼事都像很巧妙地安排好。

忽然有人說請主人唱一曲歌，大家像瘋了似的鼓掌歡迎。他不得不離開那個女人，謙遜地致敬，於是就請樂隊奏起夜宴之後的前引來。

歌詞是寫夜宴後淒涼的景況。那些因為宴會有了新的恩情的人，獨自享着最高的溫柔。失意的呢，坐對着殘燈亂席發生無限的感慨。他的嗓音很好，唱得很能傳神。所以一曲之終，人們的鼓掌聲繼續他的歌聲起來。

這一次他們要求的不是他的歌曲了，要他和他的太太表演一節巴黎風行的合舞。他們極力推辭，卻被人當做一種謙遜了。他們已經離開法國許多年，就是舞術也顯然不應時了。可是一般人總以為祇要到過巴黎就能成為交際界的明星，而且這明星是一直會燦爛的。他們不得已還是把他們所知道的供獻出來，請他們高貴的朋友們欣賞。在步

伎周旋之中他說她太生疏了，他還說她像一隻牛；她埋怨他抱得太緊，還罵他是不知事的鬼！可是他們的臉上仍然露着笑容，一切不中聽的話，是低低地在朋友們聽不到的地方說。

朋友們的掌聲又是一度響了，隨後客人們也先後地散去。好像他因為疲乏就在客廳裏的沙發上睡着了。從沒有關閉的窗口進來的寒氣，使他戰抖着醒了。

他醒了，他的眼都模糊了。太陽已經在天邊把金光散在地面上，可是他這可憐的動物更抖戰得厲害了，他的身體漸趨僵硬了。他愛這太陽，愛世上的一切事實，在他決不願意就死去；可是他沒有這力量了。他還是想叫出來，連一絲的聲音也沒有了，嘴唇都不能如意地動了。於是他什麼不再想，他知道是一步一步向另外一個世界走着。在最後的剎那他虔誠地把心皈依了上帝，求在那個世界中得到常人能有的幸福。

當着胸間尚存的微溫漸漸地消失了，他是安然地，兩眼半開着像一條老狗倒在地上了。

獨生者

也沒有被輕輕地敲過，更沒有等候他的回答，關着的門是猛然地被拉開了，接着跳了進來的是秋生。

他纔放下在讀着的書，微愠地站了起來預備和來人說到禮貌的話，看到是秋生，就無可奈何地忍住了要說的話，還強自帶了一點笑容，招呼他坐下來。

可是來人卻像是爲一件重大的事情糾纏住了，臉紅着，悲傷而急躁地和他說：「你知道麼，立名的病已經沒有法子治，大約最多，最多也過不了兩個星期！」

「唔，唔，」他沉穩地在鼻子裏哼了兩聲，從桌上的煙盒裏取出兩支煙，一支送給了來客，一支留給自己，慢洋洋地說：「不忙，坐下來談談，先抽一支煙。」

秋生並沒有聽從他的話坐了下去，也沒有接過來他的煙，只是大大地驚訝着他的

冷靜態度，臉是更紅漲一些起來。

「我不抽，我特意來告訴你這件事，你知道——」
看到客人拒絕了，他就自己劃着火柴，點起來吸着。

乳白的煙霧，從他的鼻子裏噴了出來，蜿蜒盡致地在空中鋪展開，互在他們的中間，像秋日裏的好雲彩。

秋生就把自己安頓在一張沙發裏，顯然他那漫溢着的悲傷情緒，被他這想不到的安穩重重地刺了一下，幾乎覺得是被傷害了。想到了立刻也不再停留，就和他告辭；但是已經明白地知道在社會中，是該把真的自己稍稍隱起來一些，就按捺着心中的怒氣，坐在那裏。

坐着的秋生，不想再說什麼，他想到的是與立名的相識還是由着他的介紹，而且一向也知道，他和立名是從小就好起來的朋友，若只是從他這一時的態度來看，好像他們是路人也不如的樣子。

「告訴我，他怎麼樣！」

他坐在那個圈手椅裏，把頭仰向後而，悠閒地又噴了一次煙，兩眼頗有興致地望了屋頂。

「他就要死了！過不了半個月！」

秋生是有一點氣憤地說了，想到昨天去看那個垂死的人，忍着傷慟答應過告訴他，而且還說着他就會來看視的話，心中的怨忿就更重了。

「你怎麼會知道呢？」

他微微地搖擺着頭，好像是懷疑着一件故事的不可信那樣，想從說故事人的口中再聽到有趣的，曲折的解釋。

「我早就知道他病了，可是沒有想到那樣重，前天在友人家裏，正巧遇到立名住的病院裏的醫生，他和我說起來，就告訴我立名的病只有等着死。」

「也許他言過其實吧！」

他悠閒地搖著頭，又吐出一口烟。

「什麼，別人是很出名的醫生，再說我昨天還到醫院去看過他——」

「你看到他怎麼樣？」

「他瘦了，臉瘦成窄窄的一條。他看到我，幾乎像要哭出來的樣子，可是他的眼睛裏並沒有眼淚，他抓了我的手，你真想不到他的手指和手腕都成爲多麼細瘦——」

秋生頓了頓，把眼睛望望他，他是正把剩下的煙蒂放在煙碟裏，又從衣袋中取出來，黑木煙斗，塞在油布的煙包裏，裝滿了煙絲，起始啣在嘴裏用火柴點着。劃了一支又一支地，到第三支纔點好。當着他點火的時節，他的兩隻眼睛直直地釘了那煙斗，到點着了以後，看見煙斗裏有煙冒出來，把眼睛擡起來，他纔又記起坐在那裏的秋生，含了一點微微的歉意，好像要說出來：「把故事說下去吧，真對不起你，不是我把你的故事打斷了麼？」

「他和你說些什麼？」

「我去的時候是下午，他正發燒，一個看護守了他，禁止他說話，他只和我說了一句

話，

「一句什麼話？」

「他問到你，他問到你近來好麼？」

秋生故意把聲音提高一點，隨後就把眼睛來望着他。可是他的臉正如秋天裏平靜的湖水一樣，沒有一絲被打動的紋路。他那肯定的，安靜的，自私的眼睛，均勻地在他那廣大的額部下橫着，他是聰明，機狡，他有着一條十分美麗的真子，（只是在尖端那裏，稍稍有着一點鉤形。）有着青年紳士與學者身分的他，頭髮是烏黑光亮的，穿了修整的衣着。被秋生這樣注視着，使得他覺出一點不安來了。他勉強地在嘴角露出一點笑容來，（這是他平時應付朋友常用的方法）可是突然間他又想到笑着是不宜的，便又強制地止住了，他用大拇指按一按煙斗裏的煙。

「我想，或者我該看他一次去。」

他慢吞吞地說出來，把煙斗從牙齒間拉出來，握在右手的中間，他像是起始在想着

些什麼。

「也許你該去一次的。」

秋生的氣也沉了一些下去，仿效他的語氣說着；可是猛然間站了起來，急促地向他

說：

「好，我要走了，過一半天再見。」

「再坐坐不好麼，真對不起，忘記要老媽子燒點咖啡來喝。稍坐一下，好麼？」

他也站了起來，準備送客的樣子。

「不，我要走了，我還有事情，再說，我也打擾了你大半天！」

「那裏的話，我很希望你時常來談談，只是——只是最好在每天下午四時至五時，那時候我是在家候客的。還有——」他停了停，心不在焉地又說下去：「立名是什麼病症？」

「從前他不就是有肺病麼，現在病菌傳到了大腸和膀胱。」

「唔唔謝謝你你告訴我這麼多事你如果再去看立名的話先替我致意這幾天我一定抽空去看他的。」

他邊說着，邊送着來客走出了房門。他隨在秋生的身後，穿過了栽滿花草的院子，一直把他送到大門外，很有禮貌地看着他坐上了車子，纔走進門來。他走了兩步轉過身，朝着正在關門的車夫叫起來：

「怎麼有人來，你也不先回一聲呢？」

「我和他說來着，請他候候，他說有要緊事，就三步兩步跑進去。」

「要是強盜呢，你也就讓他跑進去？」

「丁先生來熟了，哪能是強盜，不認識的人我也不能開門。」

「你不知道我每天只能在四點鐘到五點鐘的時候見客人麼？你們這羣笨人，告訴你們一百次也記不住！」

被申斥着的車夫垂了頭立在那裏，他很知道多爭辯是一點用也沒有，就默默地像

不會說話的啞子。這時候，那條虎種犬從角落裏跑到他的面前，只一跳，幾乎把前爪抓到了他的頭頂。他就怒叱着：

「包爾，安靜點！」

那條狗真像懂話似地把身子依在他的腿旁，隨着他一步一步地走着。突然間他停住了脚步，像是記起了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就大聲地吩咐着：

「趙二，快點把消毒水灑到我的書房裏，要多弄些。」

他站在那裏，他不願意回到房裏去，生怕去過病院的來客把病菌留在他的房中，會傳到他的身上。

「爲了全人類的幸福，只要是肺病患者，就該了結生命，把屍體消滅，省得要病菌流傳給別人……」

他自己覺得十分嚴重地這樣想着，他還想到幼稚的中國社會，和他所住過的外國比起來，至少落後了一世紀。可是更使他覺得難解的，就是像秋生那樣的人也缺少常識，

居然會不顧自己去握着一個肺病患者的手！

他深自慶幸着沒有和秋生握手，否則那危險是了不得的大呵！

想起了秋生方纔氣急的樣子，他就不自禁地笑了起來。他真不知道何以活到了三十歲的人，還像小孩子一樣呢？

「他缺乏理智，太缺乏理智……」

他又重複着一向給秋生加上的評語，他知道秋生是生活在情感下的一個人，所以纔有過分的快樂與苦惱。

「再說當着一個人病了，病到快死了，去看他有什麼用呢，他不會再是一個朋友了，他已經沒有一點用……」

這時候夜的陰影已經從天邊升了起來，在空中游蕩着，漸漸地沉到了樓頂，樹梢，終於是把他也罩在蒼茫之中了。

「又過去了一天！」

他嘆息着，每天他都覺得是白白地過去了，其實是——爲着別人過去了。他自有着他的幻想，那就是他願意完全爲自己過着日子。他要獨生獨存，他厭煩一切人與人的關係。

雖然這個性是他同時降落在世界之上，可是當着他到了二十幾歲的時候，有着一番更動。他曾柔順地活在女人的下面，當着這個女人成爲了他的太太，立刻他就覺得失算了。她將永遠隨着他，不給他一天的安寧，而且一個兩個地爲他生了孩子。對於他，他覺得只是可厭的累贅。

在事業上他是成功的，他是××大學的哲學教授，以溶合中西哲學爲一途的偉大學者。他承受着弟子們的愛戴，友人的推崇，和一切知道他名子的人的敬仰。而且還被列爲了世界第×位的哲學家。

他緩緩地在院子裏邁了方步，那條狗也慢吞吞地隨了他，他想到差不多該是喫晚飯的時候了，就走進了房裏。他要正在洗着地板的趙二把方纔他看着的那本書遞

給他，就逕自到餐室中去。

那是一間寬大的屋子，精明的主婦，把一切都佈置成合用又美觀的。在壁爐木架上的磁瓶中，插滿了各色的花朵。

在每次他坐慣了的那張椅子上坐下來，打開書本，繼續看着。

當飯和菜都在桌上陳列好了，他纔關了書本，擡起眼睛來；妻和那個叫做連兒的五歲孩子，已經坐在他的對面了。他沒有說話，端起碗來起始喫着。

「吞着飯是爲了誰呢？」

他一面在喫着，一面問了自己。這同一的問題，當他每次喫飯的時候，都在他的腦中清晰地浮了起來。爲要使自己活下去，他不得不每天三次地做着這單調而無聊的事。可是他還不是全然爲了自己活下去，於是他就想到：

「我不過是爲了別人纔喫着飯呵！」

於是他煩惱着，可是每天他仍然不得不爲別人吞嚥着飯食。

「爲什麼我要爲着別人活下去呢？」

他幾乎要叫出來了，可是頓然間他就引起了主宰着他整個的理智，他把氣忍了下去，仍然是平靜地喫着。

「怎麼到晚上趙二又拖一回地板呢？」

妻十分小心地如此詢問。

「秋生來過了，——他慢慢地起始說。「他特意告訴我立名的病。」

「立名又病倒了？那一年他不是在上山養好過麼？」

「誰知道，這一次恐怕是不能活下去了。」

「呵！」妻露了驚訝的語調應着，接着說：「我還忘記告訴你，前兩天收拾箱子，遇巧找到一張你和立名同照的像片。」

「不要提那些事吧，那都是年青時候無謂的舉動。是不是我們都還是十幾歲的樣子？」

她點點頭，經驗告訴她不該再說到這件事，她就問：

「他是什麼病？」

「肺病性的腸炎和膀胱炎，已經到了不能醫治的地步。」

「也怪可憐的，沒有一個親人，他不是從來也沒娶過太太麼？」

他露了一點不耐煩的樣子點點頭，他已經放下了碗筷，可是他仍然是坐在那裏。她正在低着頭餵着孩子的飯，順着就說下去：

「你不預備去看看他麼？」

「爲什麼我要去看他？」

他的臉立刻板了起來，嚴峻地反問着。

「唔……」

她顯出一點倉惶來，又低下頭去，不再說什麼。

「我因爲怕秋生從立名那裏帶來了病菌，纔要趙二把消毒水灑到我的房裏，幸而

他沒有喫茶，不然，還要費一番手續。」

他說完了，緩緩地站起來，拿了那本書，走向自己的書房。當着他推開房門的時候，濃烈的藥水氣味直沖了他的鼻子，他就匆匆地檢了晚間要看的幾本書，走向間壁的客室裏，在一張沙發上他坐了下來，順手把旁邊茶几上的座燈打開。他掏出來衣袋裏的烟斗，滿滿地裝好了，點起來抽着。忽然他想到熄滅了燈光，於是當着他吸着的時候，從烟斗裏閃了出來的光亮就在黑暗中展大一些。在那光亮之中，他看到了自己的右手，發亮的黑色的烟斗和他自己的鼻子。這是對他十分恰合也十分滿意的境界，他看不見第二個人，他也看不見其他的事物。他可以寧靜地思索着，沒有其他的形象也沒有其他的聲音，黑暗吞噬了一切的外物。烟斗中的光亮又爲他開闢了適合他的天地。他想着：爲什麼我不能一生就這樣子下去呢？

可是當着他想到要看書的時候，他就不得不開了座燈。在這燈光之下使他看見了他自己和他所坐的沙發，還有那個小小的茶几。而且由於燈光的反照，所有這房裏的什

物都各自顯着他們的黑影，雖然不能明晰地看到，可是已經能分辨出哪裏是一架座鐘，哪裏是那座石膏的半身像。

他把書拿在手中，找到了方纔看着的那一節，他的眼睛起始在一行上落下，卻像是定在那裏，不肯如意地移動。他幾乎是有一點強制地使三行五行的黑字從眼底下溜過去，可是就真是溜過去而已，不會留下一點印跡。他煩惱着了，不知道這是爲了什麼。

有什麼事打擾了他呢？他不仍然是過着平靜的日子？雖然有的事是來打動他，他還不是能如往日一樣地矜持着，一點也不會被搖撼麼？

在他的耳朵裏，突然像是響了一個人的聲音，那是對他那麼熟習的：「我想見你，你近來好麼？」

他記得起來那好像是病着的立名和他來說着的，他就像看到了那個臥病在牀的人，數着日出和日沒，等待着死亡之來臨。於是一張人的臉形在他的記憶中浮了起來，長方的（若是憑着秋生的話，該拉成瘦而長的），頭髮永遠是雜亂，耳朵的外輪是平板的。

他們從十二三歲的時候就成了朋友，這其間，是將近二十年的友人了。他們是各自走着各人的路；可是在私情上，仍然是了不得的好友。立名是誠厚的，忠謹的，雖然他一向有着那個性，立名卻永遠對他容忍，愛重。當着他們相處的時候，他對立名也是好的；可是只要立名不在他的面前，他就不會想起他來，——幾乎是能整個地忘卻的。因為沒有家小，立名總是到處奔波着，所以這一次悄悄地病在醫院裏，也並不爲他知道。現在是有人特意來告訴他了，告訴他這樣的一個友人已經在垂危的情況中；可是他並沒有像一般人那樣熱心地跑去探望，或者是落着淚。他自許是不會爲這些個人的事所打動，他已經建築了鞏固的自己和事業，他是不會如不成年的孩子一樣支配在熱情的下面。

「難說我是因爲立名的病纔不能寧靜麼？」

他自己這樣想着，連自己都不敢相信，爲着別人的事，他怎麼會使自己的心不能安下去呢？他決不是這樣缺乏理智的「情感的動物」，他是最看重了自己，他決不會只因爲別人的原因，使自己感受着損害的。可是他的心真的是那樣煩躁着，這是前此所沒有

的。他站起來，把拿在手中的書憤憤地丟在沙發上，往返地在這房子裏踱着。他搓弄着兩隻手，他的眉毛緊緊地皺了，他還發着微微的嘆息。順便他把懸在屋頂中央的燈也打開，於是就爲他輝煌地照清了每個角落。這使他清楚地看到也想到，即使在這一間屋子之內，除開了他，也自有許多其他的物件存在着。雖然它們並不是活着的，可是它們也各自占據了適宜的地位，和他一齊來填滿這空虛的屋子。

他推開了窗門，夜正是靜靜地躺在地上，撒滿天上的星星正此明彼滅地閃着，有的還劃了一條亮光，飛落了下去。他就想起來二十年前的夏夜裏和立名數着流星的事，現在是一個人將隨着流星的路，在宇宙中消滅下去了。

「這世界不正是以出生補足死亡來廣續它的存在麼？多少人同時地投到世界上來，漸漸地生長，共同地來抵禦苦難，於是有多少人因爲疲勞而死了……」

他想到了立名和他是更親近地活過來的，他知道他真的是需要他，當着他即要死去的時候。於是他想到：

「憑什麼我不去看他呢？」

這樣想了的時節，他的心像頓時有了着落。他記起來他是和許多人同時在這世界上生存，在這一個世界裏，二十年來有這一個立名，可是他，他正是等待了死亡！

好像有了眼淚在他的眼睛裏打着圈子，他就急匆匆地按着電鈴，他沒有等得及僕人走進來，他就迎了上去，吩咐着要趙二把車子準備好。

他乘了這餘暇跑到樓上去告訴妻他所要去的地方，妻是愕然地睜大了眼睛，問着他：

「你幹什麼去呵？」

「看看立名去，立刻就要去。」

「太晚了，明天再去不好麼？」

可是他並沒有聽從她的話，也沒有給她回答，就又跑下了樓，戴了帽子，向着大門走去。門已經開着，汽車停在那裏，他敏捷地拉開了車門鑽進去，於是汽車起始着行駛。

最初走着的是一條黑而且窄的街，沒有燈，汽車是遲緩地行着。有時候還要爲一些磚石阻住了，它嗚叫着，震響了整個的狹巷；可是仍然只能慢慢地駛行。走盡了這狹巷卻是一條廣大的街，耀目的燈光照清了地上的每塊沙礫。於是汽車是迅速地駛去，倚在車角的他，心胸也突然寬敞起來……

夏晚

「炎熱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這將是一個有趣而費解的問題。是從天上降下來的麼，或是從地面上升起來的？要不就是在空氣中傳播着，塞滿了每個細小的洞孔。

這個夏天是熱的，人都這樣說。（其實真心地說起來一定有多麼長久的炎熱期倒未必，只是在這個夏季中，有過幾天熱得出奇的日子。）在冬天的寒冷中顯了龜紋的路，現在是被曬成灰土的細粉了，厚厚地積着，也許有二寸的厚度，在太陽光下呈露着白茫茫的顏色，像是更增重了夏日的煩躁。在人馬的腳下起着一陣白烟，卻也不像春日裏那樣隨風飛舞，感覺着難耐的炙熱，就懶懶地在空中轉了幾轉，又都落了下來。

這時候太陽已經不是正正地吊在天空的中間，把它的光芒筆直地投到地上來；它已經偏西，而且是快要沒到樹林的背後了。可是炎熱仍然留下來（是不是留下來也成

爲疑問了，因爲那些天接連地有過幾個喘不過一口氣來的夜。炎熱的泉源像是不知到在那裏留存，把汗水從每個人的皮下引出來，在汗毛孔那裏冒露，像一顆顆明亮的珠子。年者的要把「心靜自然涼」的話說給年青的人聽，好像十分安靜地揮着羽扇，將近完全忘卻了世間的一切煩惱。但是年青人並不能聽取他們的話，青年人是動的，活的；那些年老人呢，只是靜靜地在那裏等待着死亡之召喚。

可是麇集在一個地方的人卻包含了年齡上有各樣差別的，這個地方一向是被稱爲消夏的盛地，有荷花也有垂柳，有池塘還有鳴蟬。爲了游者的方便和各人的利益，路旁紮了許多的茶棚。路窄了，人也更顯得多了；有只穿了紅兜肚滿臉泥污的孩子，有一面走一面自在安然抹着鬍鬚的老年人；有把頭髮梳成女人一樣的不良子弟，有纔從鄉間來這個牽了那個的老少男女。但是在那裏面去遇到一兩個和時代競走的男女也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他們穿了入時的西裝，用嘴唇噓着沒有字的歌，活潑輕佻地在人羣裏穿來穿去。

若是一個人能跳到高空中望下來，所見到的將是一條僵死的蛇，蜿蜒地曲着身子臥在池水的中間，那上面有許多螞蟻在爬來爬去。不只是爬，而且是擁擠着。有的時候一節路是塞滿了人，走過去的只有大聲地叫着，還要用着力，纔能勉強地穿了過去。忽然間人很快地四散了，閃開了路，還可以看到站在一圈人中間的正是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嘴上留着一把劍柄，眼睛裏包着淚，發着不分一字的聲音，從嘴唇那裏流下來黏黏的涎水。他的兩手抱着拳，向着四面打躬，身邊站了一個十三四歲的姑娘，梳了辮子，穿着紅衣裳，在用尖銳的聲音叫着：

「諸位，您慢點散，您不給錢不要緊，您也站在這裏捧捧場。我們父女也算是侍候了這一會子，難說就不值一個小銅子？大熱的天，誰也知道在家裏乘乘涼好，誰願意受這份罪？您就來看，這點功夫容易麼……」

小姑娘十分熟練地把這一些話喊了出來，人們還是散走了，只有幾個銀元，在空中翻了一個筋斗，疏疏朗朗地躺到地上。

那個男人忍不住了，慢慢地把那柄三尺長的寶劍從嘴裏拔出來，吐出一口涎水和血來，纔張開嘴來說：

「在下從十二歲走江湖，如今也有了三十多年，不說人緣有多麼好，總也沒有得罪過人。在下活了這麼多，都是靠諸位的力量，」在家靠爺娘，出門靠朋友，「就說我們佔了這一方地，這大熱天給您看了幾套玩意兒，真就不值您一個錢？不說還給您賣了這趟力氣，就說是要飯的叫兩聲老爺太太您也得給上一個兩個。您說那點兒容易，您就看——」

他拾起來放在地上的寶劍，指點着那上面的血跡，又接着說了下去：

「——這總不是變戲法的事吧？那位要是說有弊病有偷藏就請過來看，要不然也試一下，……」

可是沒有人理他，那邊的地臺戲唱得正熱鬧，纔來的人，趕到這個當口，也不願意停留下來，仍然放開他們野馬般的步子，朝着別的地方去了。

他搖着頭，嘆了一口氣，不要再說下去了，就坐在地上兩手攏了膝頭。那個小姑娘一

個一個地把丟在地上的銅元拾了起來，連着塵埃送到他的面前。

「爹，您看——」

小姑娘鼓着腮，抿着嘴。

「有什麼可看的，放到那邊去吧。」

其實他用不着這樣來看，別人在丟下來的時候他大概地已經記在心中。他拔出繫在腰帶上的烟袋，裝滿了烟葉，點起火來抽着。

那個小姑娘把錢放下了又走過來，靠了那個男人的身邊坐下去，半晌不說話，突然就說：

「爸，咱們回去吧。」

「回去？」他像是十分愕然地望了她，把烟袋咀子從嘴裏拔出來，等候着兩縷烟悠閒地從鼻孔裏冒了出來，他纔接下去說：「纔打了不到十吊錢，憑什麼能回去呢！」

「你看，沒有人給錢，賣這份力氣幹什麼！」

「回去不也得喫飯麼？這點錢夠什麼？孩子別抱怨啦，誰叫咱們命苦呢，這都是前生造定，——」

說到這裏他順手推了那個小姑娘一下，她會意了，雖然是極不情願，也不得不站起來。

「給衆位叔叔大爺們請安問好，這孩子纔十一歲，從小她媽就去了世，跟我長起來的。雖說練不到好處，您也就看看這點不容易的意思。給衆位叔叔大爺再請回安，求衆位多捧場，值個好呢。您就叫一聲，方便的呢，就請您賞下一個半個的來，好，練起來。」

他是從坐在那裏，變成蹲踞的樣子，後來是直直腰站起來了。那個小姑娘用尖銳的嗓子應着他的每句話，要請安的時候就向四方請安，等他把話都說完了，她就抱一抱拳，起始練起來。

果然，這計策像是非常有用，來來往往的過路人有的真就肯停下來看着了。那個男人站在一旁，在胸前交叉着手臂，兩個手掌分挾在兩腋下，爲了助興的關係，

時時叫出一聲好來。可是他的喉嚨，因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總是不值一文地使用着，只能發出啞啞低沙的聲音。他是有着褐紫色的臉，露了笑容的時候，滿臉上是擠嚴了皺紋；可是當他的臉平靜了，就看出來被太陽曬到的皮膚皺處，顯出一條一條的淺色橫紋。他那左邊的面頰上，有一塊二寸長的刀疤，他的額角寬大，眼睛卻並不十分有神。有兩顆牙齒是突出來的，就把嘴顯得永遠是翹着一點。（有的人會說他生了這樣的牙齒，總適宜把寶劍吞了下去。）在當初看出來，他也許是一個心急如火的壯漢子，可是這些年的江湖關得把他的性子磨得平滑了，他明白人所給他的和他給人的永遠是那樣不勻稱。他不再去爭斤較兩，他只是容忍一切，盡一份自己的力量，他知道抱怨是沒有一點用的事。

在當初，如果有那些無心肝的人看完了熱鬧就散開去，他幾乎會跳出了場子抓回來的。這樣子就有毆打的事情發生，他那蠻力氣兩三個人還不算數，可是常常許多人都把拳頭搥到他的身上，（因為他們都沒有看到這樣不講王法的賣藝人）那麼他只有

倒在地上，過後挨到住處，躺上個三天五天，好了起來以後，一陣子性上來，他仍然會溫習這樣的舉動，結果他是又被人打倒了。到後來，他學得乖一點了，他不再跳出場子去，他只用酸毒刻薄的話去說着，有的時候也撒野數上兩句不能入耳的話；可是當着有瞪了起來的眼睛，他又自自然然地把話頭轉了，使含了怒的人無法發出來。可是到了現在呢，他連這樣的話也不說了，他只是懇求別人，要別人明白只要丟下一個銅子來他就會滿意的。就是真的不給一個，他也不說什麼，他任了「命」，他明白了「命」是沒有法子違拗的。每回那個不懂事的小姑娘和他抱怨着，他就說：「誰叫咱們的命苦呢？」他只知道他們的「命」苦，可是他卻不知道爲什麼他們的命會那樣苦。

「咱們的命是苦的，」他會這樣起始着，如果他若是有了一杯熱酒下肚，他更會說得高興：「你爹從小就沒有爹媽，我也不知道是把我賣了的還是拐了的，我在十歲時就隨了一個跑江湖的老頭子轉。你不要想我那時候有你這樣的自在，永遠有一根鞭子追着我，喫不飽睡不着的過着日子，那能像你這樣享福？咱們的命苦，爹可不能說是不疼愛

夏
你——

他會停一停，抹着他那風塵滿面的臉。自從姑娘的媽死後，這小孩子就是他心頭上的一朵花。這朵花比什麼花都好，都漂亮，都鮮豔；他是用自己的血來灌溉的。每次爲了裏引起觀客們的興趣，把手掌打在她頭上的時候，他總是暗自用另外一隻手掌打着自己的腿。輕脆的聲音響了，觀衆笑起來了，他自己的腿感到一點疼痛。但是他知道，如果打在她的頭上，他會更感到疼痛；那不是表皮上的一點事，將是像重重地打在他的心上。

「——咱們窮人，又沒有高樓大瓦房的，做爹的頭一個就是對不起你。誰要來問爹：『爹愛誰？』咱就是愛二妞。二妞是爹的心，是爹的肝，是爹的寶劍」（因爲憑了把一口寶劍插到嘴裏去纔換取觀者的錢，就把那口劍看成十分重要的物件了）。

二妞是坐在他的膝頭的，眼前的小火爐上也許正有一鍋粥冒着熱氣，因爲說得高興了他就把臉貼在她的小臉上，小小的孩子也懂得緘起了眉頭，當他問着的時候，她要說爲了爹的嘴裏有烟臭。

這兩天他卻病了一場，睡在店裏三天沒有起來，受了點暑氣，就把一條漢子打倒了。在先他還支撐了兩天，到後實在是吐瀉得沒有一點力氣，就躺到炕上去。虧得平日有上三個五個的積蓄，喫點草藥，也弄得一乾二淨了。這一天出來還是頭一遭，看看天又快要黑下去了，他還沒有打多少錢。

看着人漸漸多起來了，他的心裏歡喜起來。他懂得怎樣來利用人類的同情和憐憫，取得一文二文錢，便叫住了正在練着拳的二姐。她的臉紅漲着，喘着氣，大顆的汗珠從額上冒出來，鬢邊的頭髮黏到臉頰上了，牢牢地貼住。

他就一面把手放在她的頭上輕輕撫着，一面用那沙啞的喉嚨叫着：

「要說也真不容易——」

她就用那尖細的嗓子接着下句：

「不容易！」

「小孩子今年纔十一歲——」

「十二——呵，十一。」

「大熱的天——」

「不錯。」

「伺候了您一趟拳腳。」

「一趟猴拳。」

「下面該我們爺兒倆伺候您一點玩意——」

「爺兒倆來。」

「看完了您要是方便就扔下幾個，要是不方便值個好您就叫聲好，——」

「叫聲好，——」

「給我們爺兒倆幫幫場。」

「幫幫場。」

「說練就練，孩子站定了，把腰彎下去！」

他把語音提高了一些，咳嗽一聲，像是命令似的。小姑娘就走到場子的中間，兩隻腳跟分開一點站定了，把身子向後面彎下去。漸漸地把兩隻手抵了地，像一個弓形的木凳。他的心有陣陣的痛楚，他望她那紅漲着的臉，他像是有多少話該說出來而又不能說的。他隨即到小方桌那邊拿了兩根蠟杆，就又朝了前面說：

「小孩子纔十一歲，嫩皮嫩骨，彎下腰去，要馱我這麼一條漢子，這點功夫就算不容易罷？」

「不容易！」

她還是照例地應着，這種江湖口她已經十分熟習的了。她的心中十分明白這些話有的時候和實在的事情好像沒有十分大的關係。

他走到近前，一隻手抓了一根木杆，把脚踏到她的胸上。——那是無力的，柔軟的幼女的胸膛；可是他極力地用那兩根蠟杆支撐着身子的重量。

「衆位您上眼，在下少說也有一百三四十斤，都壓在這麼一個小孩子的身上，要是值個好呢您就捧我一聲！」

圍觀的人好像被他說得無法了，放出慷慨的無損的施與，窸落地響了兩聲好，東北角一個學生模樣的人像是看不過這樣殘忍的舉動，丟了一個銅元轉身走了。

他看得出這情形，他想疼愛這個小姑娘的人再也比不過自己；可是爲了活下去，是不得不如此了。

他又跳下來，說着：

「這還不算——」他一面說着，一面又把那兩根蠟杆放回去，「讓她也起來先歇歇，——」他把脚一拂她的腰身，她隨即站起來。

「諸位也許要說這玩意有偷藏，下回咱們來回不含糊的。」

「不含糊的！」

她邊踱着邊回應着。

「這一回還要這小孩子彎下身去，我要在她胸脯上拿起一個大頂來。」

「好，來一個大頂！」

「這可是四無依靠，真功夫，真氣力！」

「真功夫，真氣力！」

「說練就練，你還是得先彎下腰去。」

她聽從他的話彎了下去，把兩隻手和兩隻腳都放得穩妥了，他也俯下身去，把手掌放在她的胸膛上。他仔細地挑選着最合適的部位，但是碰了他手掌的都是那麼柔軟的皮肉，他不忍把手就放上去。他放到這裏又放到那裏，時時又夾說些話，他知道圍觀的人已經起始不耐煩了，他不得不就把身子和兩腿直直地豎起來。

這一天真是有點兩樣了，擎在下面的胸部像棉花一樣的柔軟，好像連了他的身子一直沈下去。他的眼睛只望得見圍觀者的腿，那是些條固立的，像泥像一樣地立在那裏；可是漸漸地在移動了，立刻那就變成無效的腿子在他的眼中搖晃，不只是眼中，也在他

的腦子裏閃着。

他的手臂起始有一點顫抖着了，眼睛裏有金光燦爛的星子在轉動，他忍耐着，閉了眼睛，把牙齒咬了自己的嘴唇；可是一切彷彿都失去了效用，他知道他只有跌下來了，他沒有方法和力量再支持，他卻極力地扭着身子，頭直頂了地攢下去，哄笑的聲音立刻像海濤一樣地響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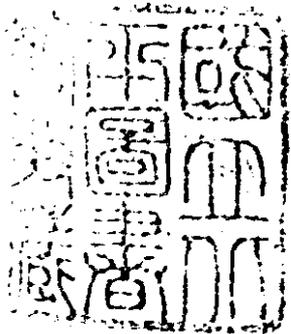
小姑娘霍地立起身來，驚訝地睜大了眼睛望着跌在一旁的父親，他的額角上流着血，他已經勉強地坐了起來，他的臉上可笑地沾滿了塵埃。圍觀的人散光了，遺留下刻薄的冷笑。他只呆呆地坐在那裏，一句話也不說，站在一邊的她，也不知道說句什麼纔好。傷口也被土封住了，都沒有什麼可怕的印象，只是周圍惟立有冷清的板凳。

太陽沈下去了，吝嗇地留下一點光輝在空中浮蕩，只有高高的樹梢靜靜地被照着。成羣的烏鴉歸來了，在空中打着旋子，飛着，以不爲人所喜悅的聲音叫着。左近的胡琴和淫逸的歌調也正到了尾聲，喝采的聲音像電一樣地響着。

他聽到了，這是從他的腹中發出來，也是從二姐的腹中發出來。想到手的幾吊錢，不知該做什麼好了。他想站起來，他的手和腿都有一點抖戰。一小圈蚊子在他的頭上旋轉地飛着，一個兩個就落在他的頭上吮着血液。他揮去了，站起來，可是那羣蚊子仍然在他的頭頂上飛轉。

他拍拍兩手的灰塵，領了孩子，莫可奈何地起始收檢他們的「生財」去了。

天把夜已經拋到地上，地欣然地使黑暗漲滿了每個小小的角落。



陽 殘

版初月一年五十二國民
版五月三年五十三國民
角一元二幣國價定冊每

印刷者	發行者	著作者
開明書店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靳以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124P.)

殘 D350



23
5-22